安陽縣金石錄十二卷

〔明〕武億撰

清刊本

安陽縣金石錄目
卷一　起商至東魏　商金五種周金二種新莽金一種漢石四種後趙石二種東魏石三種
卷二　起北齊至隋　北齊石九種隋石四種魏齊無年代石六種
卷三　起唐貞觀至開元十五年
卷四　起開元二十四年至周顯德元年　唐石二十九種五代石二種
卷五　起宋咸平至熙寧六年
卷六　起熙寧七年至元祐八年
卷七　起紹聖元年至金明昌六年　宋石三十五種金碑五種
卷八　起元初至大德二年
卷九　起大德三年至大二年
卷十　起延祐元年至後至元三年
卷十一　起至元四年至至正四年七月
卷十二　起至正四年至十八年　元石刻四十八種金刻九種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泰校梓

商

兄癸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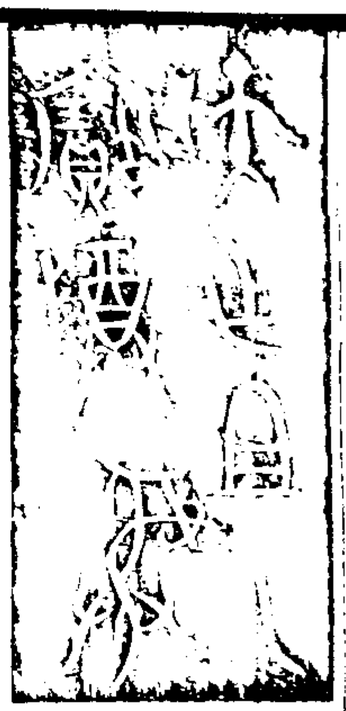
丁子王錫爵兩
八丙申貝在寒用
作兄癸彝十九月
惟王九祀世昌

丁子王錫爵兩爵
貝在寒用作兄癸
彝十九月惟
王九祀世昌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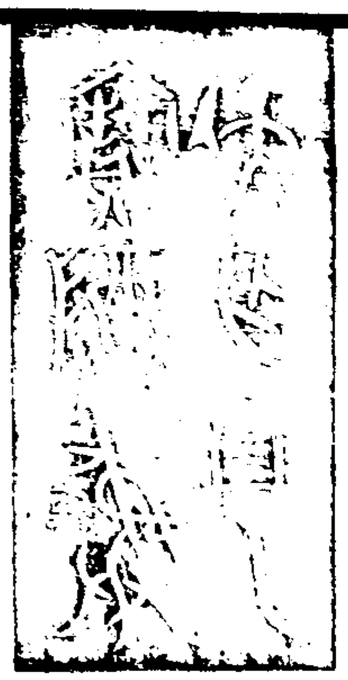
攷古圖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少差蓋底皆有銘銘皆廿有六字

按河亶甲居相卽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爲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故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自之類或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類商八賢無諡皆以甲乙記

祖乙卣



孫執刀作祖乙
蓋
寶尊彝



器同前

鐘鼎彝器款識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孫象形而手執刀於祭饗未嘗不竭力從事以職其勞耳禮記云祖而割烹

義取諸此

張掄古器評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條尚書序祖乙圮於耿傳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又資治通鑑綱目商王祖乙元祀圮於相徙都於耿是祖乙居相而此器爲所作故雖不辨其所出亦當附諸此也

足跡罍

乙毛

博古圖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觔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膺饗之物凡澗谿沼沚之毛潢汙藪澤之菜蓋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蔬不熟曰饑則蔬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蓋毛羹之用於是以主

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令
銘乙則太丁之子烝服有蟬紋扉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
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攷古圖右得於鄴郡臺甲城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徑
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

案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
器也

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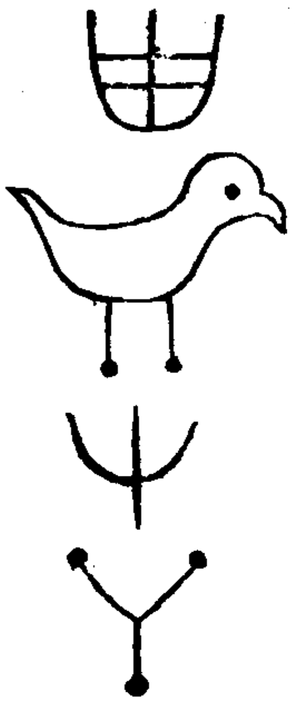
安陽縣金石錄卷一　四

攷古圖右得於鄴郡漳河之濱高五寸有半深三寸四分
徑四寸有半容二升一合銘一字

案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疑作戊蓋
乙鼎庚之屬

亶甲城觚

廣川書跋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
制蓋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
壇宇兼隅其足爲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飲一升觚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
疑虞戚未嘗斯製殆以意度之潛邱劄記云魏太和中鄴
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
以證其豕蹏蹏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凝於青州發齊景
公冢得犧象二樽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



安陽縣金石錄卷一　五

棋鷄爻單

周鷄彝

右彝以建初尺度之高七寸濶九寸餘深五寸獻雙耳腹
用直紋底作棋子格藏安陽某氏已失其蓋惟底有識古
文𠂤𠂤凡四字𠂤即棋字古從省𠂤象形字周官司
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注鷄彝鳥彝謂刻而畫之
爲鷄鳳凰之形疏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凰
則此鳥亦是鳳凰故云畫鷄鳳凰之形也蓋鄭賈皆以彝
器刻畫作鷄今證之此識是鑄於彝之腹底非外爲其飾
疑虞戚未嘗斯製殆以意度之潛邱劄記云魏太和中鄴
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
以證其豕蹏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凝於青州發齊景
公冢得犧象二樽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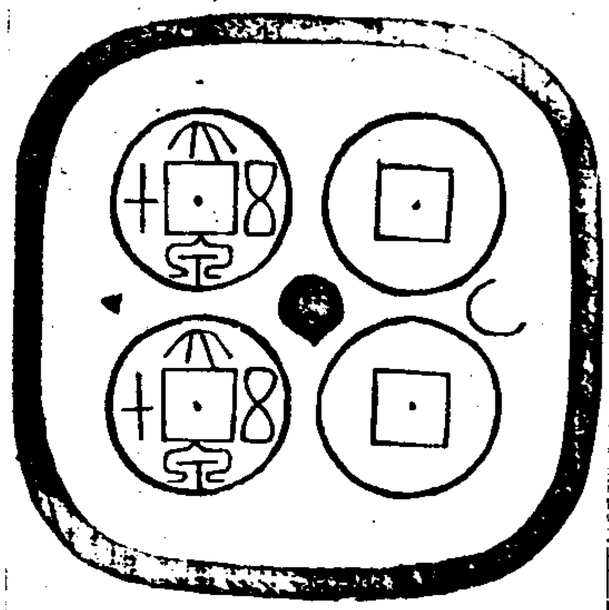
之說非然則此彝腹文作鷄形實足證明古禮器之模製爲補鄭氏所才及審其功亦豈鮮哉中爲父丫卽單單父周卿士則此器爲周器宣和博古圖亦圖此器定爲周單彝而形製不類又作旗鷄單三字亦未審中有父字是其疎也然据所推證引叔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曰旗則穆公旗也其說可依鐘鼎款識作鷄單彝亦未審得其實今易爲周鷄彝以正舊誤

周七首

存無款識舊在安陽貨市今藏趙希璜衙齋

右七首長二尺一寸三分莖長三寸五分五分之一臘廣一寸七分二十分分之一十五身長一尺七寸七分二分分之二嘉慶二年六月得之於鄴肆予同年嘉定錢獻之云是周器其古器款識曰攷工記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臘兩刃也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康成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康成謂從中以上則於把易制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一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經注義旣明皆但上制劒長三尺其臘二寸有半中制較短六分之一下制較短六分之二而臘莖首仍與上制等同未免於形制不符以例論之則劒身四其莖五其莖則臘首及莖亦隨身而遞降也此器得於乾隆庚戌八月以建初銅尺測之與記云云皆相準合又中其莖設其後注義雖明但世人未見器物究不能確切指証故賈公彥等疏於此注下涸而不言余謂中其莖者謂三分其莖而中作兩夾也夾者所以分夾四指上夾容食指中夾容中指下夾容無名及小指二故下夾稍長設其後鐔也大作鐔所以制把說文解字曰鐔劒鼻此其義又夾史記孟嘗君傳作鋏云長鋏歸來乎楚詞帶長鋏之陸離是有長鋏者亦有短鋏者長鋏卽長劒上士用之者是也短鋏卽短劒下士用之者是也三代之物留遺後世可以藉之証考經書其爲功不小惜我輩窶窮末由罔羅散逸事事辨明致使和弓兌戈埋沒於賈豎之手悲夫所謂恨古人不見我恨我不見古人者以此夫又攷康成云下制劒長二尺此是周尺非漢尺也康成就攷工記云云持論故爲此言如此器合建初尺爲長二尺一寸三分是漢尺此周尺較短六分又二分分之一矣卽此可以知周漢尺之殊

新莽泉笵



案泉笵以建初尺度之縱廣各三寸八分餘藏安陽其氏家新莽所製笵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此笵式泉文與志合

東漢子孚殘碑

存八分書永初舊葉豐樂鎮西門君祠今移置孔廟

缺允字子孚於傳載缺
缺冥必難扶危翊放文
缺載不隕叹傳亏缺
缺个吞書不倦是缺
缺事人犯而勿欺缺
缺寇廣征術士永初缺
缺小惠可不必閒是缺
缺州貴不朽必名故勒其
缺歲我漢道廢歲伊何消
缺生聖漢有莒有荆君缺
缺名缺

右碑斷剝僅存文十一行字全者七十有六不全者有六自行載允字子孚不見其氏下言於傳載缺冥之難扶危翊放此當表其上世故文云口載不隕以傳於缺是其義也屬句者右書不倦犯而勿欺及廣延術士子孚事跡略可推見如斯然於廣延術士下有永初字似子孚當永初時有功績可紀聞行乃述遠近同哀則其卒之歲未必在永初中矣銘詞口在聖漢有莒有荆攷孟子以遏徂莒詩

皇矣作旅旅與莒同毛傳旅地名也疏言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周此時在西莒固近周之地亦必在西漢永初中西寇最甚者見於後漢書安帝本紀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二年春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爲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尙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尙軍敗績十一月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關西四年三月先零羌寇褒中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事河內蓋積歲爲患摇蕩西州疑銘所謂莒指叛羌也及元初二年十二月武陵澧中

蠻叛州郡擊破之三年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
此即銘云有荆然則子抨之没蓋於元初後矣碑前云廣
延術士亦見永初元年詔文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
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
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於時子抨必承詔以禮延之
備薦舉也又敝我漢道敝即補字碑石出土日爲妄人斷
毀又鑿其撇捺都失舊觀然盤拏倔強之趣故在也嘉慶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徐方干宣訪得之於豐樂鎮西門君
祠內筆歸移置縣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久灰沙盤互字

畫填結累日剔治始見全文後人宜善護惜之
案此碑及劉君元孫正在碑凡大小五石同棄毀於西門
君祠當是士人之狡黠者侵種墳側荒田欲滅其跡而舁
置此間遂致椎鑿至此碑爲古今著錄家未能收採竊度
斷石尚有埋没土中者冀其精靈間世復出予亦拭好古
苦晚之淚也

劉君殘碑

存八分書舊砌西門君祠今移置孔廟

缺一尺三
缺谷秋博覽
缺卄百人叹

缺八重約多
缺歸高四
缺不

缺乏爵三
缺
缺國之商亏商口川心凡业立
缺乃爲國业口口口口亏當
缺心人去口口口口口哀哉
缺凸歲亏口口口口

缺歲在辛酉十一月十一　缺
石碑鑿斷穿孔龕置西門君祠大門左右作門關縣吏添
仕麟偕工拓宋馬需修祠碑於門側瞥見拓之以歸其一
石文凡六行全字十有三不全字有七又一石文五行全
字十九不全字有八前春秋字博覽字常百人字及商口
口心民人去口字蓋有位而顯以澤於民者也國之商兮
商當是商字既稱爲國商於漢爲劉氏矣碑側歲在辛酉
三月十缺東漢辛酉凡三見明帝永平四年安帝建光元
年靈帝光和四年明帝太遠安帝在安帝靈帝時也
案前跋既揭國商定爲劉君又依漢辛酉當屬安帝建光
元年或靈帝光和四年據後漢書劉梁本傳梁字曼山一

名岑文士傳作一名兼　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廼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交不存又著辨和同之論其辭大略引春秋以諷世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庾桑瑣隸風移碑碌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楨字公幹與北海孔融山陽王粲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齊名號

鄴中七子魏志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故七人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椽屬五官將文學後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碑中所載類似梁事梁於光和中病卒其梁之遺碑歟

元孫碑

存八分書舊棄西門君祠外今移置孔廟

缺　曾遺孤孝承字三　缺

缺一人　大兄元孫早終缺

缺川二子名重字元　缺

缺　有三前云遺孤奉承字蓋述其家之子弟終是爲可哀也書之秀蘊當奉爲神品

正直碑

存八分書舊棄西門君祠外今移置孔廟

缺正直是以彰名於州里缺

缺部職究由口口希右守曲

缺爲衆所口口口口且考爲

缺終未口口口口口幸三

缺壯各了口口口口缺喪麻

缺慘悽方口口口口莫不

缺掾六辟曰

缺口女父言缺

右碑字幾二寸餘中鑿大圓孔毀殘元文最多凡得字八行行中全字三十有四不全字十有三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與攷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據古文也後文六辭曰集韻其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之文也後文六辭曰集韻其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之如此舊埋棄西門君祠外頹坊下康熙甘年建坊毀急掘石今棄已折矣而　猶存幾字若干字　淪毀自吾儕始

治磨拭出之俾復光顯於世其亦有前緣與此與予於殊
碑同日自方于得之故益可喜也碑無可題識即以首行
正直字題曰正直碑
後趙
西門豹祠毀基記
佚
水經注漳水東逕西門豹祠前東側有碑隱起篆字祠堂
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所修也
金石錄右趙西門豹祠毀基云趙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秋
八月庚寅造西門豹祠毀基又云巧工司馬臣張由監作
吏臣杜波馬孫毀中司馬臣王基毀中都尉臣潘倪侍御

史騎都尉臣劉誼左校令臣趙升毀中校尉臣顏秀等監
其下刻物象甚多如士長強良碩章舒悽雀之類其名頗
異近歲臨淄縣人耕地得巧工司馬印遍尋史傳皆無此
官名不知爲何代物今乃見於此碑云
案古文巧作丂音考是巧讀若攷所云司馬即攷工署之
官也又授堂金石文字跋尾再續有巧工中郎將龜紐銀
印士人得之用價售藏於家可証巧工不獨有司馬也
鄴祠柱刻秦像銘
佚今見汝帖
銘云神熊鑿口鸞鳳摹飛千秋萬歲宛轉岡頃鐵顛閒山騰
龍能伯遮峙瞻儲隸書

末云大秦皇太子仰爲皇帝陛下暨中宮殿下鑿石彫金作
像一身永貢聖壽命中庶子臣蕭雍銘之正書
康少山按此前秦太子苻宏爲其父堅母苟氏所刻也十
六國春秋云苻洪於建武中從石虎歸鄴家於永貴里堅
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有孕十二月而
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於庭此其發迹之地西門祠又
有高祺之祥宜其刻銘像於祠柱也又云永興元年晉穆帝升平元年冊母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則所稱中官
者苟氏所稱太子者宏也後十三年爲堅建元六年晉帝奕太和五年十一月王猛始滅燕堅乃得有鄴地則鑿石刻銘當
在是時矣銘祠殊不可解似不止此二十八字以王宋刻

汝帖止節取數字不顧文義東觀餘論已譏之不必強爲
之解也惟此銘既摹入汝帖則宣和時其石尚存好古者
訪而求之俾不銷蝕於叩火磨角之中亦大快事也
東魏
大留聖窟題字
存
題字在萬佛溝洞側正書大留聖窟四字又有八分書魏
武定四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道憑法師造字大三寸餘
蓋紀佛洞起於道憑如此又有小字刻南無日光佛及口
德同石作匠人張岫到此造作故記字據靈裕法師傳石
刻稱道憑石堂疑其跡指此也

定國寺浮圖碑

佚

蓋聞雨儀交運萬物未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陪未開
業塵猶摧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
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途山而未歸
遊建水而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
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
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見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
爲醫道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
塗弱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
詎辨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元機應現託生方便開

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
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嵒自一音輟響雙樹
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
用歸仰
太平寰宇記東魏遷鄴高丞相以南墓爲定國寺作磚浮
圖極高其銘卽溫子昇文

案碑久堙今據張天如所裒溫侍講集補增

韓陵山碑

佚

昔曾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召陵並道冠諸
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穢

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
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
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曜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
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竇列叢編碑在安陽東北十七里東魏丞相高歡破爾朱
兆兄弟於此山下仍立碑卽溫子昇之詞

康少山按是碑歐趙氏及近人金石家皆不著錄其亾久
矣子昇本傳亦不載立碑年月及書碑姓名今考北齊書
神武紀歡破爾朱兄弟爲魏孝武永興元年閏三月則立
碑亦當在是年北史溫子昇傳稱其文章清婉與邢魏齊
名文傳江外梁武謂曹植陸機復生北土而吐谷渾國王

林頓並有子昇之文徐陵傳亦謂陵奉使過韓陵讀此碑愛其才麗手自錄之南歸入問北朝人物陵曰惟韓陵一片石耳其爲時所矜重如此今按此文殊不稱陵顏輿謝舍任吐沈之目文亦載文苑英華及張天如所集温侍讀集

又按歐每有戰功即刻石矜伐芒山碑見北史陳元康傳并州定國寺碑見祖珽傳歐何足言獨怪唐人昭仁寺等慈等諸刻以太宗之英武而倣賀六渾所爲何其見之不廣也

北齊

西門君之碑頌

存八分書缺年月在縣城隍廟

白夫清剛儷以分宿沉濁判其□□□□肯爲名羅缺義栗襲葛之年炎軒昊頊之□□□□□瑞所聞證□□□傳□□□周□□□合踰千國即缺壠水寔九州繼割七雄□□□□國之君□好古之業□□□□□田□□□□□□□横河內侯治鄴□□□缺子昌言而爲任西門厲精而出宰□□□□□□□

遠萬方□□五□□會知三□之未從想□□□難□□
□□□□缺縮存式瞻祠宇雅□□□□林椒□□□□
□□□□□言世宗文襄皇帝□□□□□□□□□□
□□□□應物納□黎於□□□□□□□□□□□□
□□□□缺壠路荒蕪祀堂凋□□□□□□□□□□
□之芳□以丹□磨□□□□□□□□□□□□□□
□缺□柳鯨蝀旁□□□□□□□□□□□□□□□
□而死車□□□□□□□□□□□□□□□□□□□
仙鳥鳴林□□□□□□□□□□□□□□□□□□□
□□□□有歸□□□□□□□□□□□□□□□□□
□□□□□□□□□□□□□□□□□□□□□□□□□
□□□□□□□□□□□□□□□□□□□□□□□□□□
樂反□□□□□□□□□□□□□□□□□□□□□□□
律□□迎神文欄北□□□□鳳鱗□□照光氣四舉黃秀
而□□□□□□□□□□□□□□□□□□□□□□□
金抵玉未粟□□□□□□□□□□□□□□□□□□
□□□□□□□□□□□□□□□□□□□□□□□□□
儀同三司司州□宗師清河王岳出應敵國入當樞□□
□□□□□□□缺之一師執刺都督標榜九牧馴禽餌□
雨來風披席□□□□□□□□□□□□□□□□□□
□□□缺晉崩離殊類竊假畏威仰德堅碑在□春煦□
□超二百執徐之□□□□祓豈□蒼精云敬□□□□
欽言儕迹掃地不遺委贄興王泰承□運幽明非遠竟在斯

乎乃命□紀□□□□□□□□□□□□□□□□□
□缺而□絕望黃岑以俱峙其詞曰
皇精旁敬漢津橫瀉山峙□□□□瀆流疎墅□處外薄戎戾或
□周德□昌□詩□□□□□□□□□□□□□□
弼魏侯趣士民□□望鄴有賢令夏景冬□□□□□□□□
□俗□□□□□□□□□□□□□□□□□□□□□
哀百贖始闢賢烈終□明靈怳殫鼓舞□□牢桂□蘭味意
奠□□□□徒私□□□□□□□□□□□□□□□
居光宅漳石龍駒□蓋鳴笳駟牡□□層□載前載後容象
□肅飾濶逸隆□□□□□□□□□□□□□□□□
虞命舜受堯終洛汎文章河浮圖□會昌眞覩居今陋昔咸

秩報功□□□□□□缺□留金石□親藩幹□率依風毛
譯均美□□□雄謂神缺
中州金石記齊清河王高岳造西門豹祠碑天保五年立
正書在安陽城隍廟碑云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司□州□□師清河王岳者齊書列傳云顯祖出撫晉
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
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
州牧益以此時立碑也明一統志云西門豹廟在府城北
大夫郡北齊天保年建碑刻尚存今碑缺年月太平寰宇
記云鄴縣西門橋齊天保五年僕射魏收爲碑存焉則碑
是天保五年魏收所撰無疑碑故在豐樂鎮廟內知縣彭

其移於城門前東側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柱勒銘曰趙
門豹祠碑正書　第一層
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逕晦
其靈宇寰宇記又云鄴縣西門豹祠階闥經云在縣東南
七里北臨太平渠或恐碑移而祠基且將迷失矣趙建武
石柱銘又非汝帖所載石趙鄴祠柱刻也其刻宋時猶存
倘有好事者一訪之乎碑篆額云西門君之頌
案碑殘剝斷裂文詞句不相貫其敘西門君治鄴之跡有
云口拒比周治甲嚴察聳筆聽神民吏不敢兩欺口巫老
沉姦口波浪頑嚚約舉史記爲文又敘生致尸祝之禮
沒貽榮杜之思口壇表墓祖豆逾遠似因舊祠而加修之

爲述其義如此碑稱太祖獻武皇帝世宗文襄皇帝者北
齊書太祖紀所謂天保初追崇爲獻武皇帝世宗紀齊受
禪追諡爲文襄皇帝是也高岳傳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
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
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
牧並與此碑同則知碑立在天保初矣中州金石記據寰
宇記鄴縣西門橋齊天保五年魏收撰然高岳當天保五年亦加太保而此碑
不書或文成於五年之前樂史據其立石時書之傳言留
鎮京師又言司州牧高齊因東魏都鄴而循仍司州舊名
故見於此也

西門君碑陰　碑正書　第一層

散騎常侍趙郡王州都鄴海高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彭城縣開國公州都魏郡元韶缺平東將軍
別駕從事史魏郡穆子容前將軍治中從事史魏郡鮮於口
主簿魏郡高婁藪主簿廣宗潘僧叟字子昱西曹書佐魏郡
元稚英字季彥西曹書佐魏郡李天綱字天綱記室從事魏
郡叔孫子慎字僧記室從事清河崔口口字公孺戶曹從事
魏郡穆口賢字子口戶曹從事清河張乾威字口口金曹從
事魏郡尉口口字文口金曹從事頓邱郡李口字普明租曹

從事魏郡陸子茂字道盛租曹從事廣平游子珠字士瑜兵
曹從事陽平路君元字公物法曹從事魏郡亏德隆字道口
從事魏郡薩廓子亥部郡從事魏郡柳映僧蔭部郡
廣宗口序元伯部郡從事魏郡口軍頊長璠部郡從事
甫口桃科部郡從事林慮口義緊隨部郡從事林慮皇
武部郡從事魏郡苟士忠季成部郡從事魏郡口景宣部郡從事清河傳穆景
部郡從事魏郡口子慎德節部郡從事司口口口口
口融子明口口口郡平口口口口口河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景漢士昇
公務思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景實口

□□□□□龍修業□□□□□□遠洪遵守從事□□
□公傳守從事魏郡□宗靈紹守從事陽平王順孝章武猛
從事林慮王□□□武猛從事魏郡馮□□□武猛從事魏
郡緱文相□武猛從事淳于士彰□□武猛從事魏郡張宣
和文□武猛從事魏郡張孝通順和武猛從事魏郡柳士綽
洪朗武猛從事汲郡刻翮弧誕武猛從事頓邱賓長卿武猛
從事頓邱吳斐融遇武猛從事頓邱胡遵士尙武猛從事林
慮張則仲軌武猛從事林慮魏光暉卿武猛從事酇陽琛琮
三寶武猛從事酇陽梁琬子炎武猛從事陽平楊達公勸武
猛從事陽平繆淇難陁武猛從事東郡張興顯盛武猛從事
東郡賈順思□武穆從事廣平鄭昇懷進武猛從事廣平程
蘭和仲武猛從事北廣平呂和子穆武猛從事北廣平郭怡
克悅□□事□廣亞　劉士□僞

第三層

□□□□□□□□□客武猛從事清河□□德武猛從
事濮陽郭忻景悅武猛從事濮陽徐□叔達門下督□□□
□翻門下督程朔□□省事姜明思哲省事曹遵顯□錄事
王神元龜録事延陵仲□□龜西曹椽□悅世忻西曹椽齊
習思義□室椽益謨元僊□室椽宗懿延貴□曹椽馮業洪
纂戶曹椽陰顯仲欽戶曹椽□文伯元達戶曹椽□□子
□戶曹椽劉□□□遵戶曹椽□又□□戶曹椽鞠隆□
□□戶曹椽張敬子欽金曹椽樊淵海金曹椽李遠伯□

租曹椽終士粲□租曹椽邢悅季□租曹椽馬伏阿□租曹
椽吳宣尙宣兵曹椽梁璋子駙兵曹椽林暉賓子□兵曹椽
賀安遠□□兵曹椽郝仲次□□兵曹椽閻華阿□□

第四層

曹椽□□□□進兵曹椽崔業洪纂兵曹椽周景伯仁法曹
椽李崇讓遵義法曹椽□光貴顯法曹椽田臺遠見法曹椽
孟黑元烏法曹椽□□□哲法曹椽□□禮部郡椽侯遵
景順部郡椽聶貴崇和部郡椽石建長賓部郡椽馬峯莫遮
部郡椽吳禮長詢部郡椽杜彥市賓部郡椽張侍永賓部郡
椽衡遠延業部郡椽□□賓部郡椽靳寶士貴部郡椽閻
仲叔部郡椽郝蠻楚□主簿吏韓世□□主簿吏趙□□□
史左修洪遵□曹史史穆景邕□曹史□蘭市奴□曹史解
景馥□□曹史褭會同止□曹史王質崇善□曹史□獻元
璋

第五層

戶曹□□□□□□戶曹史傅思哲聲明金曹史侯□□元
□金曹史□□□□□□租曹史侯貴阿貴租曹史吳子政叔
侃租曹史馮沙門租曹史樂□阿弁□兵曹史綦略阿顏兵
曹史朱敬乾恭兵曹史張始阿元兵曹史王卣士高兵曹史
劉安元康兵曹史□□□□兵曹史戴惔□□兵曹史楊良
□□法曹史謝叔□法曹史杜悅阿□法曹史馮纂遵□法

曹史賀□洪宣法曹史王□秉襲法曹史韓長永昌法曹史
王進遠文仙典籤史吳仲穎仲舒部郡史戴光思顯部郡史
張伽阿桃部郡史郝纂阿集部郡史田彥休傳部郡史石伯
子良部郡史張長遵伯部郡史石穆愛和部郡史韓□榮伯
部郡史□□□□□□□□□□□□□□□□□□□□
第六層
□□□□□□□□□□□□□□□□□□□

案記稱大齊天保八年九年造銅雀臺石鞏之門百代之後見此銘者當復知之北史文宣帝紀天保七年十二月修廣三臺宮殿九年八月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即此記造銅雀臺所由也工始於七年而記斷自八年修建之令當七年十二月比徵作募役已越明年矣後列將陳驥承婁昭軍主董侯軍副程顯幢主孫悅幢主楊曇凡六人名皆完好

案漢書注師古曰隆穹所謂車輦今此記石輦之門殆造門形同於車輦也釋名輦藩也蔽水雨也又集韻輦車上方法師鏤石班經記

存八分書乾明元年在普應村洹水北崖上

大齊天保元年靈山寺僧方法師故雲陽公子林等率諸邑人刊此巖窟髣像真容至六年中國師大德禪師重瑩脩成相好斯備方欲刊記金言光流末季但運感將移暨乾明元年歲次庚辰於雲門帝寺奄從遷化衆等仰惟先師依准觀法遂鏤石班經傳之不朽華嚴經偈讚定光如來明普照諸吉祥中最無上彼佛曾來入此室是故此地最吉祥十方國土勝妙華無價寶珠殊異香皆悉自然從手出供養道樹諸最勝一切十方諸伎樂無量和雅妙音聲及以種種衆妙

逢也並可取証斯義

□□□

一諸光明口見有佛像見已即問如此身者不爭因緣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口口府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今作是問已光口諸佛忽然不現復作是念或口是我故使諸佛不爲我說復觀此識次第生滅猶如流水亦復非我復作是念若識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復作是念是入出息直是風耳而是風性乃是內大口大之中何口是我地惟非我水火風性亦復非我復作是念此身一切悉无有我唯有心風因緣和合不現種種所作事業譬如呪力幻術所作亦如箜篌隨意出聲是故此身如是不爭假衆因緣和合共成當於何處而生貪欲若彼罵辱復於何處而生瞋恚而我此身世六物不爭皃穢何處當有受罵辱者若聞其罵即便思惟以何音聲而見罵耶一一音聲不能見罵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義故不應生瞋若他來打亦應思惟如是打者從何而生復作是念因手力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緣橫嗔於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陰身故譬如因的則有箭中我身亦令有身有打我若不恐心則散亂心若散亂則失正念若失正念則不能觀善不善義若不能觀善不善義則行惡法惡法因緣則墮地獄畜生餓鬼菩薩今時作是觀已得四念處得四念處已則得住於勘忍地中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則能勘忍貪欲恚癡亦能勘忍寒熱饑渴蚤蝱風惡觸種種疾疫惡口罵詈楯杖楚撻身心苦惱一切能忍是故名爲住勘忍地偈讚我今

得見佛所得三業善願以此功德迴向無上道我今所供養佛濛及衆僧願以此功德三寶常在世我今所當得種種諸功德願以此破壞衆生四種魔我遇惡知識造作三世罪今於佛前悔願後更莫造願諸生等悉發菩提心繼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

右記載北齊鑿窟造像之始起天保元年靈山寺僧方法師故雲陽公子林等又云至六年中國師大德稠禪師重營修成相好斯備攷後唐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引集異記云魏時有大業僧凭戶巖邊有大稠樹木堅枝密其僧將法衣往樹欲掛其間忽爾開而集之儼然掩合神多在鄴故鐫經之迹皆其遺矣此記磨厓刻書最雄秀

法勤禪師塔銘

存八分書太寧二年正月天禧鎮永慶寺

力彌縫乃婚媾於二子後之人因號稠禪師之寺焉即此碑稱中國師大德者也稠禪師生地即近於此其講法又

雲門寺法勤禪師俗姓張氏源出南陽白水襲爵河東伊氏縣人也割紫景明寺據邑鉅鏕蓋龍潛迸起翻翥入道之心裁萃輟繡驚飛出塵之意理御七支捌禪照智流珠散玉綺麗變略之才清章雅韻妙會八音之響義捐真乞嗣依卯化懷方擬物伺機情而卷舒移耶弊正駕風儀而假草收聲罷應影謝還靈時季六十九鵬太寧二年歲在壬午正月辛未

朔五日薨於雲門寺奉殯龍巖致使岫帶霜衣山被紫草猨啼逗谷鳥墜高林鐫石銘記芳傳不朽其辭曰

跨風誕應挺物昇沉巨變莫測細入難尋形山匪秀量海非深秘引山車說辨八音育同春日均潤過霽世羨若玉益物如金聲輟雜會影託花林哀哉喪蔭羣方痛心悽雲雨四悲木啼吟聊記豆韻百伐思欽

按法慙禪師銘載爲河東伊氏人伊當作猗又云據邑鉅鏕鏕當作鹿然此字從金自漢尹宙碑已然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謂其不當從金是也近錢少詹事證以廣韻鉅鏕郡名後魏弔比干文碑陰有鉅鏕伯魏祐北史有鉅鏕郡守元道龍又指頗氏未詳攷予終折以玉篇鉅鹿俗作鏕碑言子彥傳誤彥作產碑尚有第二子仲彥傳亦不書若

當依顧氏之言爲有據又皆作智儀作徴致作致臘作臈量作量悽作慽皆當時別體字書僧歿作薨更爲異文

憑法師塔記

存

案塔記正書在靈泉寺後山塔上橫列寶山寺大論師憑法師燒身塔右側字微小題大齊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憑法師者卽道憑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碑

存正書無年月在治西寶山

案碑新出土字畫無損減正面題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第六下書寺檀越主司徒公使持節都督瀛冀光岐豐五州諸軍事瀛冀光岐豐五州刺史兗常山郡幹東安王婁敦東安王郡君楊左側面邊際題王世子假節督岐州口軍事岐州刺史儀同三司左右直長大賢直內備身口都督食廣州南陽峽城口縣幹海虞伯子彥第二子通直散騎侍郎仲彥敦北史有傳以外戚貴幸爲瀛州刺史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此題結銜有司徒公知在太寧河清間矣封東安王亦與史同而敦爲瀛冀光岐豐五州刺史則傳僅書一瀛州刺史其從畧爲失實不可不以碑正之敦傳惟載子産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較於此碑亦未詳其歷官又碑言子彥傳誤彥作產碑尚有第二子仲彥傳亦不書若

敦食常山郡幹子彥食南陽峽城口縣幹此卽所謂以幹祿榮之也隋書百官志載齊制諸州刺史守令已下幹及力皆聽勅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給絹十一匹幹身放之當時食幹卽指此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有食新市縣幹集古錄以爲食縣幹入官銜其制不可詳失於詳考也

食廣州南陽峽城北齊地輿廣州之屬亦有南陽峽城訪齊地形者可於斯按之直內備身隋志左右衛有內直備身諸名此作直內備身與志文內直互易若云左右直長大賢則史未載也

西門豹祠碑

佚

水經注漳水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東側邯鄲
起爲字
孫登石室藥方碑
佚
鄴乘孫登石室在縣西南四十八里熙寧中嘗有人得小
碑於洞中刻藥方數十通
案藥方碑不知何代所刻据洛陽龍門有北齊藥方碑題
武平六年疑此亦齊刻也方書足以濟度昔人患其傳之
不備往往如此宋史范旻傳邊知邕州刻已奉市藥以給
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得古仁者之遺意
矣

隋
大住聖窟磨崖石刻
存正書在萬佛溝
大隋開皇九年已酉歲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
用功九百
盧舍那世尊一龕
阿彌陁世尊一龕
彌勒世尊一龕
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龕
七佛世尊七龕
傳法聖大法師廿四人

歎三寶偈言
如來定慧无邊際神通廣大妙難思相好光明超世網故今
三界普歸依
法寶清淨如虛空善家甚深无窮盡无生无滅无往來家滅
離垢難思議
聖衆應真功德海斷滅一切諸諍流滅之清淨无ヨ穢八種
功德福田僧
□□連□金如來壽量品□□偈言
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刼數无量百千万億載阿僧祇常說法
教悅无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尒來无量刼爲度衆生故方
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
力令顛倒衆生雖近而不見衆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
懷戀慕而生渴仰心衆生既信伏質直意□□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我時及衆僧俱出靈鷲山我時語衆生常在此
不滅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餘國有衆生恭敬信樂者我
復於彼中爲說无上法汝等不聞此但爲我滅度我見諸衆
生沒在於苦惚故不爲現身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慕乃出
爲說法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祇刼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刼盡大火所燒時我此之安隱天人常充滿園林諸
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菓衆生所遊樂諸天擊天鼓常
作衆伎樂雨曼陁羅華散佛及大衆我淨大不毀而衆見燒

僧祇劫不聞三寶名諸有修功德口口口口者則皆見我身
在此而說法或時爲此衆說佛壽无量久乃見佛者爲說佛
難值我智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壽命无數劫久循業所得汝
等有智者忽於此生疑當斷令永盡佛語實不虛如醫善方
便爲治狂子故實在而言死无能說虛妄我亦爲世父救諸
苦患者爲凡夫顛倒實在而言滅以常見我而生憍恣心放
逸著五欲墮於惡道中我常知衆生行道不行道隨所應可
度爲說種種法每自作是念以何令衆生得入无上道速成
口佛身

案東魏武定四年道憑造大留聖窟此又仿其遺跡爲之
家與寂同見廣韻

大隋車騎秘書郎張君之銘

存八分書開皇十一年正月今在縣學署

君諱景略燕州上谷人漢司空華之後也龍皇布護將相蟬
聯備諸圖史其可伊述祖驃騎大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文城
公又遷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考龍驤將軍諫議大夫奉車
都尉行濟安郡太守金鄉侯君質如披錦文彩燦然器若珪
璋光輝朗潤於是弱齡表異聲振朝野欲止不能遂被徵辟
起家爲魏帝內侍左右尋遷秘書郎優遊鳳沼去來鱗閣時
稱獨步實曰無雙又加車騎大將軍開皇十一年正月六日
寘口薨德奄從運往春秋六十有八以其月二十六日遷窆
於相州安陽河北白素曲禾極丞相之年俄掩將軍之墓嗚

呼良哉乃爲銘曰

皓牟懷慨掩紫垂青崐山漢水玉潤珠明何嗇大運混我賢
貞一辟身世百代千齡

金石三跋祥符周君伯敭持是銘贈予云其從子收東數
年前自安陽得之銘刻完好僅缺一二字其敘云君諱景
略燕州上谷人漢司徒弄之後也漢宜作晉臨文疎莽皆
自晉魏以來士人馳騖詞章雖見聞近如晉事亦不考世
代至此又云驃騎大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文城公又遷燕
州諸軍事燕州刺史考龍驤將軍諫議大夫奉車都尉行
濟安郡太守金鄉侯書歷官詳備然皆缺其名而不書使
後不可攷爲可惜也張君被徵辟起家爲魏帝內侍左右

遷秘書郎加車騎大將軍以開皇十一年正月六日寘書
卒爲寘文亦僅見別體字焰作煖葬作葬寘作窆在相
州安陽河北白素曲

案誌載景略歷官起家爲魏帝內侍左右尋遷秘書郎又
加車騎大將軍而誌題稱大隋車騎蓋隋加是官也魏書
官氏志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
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
貌端嚴機辨才幹者應選又直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
應對是謂言內侍左右即史所云左右近史之職景略以
開皇十一年葬相州安陽河北白素曲元和郡縣志隋開
皇十年置安陽縣屬相州此誌當十一年故得仍重岩安

陽之名河北白素曲誌石出於今安陽橋之北迺東隋白
素曲卽屬此矣金石三跋以正月六日寘云書卒爲寘放
此誌寘非何絶當由見拓紙非善本致誤

慈明塔記

存

案記石正書磨崖刻在萬佛溝文云比邱諱慈明大隋開
皇十四季十月五日終年二十九仁壽三年四月五日建
塔口提以旌長代此記夾佛龕左右各四行行五字最精

整

靜證法師碎身塔

存

案碑額篆書陰文凸起文云佛口口大乘妙偈刊石于
碎身塔大隋開皇十四年建

王敬造像記

存

案此記正書磨勒現在萬佛溝最下東二洞文云彌勒世
尊二菩薩像龕清信女王敬造無年代玩其字體齊隋間
人也又刻經文字有別體橫畫多作偃波魏齊諸石記類
此又有靈泉寺洞口及洞西邊沿崖鐫勒經文皆不具錄

鐫佛經石刻

存

案石刻無年代八分書字尤秀偉不減漢人

廿五佛名磨崖石刻

存

右石橫勒不書年代在寶山靈泉寺洞西首行書廿五佛
名後書大集經月藏分法滅盡品初言
大乘妙偈碑

存八分書在治西靈泉寺

案碑額篆書陰文凸起文云佛口口大乘妙偈刊石于
記恠聞益法性凡十八字千疑當作阡省皇書之額下
小字經文不可悉辨正面背面俱完好鑽空題有州刺史
字又有大金甲午歲大定十四年寶山靈泉寺講經僧法
智名蓋後人題刻於此若碑書勢當在魏齊間也

妙法缺德品中言磨崖石刻

存

案石刻無年代橫鐫靈泉寺洞西最上層首行有妙法缺
德品中言字故据以標目書體爲稜貌爲蒨筆爲笨園爲
茵莊爲疰數爲毀惡爲惡忽爲愍遍爲遍臺爲垡魏齊間
人書體多如是

殘造像記

存正書無年代在善應山

□□寺僧藏□□□□將軍□惠通判□來遥涅□永斷於生死若能至心聽當得无量樂一切畏刃杖无不愛壽命恕已可爲喻勿煞□行杖

案記已殘剥前題銜將軍字蓋爲刊記石者名不可見後作五言句亦經偈之類也若云一切畏刃杖無不愛壽命斯語亦得勝殘去殺宗旨矣

古大娘造像記

存

案記正書無年月在寶曆文云佛弟子清信女古大娘陸二娘合家同敬造阿弥陁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一

龕

生求无上道□合成皂白祖教□□含悲傷失送茲山所肌膏□□闍維鑽塔冀海竭山灰芳音永嗣乃爲銘曰

逖聽玄風高惟遠量□學亮捨一乘獨暢始震法雷□淪道藏示諸滅體□茲奇相器敗身中瞟餘頂□結跏不改神域云奄□日既虧羣迷失望非生淨土禪指何向塔頌一首□高帶渌水鎗塔寫神儀□□□□形名留萬古□□□□拟盡乃應虧

案碑載靈琛遇信行禪師更學當□佛法信行即隋龍興寺傳法者也寺在彰德府北關古寺坊東靈琛受教於此而徂化在慈潤其至亡日自足泠先頂瞟後欵蓋將死常態不足異也

大法師行記

存正書貞觀六年八月建在寶山

弟子海雲集

夫聖生西域影示現於東川教被當□流波蓋於万代故如
來滅後千年之中廿有四聖人法師□傳法也千年之後次
有凡夫法師亦傳法也暨大魏太和廿二年□天竺優迦城
□□季在從□□□□□□□□□□□□之
有大法師名勒那麽提□□寶意兼□□乘備照五明求道
精勤聖賢未簡而悲矜苦海志存傳化遂從彼中□持十地
論振斯東夏授此士沙□□光禪師其□□□□□教授如
□□□□□□□□□□□□□□□□□□
□□□□□□□□□□□□□□□□□□
□□□□□□□□□□□□□□□□□□

□□□

之開□□□夜別一人個欠美長極□□五□□□□
□□特雅使大□□遣□弥□衆□□□□□□□□□
□□□高餘於□□□上而短下細而不□□□□□
□□□□□□□□□□□□闍浮一所聖賢不懈吾□□□□
□□□□□□東土傳化起於漢明麼騰迦□來此於□□
□□□□□□□□中天之地城名優迦法□□□□□
□□□□□□□□悲風内鼓遊茲洛邑專弘大乘精成難□□
□□□□□龍焉遞出法輪相繼□人□□□□□□□
□□□□□師時十八出家求學造此結門□□□□□
□□□□□□□□□□二十有一南遊鄴京大師□□□□
□□□□□□□□□□□□□□□□□□□□□□□□
□□□□□□□□□□□□□□□□□□□□□□□□
□□□□□□□□□□□□□□□□□□□□

不載其一或亦採摭未及也與記內青寒陵山不作薛據丹鉛餘錄曹子建名都篇膾鯉勝胎蝦寒鶩炙能腊此舊本也五臣呂延濟改作包鱉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餚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臨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鴞蒸麕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韓與寒通也

案釋德殊撰靈裕法師傳云裕所有經律疏義及詩頌雜集百餘卷行於當世嘗製寺十誥以法御徒終南釋氏宗而奉之即此碑所記裕諸論著也又稱有弟子曰光寺法礪慈潤寺惠休定國寺道昂并曇榮等皆以明律習禪一時宗匠各有別傳以載德業今見於海東所集者此其一矣

大智律師塔記

存

案記正書鐫萬佛溝龍側文云慈潤寺故大智口律師灰身貞觀十六年四月廿五日終於山勝所刻石記言大唐貞觀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於師口後弟子智曼敬造

法琛法師塔記

存

案塔記正書鐫萬佛溝龍側文云慈潤寺故大法琛法師灰身塔大唐永徽元年十二月八日敬造法琛即靈琛專行詳貞觀三年灰身塔大唐永徽二年四月八日敬造字勢近魏齊間人

道雲法師塔記

存

案塔記正書鐫萬佛溝龍傍文云慈潤寺故大上坐慧登法師灰身塔大唐永徽五年正月二日船舶古造字見爾雅知唐代里巷人作書猶近古如此

大德禪師塔記

存

案塔記正書鐫萬佛溝龍側文云慈潤寺故大德禪師灰身塔大唐永徽口年二月口日口檀越爲敬造

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

存正書龍朔元年十月舊藏木厥屯袁氏今移縣署君諱興字文起南陽西鄂人也漢太史衡之亂胄苗靈表西豐留侯建帷幄之筴星移東井常山興締搆之功或師範萬乘照彰圖藉光臨千里煥炳縑紬異動三台識司空之忠列吟諳兩穗表太守之仁明奔菜簪裾蟬聯珪組規矩重疊代有人焉綱究遺編可畧而言矣貤祖瓘魏冀州信都縣令紘歌不奏美化洽於一同鳴琴詎張仁風清於百里祖皮周太僕寺主簿才能幹濟智略强明尋見辟除轉授瀛州河間縣

令父才隋楊州江都縣丞輔弼風規俗流清化薦遂名教邕
致歌謠君氣傑高華等琨琶之良劍質裴纂組若青邱之祥
鸞義烈因心未資於典籍忠良天縱不假於規模崇有道之
林宗慕無爲之李耳名利之所不拘榮辱之期混一弓於不
隱適遘疰惠之機致遠鈎深遥鉗黃老之趣想泰賢之有近
見潘陽之代親遂婚於辰州辰溪縣令漢陽趙徵之女幽閑
婉嫕中饋聿脩懿淑温和毋儀庭宇君纂業成勞渭揚維之
時遊三徑乍撫一絃以道義而爲尊輕蟬冕而非貴探賾幽

瘼疾瘝書作瘵遘皇甫之沉痾氣擁膏肓疾纏膜理屬華他
而不瘉見扁鵲而無療以貞觀廿二年七月廿七日終於私
第春秋六十有二夫人趙氏殁於永徽四年春秋六十粵以
龍朔元年歲次辛酉十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合葬於故鄴
城西八里禮也面平原背漳浦左帶蕪城右連林麓判茲玄
石紀以清徽勒彼鴻名光斯泉戶庶使青山爲礪表盛德而
弥芳碧海成田闡嘉聲而不泯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規矩重譽珪璋代映三台表異兩岐興詠人倫揩模搢紳龜
鏡百代逾芳千齡弥勁道合幽玄性苻林壑迹齒滄波名流
臺閣貴不充謟賤不須鑄思巧雕龍光逾刻鶴有謂昇堂相
期入室惟薄猶空繁華未實徽忽不幸啦嗟已失一棺猶閉

存

案石記正書兩行鐫萬佛滿最下佛洞門左側文云唐相
州滏陽縣尉劉貴寶供養乾封二年二月緣當造沉石於

劉貴寶造像記

存

案塔記正書鐫萬佛滿佛龕之側文云口清信士馮仁剛
灰身塔大唐顯慶二年二月廿七日造蓋以居士從彼教
法藏骨者也

馮仁剛塔記

存

北山記新唐書地理志磁州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
水成安置貞觀元年州廢滏陽成安還隸相州此題當乾
封二年滏陽故屬相州也採沉石者疑爲碑材爾杜元凱
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其一沉萬山之下此所云沉石者
或指此與

相州刺史許圉師德政碑

佚

寶刻叢編在相州金石録云無書撰人姓名氏乾封二年
立

康少山按圉師安陸人相高宗爲許敬宗所擠唐書本傳
云圉師爲敬宗劾免官久之爲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
刻石頌美郎謂此也惜碑已亡失不能考當日惠民事迹
以補本傳之缺

龍興寺碑

佚

河朔訪古記隋龍興寺碑在彰德路北縣外古寺坊東龍
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興寺范陽張庭珪八分書
其文則相州刺史越王撰蓋所謂信行禪師傳法碑也
案金石録隋信行禪師碑開皇十四年正月立此又爲其
傳法碑據納新所記當元末猶存張庭珪舊唐書本傳擧
邑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庭珪八分書之庭珪既善楷隸甚
爲時人所重惜碑毀不見相州刺史越王以傳証之爲越

王貞太宗第八子貞觀十七年轉相州刺史咸亨中復
相州刺史此碑之書既載張庭珪白斑同列當是繼爲州
州時矣

傳堂仁等造像記

存正書永隆二年歲次辛巳九月立在東高穴今移置縣城內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九月丙申朔十日日丁未傳堂仁
傳道遠傳仁高三人合家等上爲七代父母法界衆生敬造
阿弥陁像一鋪台門供養
案記横勒佛坐細楷亦端雅惟佛像已硾毀舊在槐陰寺
寺頽入漳河獨此刻石存

大周相州安陽靈泉寺故寺主大德智口師像塔之銘并序

存正書長安三年在萬佛溝西
法師諱朗字口智俗姓王氏其先周靈王子口口口鄴城
王也口祖惟祢芬馥禪禪師生口神口口口塵濁率七歲投
大慈寺主大德起法師口口口誦維經口口至率十二屬大
唐太宗口武聖皇帝廣闢度門俱蒙口之後又口慈潤寺主大
支依本寺曇源律師習毗口業業口之
德智神論師學口口雲口復進學口摩金剛般若并中觀等
三經二論口口源流口口敷揚或研精默識加以純之口一
分口温於口易良玄文方同三絶老莊素問博泛羣口率五
十口持金剛般若及尊勝咒等各二萬遍文梵音轉口首出
猫口春秋六十有八夏踰卅口口訖於口安二率六月五日

塋遷識蓋口大口云逝孰不悲傷門徒大雲寺僧玄俊玄思
交泉寺僧玄暉等攀慕慈論思報莫由遂於州西南六
十餘里本寺口縣壁山之陽起塔供養與以三年十月廿五
口口口永畢塔內便造以弥勒像一鋪圖形奉侍口口事口
口以斯宣散託彫刊乃爲銘曰
子曾之後命氏爲于嬴流遠派爰宅真寧文功祖德令聞令
望降生才子玉質金相面樹來白丌花敷黃稱口夙被檀口
早芳經泉折玉戒海浮香迦旃妙教羅葦鳴莊嚴壇口頂捨
後金剛石誨石論無怠無荒積誠口口心自疆中宗縣鮮
外法通方歌唄特妙唱導尤長以口口南北宏揚胚胎有
聲聞八水奉勅便留住佛授記子補袞溯經感法師侍者後
裕利樂無口執口早口口口口輪脫輻消殿摧口粤有子

向口師剛拔山建口剖石開堂敬口來豐勒廣石傍身命有
口供侍無忘安厝既畢銘頌攸彰碑同遵於大道庶共口口
口常
案銘字庸滯多則天僞製字其云大唐太宗口武髮皇帝
武上欽字當作文新唐書太宗紀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
皇帝是也又云廣開度門據舊唐書元狀傳貞觀十九年
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將梵本六百五十七
部於宏福寺翻譯仍勅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
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蓋指其事如此
大唐相州安陽縣大雲寺故大德靈慧法師影塔之銘
存正書開元五年三月立在萬佛漸

法師諱慕運字靈慧俗姓劉氏其先帝圭漢高祖之苗彭城
人也遠祖因宦遂此居口子孫派流於茲不絕遂魏郡人爲
大法師口口口生而奇口早懷摯口修真年十歲遂授
慈潤寺口大禪師口口口口廣啟度門口像剃染
口本縣口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身知自口口
不弘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朝夕孜孜遂授河南府雒授記
寺溯經口口感茀口口右學解深密法花口王轉女身梵網
口口成唯識供口口三性一乘之妙旨口滿達磨之漾宗莫
不究盡賴深窮其口奧從茲溫古道口口新遂得譽播三川
聲聞八水奉勅便留住佛授記子補袞溯經感法師侍者後
蒙本州大雲寺除充律師教授至景雲年中屬國家大弘佛
事廣闢僧方以聖善初成口拓碩德以法師道齊林遠業紹
口安遂蒙徵召赴都究其大憑歸口者若霧渴仰者如雲三
二年問得燈無替後爲青口色奏請除口鄉住大雲寺雖解
行罔瞻常懷口口心更投口宗懋法師口口口口口提擘
偏授口口經論章口莫不備口口兩口身重法不劬勞無所
辜承無所持餙益闡法口口何口口口已口捨茲穢剎嗚呼
口口哲人云亾孰不悽感春秋卅有九夏凡二口口七以開
元四年六月廿六日於汾州平遙縣福聚寺揣拱散生奄然
口遷有姪男慈潤寺僧元晞斯乃出遊子心重離宗情口不
憚艱辛遂涉山途申哀展孝閣毗事畢收骨歸鄉門徒與姪
同寺僧圓滿等師資義重纂裒盛德出世之因深想入道

之緣厚傍求良匠遠訪丹青遂於州西南五十里零泉寺西南縣壁山南面之陽敬想靈儀□爲起塔卽以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丑朔廿三日癸亥□□舍利塔事莊嚴然理因敎發事假□陳□之叙石傳芳不朽乃□□曰

粤有良匠實亦□□紐而拾俗□□□□行□□寶築廣堪環尋師委命□道□□□缺□搖物遽謂遷神其一劣□者才無缺唯可則此賢利物善□□□□□缺□道其宜不忒其二

粤有□□□缺雕錢上依奇岫下墩零泉□缺□□美希事廣闢僧方以法師道齊林遠業紹□安遂蒙徵召云云據

舊唐書中宗紀景雲二年夏四月庚辰詔以釋典元宗理均跡異極人化俗敎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道集碑所謂大宏佛事者卽指此又云

案塔銘不載書撰人名氏文字亦少有磨泐其叙靈憲蒙本州大雲寺牒充律師敎授至景雲年中屬國家大弘佛

案銘叙方律師其先太原人後代因官鄴京遂宅於斯鄴自曹魏以來號爲鄴都故此云鄴京是也又稱神龍元年

恩勅落髮配住龍興寺唐製緑恩例度僧亦可槪見於此

進受戒品五夏未周備閑持□於兒衆所知識先屬光隆法侶傾心□任當寺律師十餘年間□□□理□□身心益靜春秋三十有七□□□凡一□□五以開元十年三月一日脫形遷識嗚呼大士云逝孰不悲傷門徒立超立秀立英等樂尋慈誨遂於靈泉寺懸壁山陽起塔供養粤以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安厝言因事顯頌以迹實乃爲銘曰

大士攝生不貪代榮堅法幢兮諷詠業典立意要闡廓邪敎分增善法戒累部腐敗摧苦輪兮生必歸滅悲哉傷哲懷哀戀兮建塔山陽刊石傳芳□□□□

安陽縣金石錄卷第四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泰校梓

開元令長新戒

佚

令長新戒曰我求令長保父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眞敎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見玉海

通鑑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令

集古錄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送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慨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案此在開元時諸縣悉有此刻安陽殆亦倣置之故拓補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祠廟碑

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叙秘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蔡有鄰書并陰

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缺四字據縣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缺二字據縣志也與魏同祖乃缺三字據縣志胙嶽濱因部立缺三字據縣志家遂雒荒服父俟兜俟兜縣志誤作侯兒倘太祖姊昌樂大公主史作大長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誠無命早世缺一字據縣志公七歲而缺二字據縣志孤天授缺四字據縣志神缺四字據縣志禮業文武合乾元鼎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稟昌樂胎敎之德聞昌樂庭訓之旨觀時俯仰與道周旋缺一字據縣志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缺一字據縣志都縣侯亳社未遷天人主饋虞賓載祀葬將軍時俟舁詐衆請紀缺二字據縣志叛蜀委公以上國之缺三字據縣志甲靖偏方之盜假公以番天之翼虞彀中之翰公缺一字據縣志於是承廟算出鋭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蹙敵人七擒缺四字據縣志之跡霄加庸蜀城缺一字據縣志寺皆降缺一字據縣志詔公兼益梁缺二字據縣志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長公主春秋既高西南夷威襄允治自家刑國重荷溫清之詔缺二字據縣志缺二字據縣志飲至書缺二字據縣志勞仍頌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嶽瀆安置郊勞缺一字據縣志之禮成都寵安國公順子業父勳豈獨長安置郊勞缺一字據縣志之禮成都刊德缺三字據縣志政之頌周之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

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夏未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
公缺一字據縣志蜀　國公邑萬戶缺三字據縣志總泰渭　文康十四州軍事累
遷大司馬卅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重
唯士缺一字據縣志是　寄俄拜大右弼缺二字據縣志又拜　大前疑將付俾缺一字據縣志是　皇晏鴻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無陶侃魏庭舊史尚有
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以隋公缺三字據縣志當權辭　不受代乃自
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氏新都納女竟覆
漢宗公子魏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缺二字據縣志鏊猶背城請
戰黃龍既潰則登樓自裁公毘圖全暫將死難不憚征繕以
勤事君恒畢心而禦侮因見危而授命嗚乎壽在黃髮位爲
元輔生不敢齒殺有疑年史之闕文從古也公凡事二代易

九朝內設官前歷職二十四外建缺一字據縣志侯　伯撫封缺二字據縣志
五缺二字據縣志五缺四字據縣志邑缺六字據縣志從封忠不辱隋節能奉上唯幼孫獲
宥而門子從辜辜縣志作事　唐武德中朝制改葬簡終追舊缺六字據縣志於是口表墓缺二字據縣志思人　天澤流於異世閉元丁丑歲上遊
建衆哲輯寧庶邦相州縣志缺州字　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洞東
缺七字據縣志恭弟作　時縣志脅　雨缺一字據縣志爲　廟堋璉立朝則
肅公之介弟作　時縣志脅　雨缺一字據縣志爲　廟堋璉立朝則
兼掌巡徼佐都則讀黎師徂至於是邦也教以肅政以清慝
貞之廟制享獻缺十一字據縣志之祀　初公之下車問俗而郡稱多崇公曰匹夫匹
婦強死者猶能爲厲況蜀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爲
純臣毀缺十三字據縣志家祿國缺二字據縣志代二千石既
荷重祿閱脩脯殷薦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藏之俸則崇

崇伯鯀作宮壯構轉缺十一字據縣志作鯀之石則豐棹碑成陵省不遷缺三字據縣志不載洪
烈其辭曰
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闕如鳩
虎功縣日月聲益缺十一字據縣志實守缺二字據縣志是輔號蜀制梁督隴蒞越
天命假易敖臣不祇懲伐女德陵滅京師我圖匪救三方奮
斜綠巾缺十三字據縣志始繫黃龍失守精貫天地義伏羣醜節著城全死而不朽皇
唐御歷景命有融賜縣改葬慈烈昭忠鄴有賢守是爲張缺二字據縣志公鏊香明
德乃建闕宮乃建闕　宮闕宮有侐乃建豐碑豐碑有則妖
孽遂止幽明載色戩穀無虧享祀不忒
開元缺

廣川書跋尉遲迥碑成伯與撰世以蔡有鄰書待貴其敘
迥事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爲
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僭國舊都望之無慨
於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勢可以知
也迥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豈
以地居嫌嶷勢窮畏殆自度不能容於隋而發哉則寬憤
懺結不得其死宜甘出靈書以自見不得如口伯與口口
也唐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襲張嘉祐既
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遲迥也死
於此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氣薄劣驚悸而逝
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
備衣衾棺槨禮而葬焉既久出謝曰余無他能願畢公之

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褒異令考周紀韋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國公獨為純臣閟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政戾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盧詔為廟容改葬於開元歲皆誤也

金石續錄唐尉遲迥廟碑在彰德城西北隅尉遲迥廟中成伯璵撰蔡有鄰書此碑見廣川書跋而都元敬楊用修趙子函皆不之及土人云近歲縣丞某重修廟掘地得之或明季埋沒地中乎有鄴濟陽人張懷瓘謂衛中多其遺蹟今所存諸碑大都在河朔間也石經讚崔潭龜詩諸碑歐公盛稱之而董逌不之及豈董時已不存與

中州金石記尉遲迥廟碑開元二十六年正月立閻伯璵撰序顏真卿撰銘蔡有鄰隸書在安陽迥周書有傳碑記迥官較詳有云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口縣侯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十六年拜大將軍兼益梁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改寧蜀郡公周之興也督隴右十二州進公開國公食邑萬戶捴秦口文康十四州軍事果遷大司馬卅大師加上柱國俄拜大右弼口口大前疑授相州總管本傳云捴有顏真卿周太師蜀國尉遲公廟碑并碑陰未詳又遷大丞相帳內都督果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後拜

太將軍又云乃令迥督開封又云詔迥為大都督益漢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前疑出為相州捴管與史稍異可以參考碑又云唐武德中朝制改葬墓口終追舊本傳云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即其事也下述開元丁丑歲相州刺史張公嘉祐立廟之事有口稱多崇公曰宇多剝蝕廣川書跋載其碑又引唐世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遲迥也死於此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薄氣劣驚悸而逝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備衣衾棺槨禮而葬焉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褒畢事見尚書故實今按之本傳及碑迥之改葬在武德時以從孫耆福表請則非嘉祐改葬明也後人特因此碑多崇之說從而附會成之亦可見唐人小說類皆造作事端非其實矣蔡有鄰者即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所稱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也廣川書跋又稱此碑當與瀛都石經相繼信不虛美金石略有蔡有鄰八分書尉遲迥廟并碑陰未詳又有顏真卿周太師蜀國尉遲公廟碑云右相州盖誤以撰銘為書碑也

案碑題衛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瑾敘秘書省校書郎顏真卿銘蓋有鄉書并陰考伯瑾與序魯公爲銘是一文以二人兼爲之唐賢多此體惟魯公書秘書省校書郎新舊唐書本傳皆未及是爲失紀矣碑云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也河南舉其郡望蓋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碑所書是也碑書迥歷官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北史不著其官周書亦脫散騎侍郎碑云封西都縣侯北史不書縣字周書亦脫此封爵碑云進爵爲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北史周書並云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碑云公兼益梁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周書北史之作益潼十八州則北史亦作益潼惟云十二州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則督十八州非平蜀一年事碑與周書不如北史之審碑云周之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周書全畧此文北史作六官初建拜小宗伯與碑言周之興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出鎮非小宗伯矣碑蓋依北史而參用他書傳故微有異余修錄之以俟考焉碑稱中領軍綱弟閔兄寵綱見北史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故碑亦稱之

案河朔訪古記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晝錦坊後周太

周書作益潼十八州北史亦作益潼惟云十二州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則督十八州非平蜀一年事碑與周書不如北史之審碑云周之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周書全畧此文北史作六官初建拜小宗伯與碑言周之興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出鎮非小宗伯矣碑蓋依北史而參用他書傳故微有異余修錄之以俟考焉碑稱中領軍綱弟閔兄寵綱見北史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故碑亦稱之

師蜀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迥爲周將征伐有功初滅北齊以迥爲相州總管至隋文帝以計徵迥欲圖之迥遁率諸州鎮兵數十萬及爲楊素韋孝寬高熲等師所敗遂上懷自殺至唐開元中州多怪厲刺史至輒死吏民疑懼於是刺史張嘉祐以迥死國難忠臣也爲立祠以祀之後刺史畏克復加以冕服初嘉祐之建祠也顏真卿爲記其事裴有鄰書之碑陰紀迥顯異之事言雨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伏境內無害每至秋仪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爲異云唐張嘉祐未瑮皆刺相州有惠政今並配食廟庭據是納新所目驗尚以二公從祀及廟毀改建二公廢焉不享新葺廟成敬署木主置與尉遲君同室異龕

周太師蜀公碑陰記

存八分書在縣治西北隅尉遲公廟開元二十六年二月

元孫士良述

在周之宣帝錫我先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胙爾太師以守茲土況大□□□□幼冲豈撫寧□人將社稷是衛且受遺言震悼於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區外俾君三古□□□□

白羽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
吾□□□□□□□□□□□□□□□□周命若之何其奮勉
大呼止之不及而□三軍慟哭夷夏慕之荀息繼死□奉君
傅□□□□□□□□□□□□□□泊有唐撥亂反正崇德□功□
□□恩之封更優賄賜之禮以稱教甫沒七亟□□□□□
□□□□若名臣試□學天下師通禮樂以布和撫幽明以
結厲歷典凡百獨惟張公曰嘉祐相國河□□□□□也
汾吐金景緯生雲氣不然豈光贊紫文仰五星同□□宣丹
禁而三杜克□□□□□□□□□於□代由是殿中受
客鄴下分憂俗隱咸梁政□必睠我先王勤君死難□□
□□□□□□□□□□□□□□直書副□□之誠請軒綴斯翼庭植有幽

嚴惟省赫靈詔應虔而龍福厲夏正□□□□□□□□□
□□羞告期穸門焚韶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霽後
昔初天清月滿忽有雙鶴□□□□□□□□□□而去公
之族有侍御史環賦齊雨美其事鄴縣王簿郭坦以爲鶴有
□□聞天曰□□□□□□□□□□既而秋霖昏作將害
粢盛公祈以巫應時晴即飛蝗自魏被旨而西□祝之誠□
□□□□□□□□焉故嘉種□茂歲則大熟百姓歌
日張公張公清且明蝗盡避境□□正晴□雨□□□
□□□□□清公每見□沴不常吐俗忤政潔閤引咎而異
自銷京兆理劇之能□□博□□□□□□□□□□□□
乃知志以柔性性正而神不違忠以奉法法一而人不犯神

八從天地當此其□□□□□□□□□□□□□□□□□双投虛淪鑒
□弊於迯職奇士傳其詳士良泰沐家孽徒知祖德□詞□
□□□□□□□□□□□□□□□□□□□□□□□□紀諸貞石
中州金石記碑陰爲迴族孫士良迯張嘉祐德政之美意
感其立廟爲書於碑耳亦祭有鄴書
案額趙周太師蜀公碑陰記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
日元孫士良述舊唐書張嘉祐傳爲蜀公立廟在二十五
年碑陽亦云開元丁丑歲此獨多差一年蓋據立石之時
書之不與立碑同歲也記又言在周之宣帝錫我先祖蜀
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胙爾太師以守茲土況大□
□□□□幼冲豈撫寧□人將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

於厥心誓當使順四征遂荒區外云云蓋宣帝既崩迴實受
遺命以狥國難士良必嘗錄之家牒故具以云然碑又言
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云云
奮劍大呼止之不及而□三軍慟哭夷夏慕之此紀迴自
殺之實兼有勗厲成平之語傳皆未之及成平郡公迴弟
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摠管後敗更走青州未
至開封郭衍追及之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將釋之即其
人傳言六十八日碑言七旬舉成數言之碑亦祭石鄴八
分書書史會要有鄴邑十八代孫宦玉石衛率府兵曹參
軍工八分書書法勁險昔歐陽文忠云唐世能名八分者
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鄴特爲難得

今北磚兩面皆有鄉書又不甚磨滅故益可寶也

案河朔訪古記彭德路城中畫錦坊後周太師魏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據畫錦坊在府治東南而尉遲廟在今治城西北隅鄴乘蓋已載之莫詳其移建所自證以此記知元至正間廟猶未改記又載雨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為異

堯城令王進思去思祠記

存八分書無年代在縣東永和鎮今移置河灘寺

朝散郎前尉韓邳卿撰

前右監門田景先書

安陽縣董乾福鐫此碣

缺涵活之永圖張皇綱之不紊以致用也則精義入神以崇德也則虛明應物易所謂賢人之缺爽何違遺愛結於嚴祠疇能弘之我王公其人也口諱進思字令懷本太原祁人也今為洛陽人缺宗納諫輸口錫命口於殿口忠臣向蜀此馭康人口口永朝飛鳧宰縣榮功寵問真與京矣會祖缺夫京兆府長安縣令祖敬摩河南府虞曹參軍口新豐縣令口口都督府司馬父立鐸朝散大夫缺戢穀允迪天休珠玉揚華風儀乃孤操爽甫豪邪口傀公直為獨坐冀方劇務雄資聿熙帝戴傳缺氣自逸童心不萌讀盡圖書器口物居儉履約口仁視良朋遊田口言語宰我雜和璞以潤德服缺飛於

鴻盤年十八宿衛附學明經擢第授潞州潞城縣尉以才敏功口口知訓廻清節激世部風和缺李傑奏公清勤守職明閑案牘又云解裼從政清口可稱矣口績甄庸旌懿哀德式謀多政允答爾缺貞不吐剖姦無圄俗非假子皮之面自見口口之心故使臣畢構奏云清勤守職持法詳密庭閑野缺復調為太常寺大樂丞自委札聽歌仲尼匡雅窮微通妙吾盡之矣又憲臺奏公卑以自牧清能厲缺朔以展瑞璋邳告成神岳天頹咫臨邊豆有楚吉蠲地產物以脩於禮容觀盥祭獻事必專於公缺桂國公靡泪緇磷翔集口口亢宣炯誡大庇生靈扣虛懷以納來息轅刑而得衆口口口率以謹缺口口禮讓珍削矯虔不縵鄙俗人安相謂曰寧謂刑罰所

加不口王君所短則古口口口口口口以過也缺遵夫簡書服勤遐方彼月則迩聲善侍夕我心曷口銜恤庭闈卧病公宜口休口口口口口口雖公缺恭誨言坦蕩吉祥登壽堂而樂只穆慈訓以利政書云孝乎惟孝是亦為政則口口口口口口口缺疱色喪形廩崇朝不保者十四五矣公隱心哀危韭朗厚物均俸興餼脫裳衣寒口口口口口口缺赫曦之月值摧落之秋扬木卧郊敗苗盡野公碩德屈違至誠通玄獨祐我疆無殺口口口口口娛缺浥土風剽悍是剥是殖口口勉力侯梅侯栗伐口絶甘公卒格惠功勸沮藝植鑿井口口口口口瓜缺以兼適儉之滋生易荐飢之色智也填大雨災人河朔無稔郡邑殉斃元阻饑異縣賑饑口口遐濶缺翁

包糗食路進舟梁河不貫餐以賑留濟餓肌而口慶明也有
涉夏口口自春歷請停雲彼漢泉泉出缺訴神靈應大孚甘
液沓灑洽潤槁物口安危心惠也有刻溢口城口口力家
急日饋人疲口口公考缺口不來服栗知禮當也公恪居之
瑕寡詞自牧交匪口下功口口口口賢良圄圄草木恩且
口口愷缺啜泣臣轍行號蓼轅啟啟閼閼亦何勝言也合縣
口有口人口口口口曰王公春秋鼎盛太夫人景福缺口蚊
愉哉哉堂親開誘名訓聚聚門子宣揚吏口徇口口以立口
口口口口翰求口口人蓋闕如缺口能遷移勞於邑令使
我禮樂返魯口口罷春吾侯不口曷怙口口口口口魄
口口口飭材構缺而薦之祝而祠之則士女不回聿求多福

子孫順若口口口口口天口口口口豐口口口口神明如
缺缺十四日建口口伯鄉廟
案碑斷截失其上半文句多不屬予録其可紀者前列朝
散郎前尉韓邵卿撰前右監門田景先書碑云王公進思
字令懷本太原祁人也今爲洛陽人祖敬摩河南府虞曹
參軍新豐縣令口口都督府司馬父元鐸朝散大夫下缺又
云年十八宿衛附學明經擢第授潞州潞城縣尉李傑奏
云清勤守職明閑案牘又云解褐從政清口可稱又言故
使臣畢構奏云清勤守職持法詳密復調爲太常寺太樂
丞又憲臺奏公卑以自牧清能厲口後又載公隱缺哀危
非躬厚物均俸賜餼脫裘衣寒口赫曦之月值撰落之秋
抜木卧郊敗苗盡野公預德周邊垂誠逼元獨祐我疆缺下
又言邑土風剽悍是訓口口勉力侯梅侯棗又言大
雨災人河朔無稔及包糗食路造舟梁河云云又言靈應
六孚甘液沓灑云云蓋述其服官之勤恤災弭患至於誠
應如神而民啜泣臥轍行號蓼轅口而薦之祝而祠之是
君爲令其實可紀如此碑既前載遺愛結於巖祠後又稱
移勞於邑令故知爲司是土者作去思祠也碑出於永和
鎮唐堯城廢縣即在此故定以爲堯城令祠記王君始由
李傑所薦繼又爲畢構列於奏牘二公非阿比所好故益
以知君爲賢且才也舊唐書傑本傳神龍初累遷衛尉少
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爲諸使之最王君任潞城

縣尉正屬河東道宜傑得以薦舉其人也若稱故使臣畢
構構卒在開元四年此碑更後於四年矣碑前引書云孝
乎惟孝是亦爲政據何晏集解引漢包咸經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漢石經論語殘字亦作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晉書
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閒居
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則知漢晉以來授讀相傳之自
其見於此碑尤爲較明故類記之以語承學爲離經之要
也
案碑側題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四日缺塵侵遂口口別覓
龜後有知事史録事史及王明賀義諸人名當爲同時置
石趺者也卿人壽事猶知護惜古碑刻以較今之輕施硾

磨埋滅古人者何啻去而霄壤也哉縣吏添仕麟訪得之
募人輦置河灘寺
張嘉祐紀德碑
佚
張嘉祐墓誌銘除相州刺史口人心訛鄴守氣啟公載仗
忠信政若神明煩苛止除廢典咸秩特降璽書賜紫金魚
袋入討還左金吾將軍州人思之刻石紀德
案尉遲公祠廟碑相州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河東公之
介弟作時齊雨爲廟瑚璉立朝則兼掌巡徼佐郡則預參
師律至於是邦也教以肅政以清云云又嗣運士良記碑陰
亦言焚肅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又秋霖昏作將

害粢盛公祈以巫應時晴朗飛蝗自魏蔽日而西口祝之
誠嘉種口茂歲則大熟百姓歌曰張公張公清且明蝗蟲
避境口口又甿俗忤政閉閤引咎而異自銷蓋其惠績
可紀宜爲吏民所稱道然本傳畧而不載史文之踈脫類
如此
唐故靈泉寺元林禪師神道碑并序
存行書在善應山天寶八載二月
監察御史陸長源撰
法本無生之謂真心因不染之謂寂執有求真之謂著體真
寂之謂如非夫善發惠源深窮定窟何足以大明觀行獨
秉禪定使定惠兼脩空有俱遣道流東夏聖齊北山哉諱師

諱元林堯城人也俗姓路氏黃帝之後封於路國因而爲氏
捕虜將軍端見爲後燕錄諫州刺史永出晉中興書遷種於
人嗣有明德禪師禮靈爽岸神氣雋遠生而克歧弱不好弄
初遊神書府精意儒術覩百氏之奧窮九流之源平叔之疑
義兩存康成之未詳多闕莫不窮賾至妙剖折元理渙若氷
釋朗然雲開至如枝拒蹶張步騎彈射人則曠劫藝皆絕倫
後讀阿毗曇藏遂發心入道依龍興寺解律師學業依年受
具尋旋靈泉佛寺摳衣之歲惠遠卽風雅書生落髮之年道
融乃聰明釋子以戒爲行本經是佛緣雅閑持犯克傳秘密

學者號爲律虎時人因爲義龍推步渾儀昭明歷象天竺跋
陁之妙沙門法願之能道契生知理符神授既習空觀遂得
真如身常出塵心則離念將在此以超彼不自利以利他不
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焚天香以崇發宏願鳴法鼓以召集
有緣聲振兩河教被千里樹林水鳥竹簀稻麻願結道緣爭
味禪悅雖先生槐市夫子杏壇攝齊之徒未足爲喻於是廣
度羣有大庇庶情應悟攝心隨分獲益大雲含潤草木無幽
而不芳明鏡懸空妍蚩有形而各兆嘗至城邑因過巷肆屠
說停刀酒趙釋曾擁路作禮望塵瞻顏師必欹曲以情悅可
其意捨資財以攝其利言力役以勤其生漸去客塵令入佛
智有苛吏敗俗壞政虐人伏以剛強示之簡易兒方便力去
貢高心破其重昏歸以實相夫學偏者量褊道廣者業宏禪
師留括有情德通無礙體含虛韻性有異能妙窮音律雅好

圖書畢長公瑾別有新聲凱之僧縣皆德真跡以是好事君子翕然向風擅爲施心居無長物有流離道路羈旅風霜鄉隔山川親無强近饑者推之以食寒者解之以衣人中之急難法中之慈濟也景龍三年勅追與僧元敬同爲翻譯大德累表懇請詔許還山禪師自居此寺九六十年或宴坐林中累日忘返或經行巖下踰月不還跡異人間行標物表每遊峯選勝建塔崇功驚若飛來鴈如踊出官窯材標之所得自神人破塢移燈之處傳諸耆老今山上數十處有宰堵波者即其事也白金八兩黃白馬負來譯音議於天竺布文字於震旦是爲教本實曰道因禪師遍寫藏經以導學者德實無量行非有涯不惟摠持辯才禪定智慧而已故騰聲洛下獨步鄴中齊達覩之大名繼稠融之遐躅噫日月大地咸歸有盡之源河海高山不出無常之境天寶五載十二月十日因閱僧務詣至德里廻首西方端坐如定不疾而化春秋九十餘僧臘七十一日黑雲驚車徒奔集雷慟雨泣隘谷填山粤以其月十七日遷靈坐於本寺禪師眞身忽然流汗是知因生有滅乃現眞空示聖出凡獨標靈相以八載二月十五日即身塔於寺之西北隅以安神也其夜霜霰霑凝山川草木皓然如素東帶雲門西連硤谷一佛二佛前身後身接林嶺之風烟成鄴衛之松柏禪師洞合神契妙通法源義則解空智能藏往先是寺中新植衆菓弱未成林悉令沙彌扶之以仗其夜大雪折樹摧枯唯時小技不動如故師之冥感多此類也門人等味道通經連州跨境歸宗雖佇入法嘗稱三千門徒皆傳經於關里四百弟子空問道於襄陽弟子大通親奉音塵常陪庭院承宮之歲初執勞以求師智稱之年載弃俗而從道調九候以除五疾明六時以伏四魔感白髮恩録憑故事龕塔山古霜露歲深虎溪爲陵高蹤不亡於別傳龍山若礪盛德常存乎此詞其銘曰

執有非有觀相非相曰離諸妄得法捨法悟空非空是出羣蒙曰眞常朗雲藏其耀無雩日照佛性常在欲生其塵無欲歸佛大爲眞無相捨有出空離法大師法業親曰除雲無欲歸佛大師密秘泥洹寧有溺於中流濟之以舟楫八苦沒於五濁導之以覺因心發慧慧繫於定道澄其性憑緣有生生歸於無理不存編恒沙一切藏舟閒水眞身去矣連崗萬古雲門

靈泉寺塔歸然

右碑無書人名氏其字勢勁拔類李北海凡正背兩面皆完好初聖王中募役夫出之前列監察御史陸長源撰長源德唐書本傳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佐昭義軍新唐書亦云始辟昭義辟當幕府蓋長源於此時從辟當故得在相州撰是文而新舊兩史皆不著爲監察御史是於佐幕之職從畧矣碑載元林禪師姜城人俗姓路氏依龍興寺解律師出家居鄴聚佛寺景龍三年勅與元敬同爲翻譯大德累表懇請詔許還山云云龍興寺見河朔訪古記彰德路北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藏

寺也又云齊達摩之大名繼稠師之遐蹟即稠禪師太平御覽引談藪曰北齊高祖多殺戮有稠禪師者以業行著稱碑所載即指其人新唐書藝文志有稠禪師傳一卷其為當時信奉著稱於人如此

古墨碑

佚

河朔訪古記湯陰縣北十里有古墨南北斜長五里父老云唐九節度師營墨也墨東北有萬人塚即九節度潰兵之遺骸乃節度使薛嵩掩骨作此大塚命幕府御史陸長源撰記刻碑立塚上云

案舊唐書薛嵩本傳嵩為賊守相州開賊朝義兵潰乘師

至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云云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衛洛邢等州節度觀察使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觀此記收骸掩骨亦其治跡之一矣命幕府御史陸長源撰記長源始辟昭義薛嵩幕府故記云然但以古墨湯陰縣北十里者誤也

題靈泉寺

存正書是唐八葉大歷六年歲次辛亥夏四月旬有五日

在善應山

竹園無外事秘殿久陰生雲起靈峯隱風來寶鐸鳴梵香流玉戶聽鳥度金楹靜心歸止法方此謝塵纓高平徐源

梵宇栖真所棄喪匪事稀老僧彼白網童子學三歸寶刹臨

香地是宮隱翠微誰憐漂泊者於此遂忘機東海徐湘宇貴河

窗景盡寰宇樓臺隱翠屏猴攀太子樹鳥聽法王經悟理心無著求緣塔有靈廻車猶未遠日暮數峯青廣平程序宇古倫

物外經行處雲峯鬱復連散花飛講席輕翠濕煙稽首求真偈觀空息衆緣有時聞法鼓應是會諸天高平徐泳字太和

案詩共刻一石音律最詳雅採全唐詩未及採錄宜以此補之前題皇唐八葉自高祖至代宗數之刪殤帝不書也

尊避太宗諱作葉易中世字為云

禹璜題名記

案題記正書自左起在靈泉寺佛殿前西塔文云圖人禹璜以咸通八年五月自宗城拜安陽是月十八日較夏租

面寶山之崔電稅車牛曰捫蘿環澗力拖危峯瞩盟津於前眄常山於後左揖泰嶽右俯砥華流情肆目獨暢其巔雖乘查之問胥漢八壺而觀太虛未必多此十九日紀從者鐵兒阿用十四唐書貪貨忘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此稱較夏租猶秉兩稅法也

法也自宗城拜安陽不著其為某官疑當為丞尉之屬書法最精卓

禹璜再題記

案題記行書自左起於前題各為一石連砌塔上文云明年夏五月廿八日又攝麥租再遊乞寺顧息慮思禹璜記據八年已稱較夏租此題又言攝麥租徵求之役官為之

身皆言之實有海心矣

靈泉寺塔背題記

案題記正書凡三行鎸寺大佛殿前西塔背面第一行題咸通九年弟子高惠顒故記二行天祐元年五月十五日記三行題大宋宣下缺寶山靈泉寺宣下缺當是宣和年號也

鄭儋題名記

案題記白左起行書附禹璜再題之後文云鄭儋後年復來寂無人烟登山焚香而返又一行大書徑寸餘在題石前題縣令鄭儋四字另行書端午日三字後年當指咸通十年已丑也此題令者即安陽令舊志皆未訪及

七言不全詩句石刻

案禹璜題名上有不全詩句第一行存往字二行存石字存山字三行存一瓶寒水背書囊七字另行存七言字蓋爲後人磨治書類歐陽率更亦唐人佳刻也

後梁

張筠墓舍利記

存正書員明二年正月在喬子巷許家陽面

宣徽院使權知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左武口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侯食邑

貞明二年正月一日塟舍利記

陰面

相州淨空院主尼惠梧兼知功德主勾當僧法超造塔口料雷神佐

石匠口遇知俊

篤字王嗣

案張筠五代史有傳云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梁末帝分相澶衛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於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據此記稱宣徽院使權知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即其職也然記在貞明二年正月所書權知留後于時猶未正使職是當元年三月初

置軍額筠始爲權官而傳即書爲節度使疑未審悉其實筠有階勳爵封兼官如記稱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左武口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傳亦不及蓋從畧也筠於梁亡後事唐攘財自豐無可紀述今觀其營葬舍利亦足驗貪瘢胚胎於此矣

後周

顯德採石記

案記正書一行鎸萬佛溝末層大佛洞左側首鎸一佛字大二寸下鎸蓮花最下鎸相州彰德軍顯德元年十二月採石記放彰德軍始置於晉五代會要梁貞明元年三月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乃割相州建節尋軍亂以地歸後

唐莊宗却爲屬郡隸魏州至天福三年十月復升爲彰德軍節度以澶衛二州隸之自後漢周並同故此題顯德元年猶稱彰德軍也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文云元口村重佛弟子李容妻張氏次妻和氏與合家眷屬毋弟李內妻王氏男李口妻郭氏李能妻周氏姪閻哥孫子閻哥小哥咸平四年二月十五日李容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文云光嚴村佛女弟子都維許氏另行書邑人楊氏王氏諸女流後又書男弟子邑人口馬冥張容冥等最後書咸平四年字多漫暗不可辨

都維許氏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洞側前題光嚴村另行有佛弟子李字下多不可識末行題咸平年十一月十五日不云幾年上實有脫文也

天池石刻

佚

徐憲撰天池記憲於髫齔時見池後石佛座上刻天池村三字太宗天禧元年正月二十日其名蓋僧有之

相州新脩園池記

佚至和三年三月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敝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窓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鼕然荆棘蒙沒州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

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襍菓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過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靡肩踵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

休歌詠獻酬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吾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

觀吾堂者郤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廣輿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吾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

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

畫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紫商湖記古記彰德路總管府治後花園曰康樂園昔宋至和中韓魏公以武康之節歸典鄉郡因開牙城作甲仗庫以備不虞遂大脩亭池名曰康樂園取斯民共樂康時之故云魏公自爲記而刻諸畫錦堂上創所謂相州新修園池記也元末似猶存故網新得知其概今覽公之自記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其二居新城之北寻以此求所謂新城蓋罕有知焉捃訪古記彰德路城已圮廢安坊有寺曰觀音禮院唐天禧二年所建寺

禮字疑當是祐字、有八角井初州城在井北避洹水泛濫南徙乃包此井於城中是城既南徙故云新城矣然未著其徙自何歲鄴乘引宋志云後魏天興元年築景德三年增築是增築者爲新城或即起於景德時舊志載城池建置殊疎畧宇故於斯詳稽之

魏西門大夫廟記

存正書嘉祐三年九月立在豐樂鎮西門君祠

將仕郎守信安軍司理參軍馬需撰

春秋已來列國相滅因其郛郭以爲郡縣縣之長曰宰曰尹曰大夫其實一也魏文侯時西門君之爲鄴大夫捽羣巫而投之漳以銷蠹繫之風鑿大渠而溉其田以紓磽瘠之苦斯

煌煌於傳記而籍籍於人口故太史公云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死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夫澤流後世謂之賢大夫廟居血食於晉民雖千萬世不爲過歷載濅久傳賢益說今邑之西祠宇雖存而祝其神以王公之爽冕且名其神曰豹神不惟呼之於人而又象之於石嗚虖縣令春秋卒像佐以祈以報以酌以薦姑僕僕再拜於其庭訖不推本其神之名與廟之貌亦足以爲暗且愎矣惡覩所謂政事之舉耶嘉祐改元之秋九月予弟益長于茲邑二年矣祗報祭以伏祠下欤其號服之乖剌不合也遂命工新其神象易以古縣令之衣冠飾之廡其石豪之刻豹神者大榜其門曰西門大夫祭其土俗而告以新號予嘉予弟之有意於政

事而得遵暗慢之過也因爲詩以頌前人之仁正後人之失云詩曰

老邪臺吏兮敖閔紛紜爲河伯娶兮賊斂無垠蒸充完幣兮室無完人原陽晌晌兮濁河之濱曷鹵沉斥兮磽确嶙峋種不菽粟兮莽爲荆榛歲常凶饑兮人益口貧惟公之來兮謀度諏詢害期必去厚利期必遵姦巫沉水兮大溝通津鄴俗俛首兮服公至仁祠叢土木兮時謹祭倫歷載幾千兮不爲死文舛生積久兮弊緣因循口修其服兮名斥其神噫誰與正兮聖宋之臣棟宇雖舊兮號服惟新時嘉祐丁酉二年秋七月晦日立石

登仕郎行相州鄴縣尉張誘

將仕郎守相州鄴縣主簿周明道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相州鄴縣令馬益

案碑前列將仕郎守信安軍司理參軍馬需撰中州金石殘缺其名得此足以補之記稱西門君廟舊有豪石題曰豹神而土人相沿名之其弟益長於茲邑廟其石豪之刻豹神者大榜其門曰西門大夫蓋新廟之事如是據河朔訪古記云西門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門扁曰西門大夫之潮音即馬君所榜至元時猶存然則馬君正名之功爲不可沒已後列登仕郎相州鄴縣尉張誘將仕郎守相州鄴縣主簿周明道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相州鄴縣令馬益三人各此時鄴未併入臨漳及熙寧五年省廢而府

志職官於臨漳內不採輯有失博訪矣馬益守相州鄴縣
令據雲麓漫抄云今差京官日知縣差選人曰令然馬益
結銜既稱試秘書省校書郎已不同選人而猶云守鄴縣
令當以令爲正官而校書郎爲其寄祿之資與

韓愷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在韓魏公廟嘉祐七年十一月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并書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
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二年秋方應進
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

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
可治五季四月一十二日卒時季二十噫愷之所稟可謂粹
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
有不忠而幹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季十一月二
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
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遽如是邪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誌載韓愷字和仲殿中丞公彥之次
子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少病愷
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
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

時年二十前列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
撰并書宋史魏公本傳二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悉與
此誌結銜同而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史不及之魏
公書結體純法魯公然以勳業之隆掩其書名是故君子
之所期不以小技累也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存正書嘉祐八年十一月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師行
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都開國公食
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富弼撰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
充史館修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書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沒於大中祥符四年春
三月之甲申葬於慶歷五年春二月之巳酉雖論行有狀誌
壙有銘載於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墓在吾里相州
安陽縣之新安村有宅棺之碑存諸隧公雅與我游又嘗陪
議軍國於二府知君家爲詳宜爲我列先人事實刻於其上

以表於道燦然使後世觀之者曰此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惑不待銘考而後見則吾志畢矣予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貪韓原其後遂以韓命氏六卿梨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達者歷世不絕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又賓事唐僖宗爲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鎮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秀曰昌辭於公爲曾王父終於眞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璨爲王父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爲作詩哀其不達而終其詩甚悲崧乃以其弟之女妻其子構即公之考妣也考始居於相以文章稱尤妙書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即一府遂治掌宰貝州之清河始王政民約曰屈法擾人等事吾斷臂不爲惟惠利者爲君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事周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宋藝祖平南海徧選守臣乃命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於官公漸顯累贈工部尚書有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字光弼幼而警絕鄉舉進士太宗初一上中興國二年申科授大理評事遍判瀘州代還遷右贊善大夫會詔與相帥擇賢佐政彰德軍節度判官凡從事者率以鄉里爲難至則斂鋒鍔一煦以恩公時年尚少處之氣定動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口富殺人乃厚以賄州

也今若不勉天子怒一日大兵東出先誅不用命者如決海灌爝火王其無悔王大恐奔走率職明日遣太相韓光元輔趙抗領兵數萬度浿江以侵契丹且令光等率諸將詣館門聽令公待以陪臣禮爲指畫方畧徐徐勤而慰遣之師期未集公又累與王書奬激羣礪使不得少懈復問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已深入矣公得其肝膽遂復命天子大喜拜右拾遺直史館而賜五品服章兼判登聞院入三司爲開坼推官公論開口司主出納三部文籍置推官其名不正宜更判事之號尋詔改主判三司開拆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久之契丹大將蕭寧遣使叩雄州約和州將劉福信之以聞天子因思高麗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命代福作報

書索其情僞寧之意欲我先發公固願息兵以養民然念國體不可屈書十餘反終不許復意其謫而有謀乃謝使者急介倫遽還奏天子又大喜益愛其才故事凡曲燕五品以下官非隸館閣者不預時燕侍臣於苑中公以在鹽鐵例罷史局未得入侍天子特命直昭文館三司判官兼館職自公始既又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勾院改左計司判官主計者嫌其守正不肯下密議於帝帝雅信公即日詔總判三勾賜三品服章仍令宰相召於政事堂諭旨議者大沮公圖報益自奮條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偪利後無以易者遂著爲法俄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峽爲險遠一路官俸薄不可責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峽中官德公不已真宗即位入判大理寺自始登尚書秩至是凡五遷爲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會契丹由梁門入寇河朔分兵畧太行其鋒甚銳潞人恐公以精騎屯井陘兒谷扼其奔衝賊遂不敢犯其境又率本道糧以餉朔軍王師大濟帝嘉之褒以璽書景德初契丹再寇澶淵驟請修好朝廷以其多變詐使絕域者難其人人亦懼其往故首命公假秘書監爲國信使江南餼又遣巡撫專一道之政還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曹州拜太常少卿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爲諫議大夫召歸道病卒於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吳人不忍去朝廷舉卹典賜一子官所以慰其放魂也公儀相慰願有偉量與人接坦然必盡其誠不露形跡亦不設機鑿先倡於孝友常恨祿不

逮親君多感涕先傳賜悉分惠宗嘗不問疎密姑姊數人孀孤老皆迎歸奉之以終其身又爲外姻之貧者畢嫁娶復與營其生事教子舍悉用經術而濟之以嚴法得任子不與奏蓋欲使其自致业故諸子多能踐其世科公沒後布衣者尚三人焉噫公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十五而其間從政者幾四十年可謂久矣事兩朝不懈夙夜國家每有急難處必首被選委又在計庭更八任不得解迹其從來不爲不遇中外望歸謂必大用天子亦屢欲用之而公素方整守道權倖者多不說故每爲其所間而止公惟所任莫不竭其力不以抑墜自憾而遂浮沉於時向若得所用如人之所望者經論設施布宣光昭其爲功德非古賢執與校之哉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古之女鄴王紹威之孫封宜城縣君六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瑞司封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琉河陽司法參軍璨秘書著作佐郎或自科舉或由蔭授方以才名竝進而不幸繼亡琦相仁宗皇帝被遺制立今天子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衛國公望臨天下勳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所宜身享厚報然恨早世不克待其發而毅於丞相丞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又可涯耶二女歸於衛尉卿高志寧丞相貴異贈公與祖尚書僕永濟三代竝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又啟魏燕冀三國皆追封爲公妣魏氏祖妣李氏曾妣史氏亦以魏燕齊三國追封爲大夫人銘曰

士執不官公官獨難使臨東夷跨海渺漫指麾出師勢方鼓
以調閫以禍福日星之觀王雖島酋聞義惕然發兵餽糧車
不畏隣陲伏命館門能俾遠夷舉國奔職不憚已勞
陋議收戈戮坐策立判虜叛不施不爲其扵國不挫威兩使
外禦天子再怡益之衆美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讒人之爲復
不永年道卒遐裔與老同之勤官攸致位不都朝葬於幼嗣
曰將曰相勳德名世本支原流公得何異何以畀之天相其
類天實使然人亦靡然誌諸寘然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安陽縣金石錄卷五　十三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中書省主冊官王克明書億判

中州金石記韓國華神道碑嘉祐八年十一月立富弼撰
王珪正書在安陽水泊鎮國華即琦之父琦相仁宗乃立
此碑

安陽縣金石錄卷五　十四

政堂金石文字續跋碑前列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
臣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
四百戶富弼撰朱史宰輔表弼所授官與碑同本傳稱封
祁國公濟封鄭又進封韓國公致仕其初封河南郡開國
公史不及之又列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
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
珪書本傳於珪散官勳爵亦從畧焉碑載國華歷官東都
事畧國華見韓忠獻傳但稱終右諫議大夫至宋史傳序
官始備亦不著其監上蔡稅又碑言爲京東轉運副使傳
作轉運使碑載徙峽路峽路之名見錢景謀傳安石欲令
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蓋宋名川峽四路益州梓
州利州夔州也而傳以爲陝西路恐失其實碑後載公六
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瑤司封員外郎兩浙轉
運使琥河陽司法參軍璩秘書省著作佐郎今丞相琦傳

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朝會要云
嘉祐六年二月」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
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官乃賜銀百兩蓋其
人辭榮守約不以藝自衒故得其所篆於此額尤爲可尚
篆額例與撰書人並列友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
也

畫錦堂記

存正書治平二年三月在韓魏公廟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
同也□士方□時□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
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前

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
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
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
□□□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
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
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意以驚駭
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
公貴惟德被□□而功施社稷勤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公也豈止參一時
榮一鄉哉公在王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

之堂於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詆名
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
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
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鼎
鼎而被□□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
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成而喜爲天下道也□
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題額

廣川書跋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

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
故宜勝人也

弇州山人藏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
忠公以參政記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
今觀忠惠書遒勁僅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
琶之韻然自宋晝家當以襄爲首云

金石續錄宋蔡襄畫錦堂記畫錦堂在今彰德府誠懸之
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於城東南隅韓魏公祠余在
京師曾見楊本端重嚴勁絕類曾公宋人稱爲本朝第一
信不虛也彭德尚有醉白堂記韓魏公先塋碑惜未寓目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畫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
韓忠獻於皇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
國公英宗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於治平二
年三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於治平
元年閏五月已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魏蓋
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

中州金石記畫錦堂記治平二年三月立歐陽修撰蔡襄
書額在彰德府治北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
建於居第者也琦第別有樂歸堂心一堂其後曾孫肖胄
守相又建榮事堂襄字方正爲一代絕手此碑尤名於時
容臺集稱爲每一字書數字擇其合作者存之名爲百衲
碑乃別體不乏篤功从刀於从寸學書者宜棄其短也錢
少詹云琦初封衛國曾封魏國歐陽作記時稱衛國是也
板本作魏國公誤甚矣當以碑爲正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畫錦堂記正書歐陽修撰蔡襄書治
平二年三月在安陽碑記韓公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
作書錦之堂於後圃宋史本傳拜武康軍節度使入之求
知相州東都事畧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據

李家場村修塔記

存正書熙寧元年三月在興陽寺塔上

熙寧元年三月十八日李家場村修塔弟一級維郝任庭遊
妻王氏孫見任晉州冀氏縣長官王槩妻弟王卿才妻呂氏
母趙氏副維郝蘇宰妻王氏賀用妻張氏同緣張海妻王氏
蘇宣妻劉氏宋連妻褚氏魏進妻李氏李信妻王氏西艮村
孫顯妻張氏張保妻焦氏東桃村酒務高秘妻張氏呂家孫
氏呂慶母孫氏陳元妻許氏牛凝妻栗氏景色村宗政妻馬
氏北採宗村劉準女王郎婦任庭遂年七十九歲長官王槩
年三十四歲妻馬氏書字蘇宰鐫字人侯慶

案修塔記載東桃村酒務据宋史食貨志酒宋榷酤之法

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
此記所載桃村蓋即鄉閭民釀之例與然酒務之設舊志
皆未述及殆其踈也已又此記李家場村西艮村東桃村
景色村北採宗村証之鄴乘所引宋志皆不載是宋時村
名佚漏未悉攷者多矣尋備徵之以示方志所資在乎石
刻者尤可尚也

存正書熙寧四年二月在水治孝親寺

叔祖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魏國公琦撰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彥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
脩道喜學讀書強記而為文辦速余嘗較公彥諸子謂恬宅

曰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稈文中
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
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秘書省校書
郎及為娶職方郎中董之孫女且以慰其母惇獨之心張
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
復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愈八年春不幸疾
久卒不起恬既併罹酷罰夙夜號踴幾以殞絕猶能手疏母
之行實請余為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竝幼後恬

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
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
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
恬之喪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
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令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天於後妻無以
守歸其家爾獨於茲痊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豈數之適相
偶邪天乎冥冥吾安以究

弟試秘書省校書郎跋書

案誌文見安陽集劉敞劼皆同惟此石為韓跂所書筆法宗
顏平原而運腕靈傷一化板重之習可謂善自規撫者矣

詩二首

存正書在韓魏公廟

淮南節鉞侍中缺公韓琦缺
戊申再安陽集作再題休逸臺
冰井梁摧幾集作百秋移集作為　杜立臺頭層集作豐盤渦　散倒影侵池屢集作側　欄集作檻　落霞凌綺席集作天籌初月誤　環鈎芳林已集作陰成茂　見西山浦集作萬邱
癸丑登休集作逸臺
休逸臺高復凭欄集作然風　月喜生顏城集作頭　仰集作親栽　柳天外微分舊見山集作草色且無歸後怨禽集作飛同到倦時還欲知恩許三來幸錦爛集作輕裘　白晝閑
案前書魏公銜殘斷不完据神宗御制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碑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拜司空兼侍中又辭兩鎮不拜改淮南節度使此題並有淮南及侍中字與四年所拜官合至戊申題詩已當神宗熙寧元年矣後一詩題癸丑爲熙寧六年公三判相州詩也詩魏公手勘合刻一石當係癸丑刻之

晝錦堂詩石刻
佚
河朔訪古記晝錦新廟殿壁龕公晝晝錦堂詩石刻一通
詩曰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强北門廻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耻夸金駱騎綠影欣滿石梁臺因思前彥榮歸者未有三會晝錦來
案今安陽集初會晝錦堂詩石梁作鐵梁蓋魏公移水井臺鐵梁作休逸臺柱是鐵梁爲定本訪古記誤

安陽縣金石錄卷第六

僞師武處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保貴　泰棫梓

雙礎詩石刻

佚

鄴乘宋至和中忠獻韓公淪渠入城又於城西北隅傍壕制爲水碓歲命酒官造麵幾千石以紓民勞建亭水濵作詩刻石

案安陽集上已爲城北新碓詩次於王治乙未之後則此詩上已蓋丙申也是爲至和三年公治水碓起於此再葺癸丑是爲熙寧六年春日碓亭同會詩爲七年雙礎詩在癸丑後也

甲寅鄴乘丟建亭水濵作詩刻石皆不踰此三篇文敏時猶及見之故以云然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佚

宋神宗皇帝御製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裴計來京師朕盡然追慟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中彦上公勳德之狀於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誼公忠獻無易朕念既葬而皇陵之石未立嘗放大

雅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舉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詠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止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曷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之刻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爲之惟韓氏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爲氏韓亡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族世名爵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及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滑州名試學士院直集賢院再選太常丞監左藏庫愈閑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旱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

輕不足與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者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奬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院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昔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歲大荒爲劾南三路安撫使活饑民自餓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綿繒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爲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

平遇賊千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寶降
朝廷乃勑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河中府公力爲陳之平
子既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
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於上仁宗欲取
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
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賊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
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
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激
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
謀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旁亭賊已寇山外
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

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蹤其後擊之可有功既
而又以檄戒福曰違節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
死之戛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
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
分陝西爲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
爲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
甚臣子忍擇官乎口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陝
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
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
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
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口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鄜戰

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滬董士廉即降羌所獻地築水洛城域
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滬等猶城不已
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爭於朝公亦以爲水洛可罷
而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既成而士
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
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鄜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爲
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
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撫
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口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
我脩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黃嵬山之麓
與之爲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敵

類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爲禁地
公曰以虜曰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
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催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
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
使自國朝劉韋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瞽不可考究
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更每採高下以市賂乃命官條
悉刪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秘
府以爲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
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
倚左右口臣以經畧太平之口公因得選敕群司百吏使奉
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

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大
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爲上言公乘閑進曰皇嗣
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
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
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
孝元帝子定陶王爲子成帝在漢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
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疾
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
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
詔雖下英宗辭益堅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既爲皇子遂入
居於慶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卽皇

帝位於時天氣溫晏宮廷內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
未知者口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
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
康復公乃請乘輿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
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眞英主也皇太后聞之
喜卽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錄昭
陵復土上大冢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
不敢辭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
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藉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
光言公往者嘗籍之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
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

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促者疾馳往籍之得十
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
賊寇大順城公卽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
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主師傷敗之事諫於上前
陰撓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
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遽備乃大過昔日誠節之心必
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旣用公策遂遣使賫詔
往問衆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
居於便殿公卽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
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善英宗之聽也未幾

卽卧內承詔以朕爲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
朕卽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旣還又引故事
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鎭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
仍虛上宰位待之賜與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
鎭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
至旣勑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
州孤遠難於饋餉請弃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
其城阨賊衝橫據山界并視不平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
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旣常有
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羌
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歲不登邊鄙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

使判太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寇每漢使至契丹必問
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金燕於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
漢者曰忠彥之兒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金
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
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
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
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慎以向所加口
授之公雖在外口常口口以口口口選口口口形殆非復在
執政曰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口慟哉公天資忠孝疑然
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
也方天下以爲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

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祿富而不
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
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
録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於廐中櫪馬皆
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
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會祖瑤贈晉府永濟縣令祖
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追
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藝
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
維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立朕以
永祖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口周

敎政事比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商
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
之勸銘曰
嶽祗嶪峨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于治赤精傅圖繼生仁
有來公治萬事靡猷不經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
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耨萬物瑰瑋四塞舞歌雖本帝力
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尸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
隆視天盈虛旂常之載勤勞終初乘彼路車袞衣赤舄其誰
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悼口口公儀淚落苑草永
懷英宗公則配食我祖于宮孝思罔極潔粢碩牲鏞鼓管絃
公從享之何千萬年

案碑載公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
判絺州同判卽通判避章獻太后父諱齊東野語本朝章
獻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眞郎爲同眞郎通州爲崇州通判
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
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碑當神宗熙寧八年猶稱同判
蓋緣公初授官在天聖五年正其避諱之時故碑亦因仍
不易又云分河北四路就移定州爲安撫使文獻通攷慶
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
諸路使四路謂魏瀛鎮定四州碑不書其年以此互証之
知定州安撫始以公爲之矣碑云爲英宗山陵使既還又

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
中判相州此亦見齊東野語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
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迄合行求
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所謂故事者即指此
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
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儀同三司守
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
□□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
五百戶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韓公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右司郎中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上輕車都尉潁川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陳薦撰
朝散大夫□□□□□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宗正寺
修玉牒官權判尚書都省判秘閣提舉醴泉□公事上護
軍常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宋敏求
書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大師兼侍中行
太□□□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滕國公文彥博
篆蓋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行

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魏國韓公薨于正寢享年六十八上
聞震悼甚罷三日視朝贈尚書令詔配享英□□□臨後葬
發哀音過常數遣使弔問其孤賻物加等又令其家欲有所
請而在著例外者一一條上後皆從之親族拜官者十人以
其兄子正彥知相州命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祭以中牟
遷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又遣勾當龍圖
天章寶文閣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墓兆斲石以爲幽堂
其費皆給於官有司考行謚曰忠獻以□□□月二日葬
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歷觀前世天子于勳賢
大臣飭終恩禮未嘗有如此之厚也自公之薨不間遠近少
壯耆艾聞之者罔不失聲咨嗟涕泣相弔儻非有利澤嘗濟

於天下仁厚忠恕之德感人之深孰能至於是乎前蓋其孤
以公之功實善行之錄具書來授請銘公墓窃惟公之勳業
名德載之鐘鼎書之功錄傳之四海內外□□□□□□□□
之音常在人觀聽則垂之百世而益彰又何必資淺陋朽拙
者之言然後傳信然壙必有銘薦公之故吏也義不敢以衰
病不能辭謹考次始終大節以書韓本出姬姓至厥爲晉正
卿諡曰獻其後子孫散居他土博陸之韓蓋其後也五世祖
父實而上皆蔓博陸父實仕唐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左
庶子以博學富文辭聞於時高祖昌辭爲鼓□□□□□□
□珍爲廣晉府永濟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
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構仕本朝爲大子中允累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爲世名臣國史有傳累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夫人羅氏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
氏追封秦國太夫人皆葬安陽公遂爲安陽□□□□□□
□□□□□□□□□□□□□□□□□□□□□□□□□□□□
走少敏悟過人不煩師教而强學自立謹重修潔未嘗爲出
防表嬉縱事始冠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第授將作監丞通判
滁州踰年遭秦國憂居喪以孝聞服除遷太子中允明道初
召試學士院遷大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爲開封府推官
賜五品服改度支判官遷太常博士景祐五年拜右司諫供
職始對諷仁宗明得失正紀綱近忠良□□□□□□□□久
疾廢朝謁而日至中書視事復同列議論不一事多留積又

內降數出公連抗疏極論仁宗爲罷中書執政內降而止詔
參議雅樂而阮逸輩秉尺之法無所考據奏罷之公爲諫官
三年時政之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七十餘疏天子以
爲忠故多嘉納五年與三司同定茶法又裁省國用轉起居
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拜知制□□□□□□□□品服益利
路饑爲體量安撫使活兩路饑人一百九十餘萬掊之害
一切蠲去蜀人懷之還朝屬趙元昊初叛遣將失律仁宗自
選公爲陝西安撫使北馳至高奴而賊已引去將士皆傷夷
之餘垂頭喪氣居人惴惴未寧公乃籍戰死之家厚加賑恤
又列其當贈録者聞於朝更選材武之士以張兵勢修嚴戰
守之備以固邊圍人情□□□□□□敗將死猶叱賊而

小人誣其降遣御史置獄以按之公力爲辯其冤平由是始
得褒贈家亦被恩使還康定元年遷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
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公事明年春按部至涇原聞
元昊遣使乞和公戒諸將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謀
也正欲款我而來犯塞耳宜益嚴其備方會兵死亭而賊已
寇山外公疾馳至鎮省軍指□□□總□任福曰賊必由此
路往來此地得形勝可處高而陣以壯兵勢賊遠來利在速
戰必不能久留當整衆持重以挫其銳待其歸則擊之未歸
勿得輒擊既行公又以其檄戒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愚
勇始見賊殊不遵節度貪小利驅衆以深逐不知其誘也
遂戰歿大帥夏文莊公遣人收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以

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五上表乞守邊不從既至與范公
復陳取橫山之策而元昊已□□□止□雖納款猶敢妄有
邀求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吳祖使人與陪臣爲列二府緣此
欲議其輕者衛之公獨曰此皆非人臣禮不可許後遂殺其
禮爲夏國主云仁宗方勵精庶政手詔中書曰朕用韓琦范
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其言之可行者宜以時條奏又開天
章閣賜坐咨訪當世急務公上十數事其畧倫西北選將帥
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才去冗食慎入官言未
及大施而不便於已者毀已興矣富鄭公宣撫河北還將至
國門而命守鄆公奏曰弼忠亮少與今天下不聞其過使選
咫尺不得一望清範少陳策畫而責補閑州臣竊爲陛下惜

之不報前此鄭文肅公領四路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涇原
帥尹洙言非便詔止之俄鄭公罷四路而猶移文二人者城
之洙乃遣總管狄青□□□□□□士廉係獄青欲斬之
而洙不許鄭公極語論救於朝公乃上十事以數二人者之
罪然卒薄滬等責後士廉請鬬訟其事而執政左右之復城
水洛時同進數公皆已相繼罷去公亦恐求補郡五年除資
政殿學士知揚州遷給事中徙鄆州又改成德軍八年河朔
始分四路移定州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定州從來守將
皆武人安於無事□□□□益驕縱公至修明軍政剗除
宿弊士卒犯令或稍涉暴橫則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怙怙
利就律至不敢大聲高語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

教之軍聲烈烈震慴虜廷楊懷敏建言禁並塞山林公私不
得樵採居人亡去者十六七公奏開其禁會大水歲饑夙夜
竭力以修荒政豫儲赦衆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
者如市至春發給路□□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
美皇祐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遷尚書禮部侍郎又拜觀文
殿學士再任五年授武康軍節度使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
兵馬都總管兼知并州北虜謀侵我天池之境公遣將撫安
靜至塞上召虜人諭之曰爾昔嘗借我天池廟焚香文移具
在今何得妄言爾地虜人屈伏遂并退連冷泉村地十餘里
又代北舊以黃兒□□界自後戎人輒耕上山腹公又遣
安靜穿濠以杜其侵越遂復舊境並北塞多閑田而甚美太
宗朝潘美爲帥患虜之鈔掠驅其民內徙而空之謂之禁地
昔歐陽公嘗奏乞耕之而不果公曰我今不耕異時必爲虜
人盜占遂奏募人爲弓箭手計頃分給總得四千人墾地九
千六百頃先是歲遣將統內郡兵公成近羌諸郡謂之防秋
公曰河外無事□□時坐耗邊廩非策也乃不遣大原之
俗死者多燔而後葬貧人無地則收骨寄之佛祠中公知惻
然乃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又爲近郊買地四隅立表貧無
地者得葬於其中自是其俗一變會久疾乞還節守鄉郡詔
領節知相州并入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
毀橋斷路隨行數驛然後還者踰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
在道除樞密□□以來石府圖籍紛亂叢委而未嘗紀次

每討舊文以證近事不可遽得乃奏選官編集爲六百八十卷其間得祖宗神謀睿斷載之御筆可以爲後世法者尤多其後中書亦如之又奏定祿令驛令請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以實塞下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以無水不能守爲叛羌所破公奏遣郝質郭諤王慶民經度修復之又置保寧永安二寨口口之屏蔽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進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時仁宗延禮輔臣圖講太平之治祫享祀明堂赦書下仁恵周於海內憂賦役之耗民力而遺寬裕之使慮俊良之伏田野而有遺逸之賢欲守令之修職業增秩久任以勸之矜茶禁之害齊民除榷法以蘇之籍戶絕田租

置廣恵口口天下之窮獨慕印方書給散藥劑以救天下之疾恙其始議多自公發七年進封儀國公仁宗春秋高尚未有皇嗣雖忠鯁之臣間有言者而未開納公朝夕深念自以身都上相之位國之大計無大於此者乃進言曰陛下承三聖之統兢兢翼翼日思光大先烈今享御四十餘年虛主器之位恐非所以重宗廟之意也臣竊深憂之願口口宗室之賢建爲家嗣副萬國渠渠之望仁宗意猶未決公乘間又數開白言益切至仁宗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卿姑待之後免乳皆皇女公金石一心挺然無所顧恤一日又懷孔光傅以上陳於扆前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遂立帝弟之子定陶王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聰明仁聖並迹尧舜又何難哉願陛下以太口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仁宗釋然感悟俄選英宗判宗正寺而力辭不就職曰堅一日公復啟之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矣今過自謙抑不敢遽當者其器大識遠非中智之所能跂及此益所以爲賢也願陛下固起之仁宗曰休更爲他名目便可立爲皇子於明堂大禮前成之公進曰此天地祖宗神靈扶佑以開陛下口意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今獨中書聞德音而樞密院未知臣愚願陛下復宣諭及右府諸公對仁宗宣示一如前語公奏曰茲事體大願降詔中書門下從之中外傳聞交語相慶英宗已立爲皇子猶冲退未離藩邸公又奏曰今既命之爲子雖已令

本宮族屬敦勸願更選親信內人往諭陛下之誠則必出矣仁宗遽用公言口口廟遂入居於慶寧宮八年三月受仁宗遺制奉英宗卽皇帝位中外祗肅晏然無一事四月充仁宗皇帝山陵使是月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英宗初卽位感疾慈壽宮以權宜預政公以純誠一節永事兩宮忠謀碩望鎭厭內外人情安帖上下無異言公審英宗已康復乃力請朔日御朝臨幸禱雨奠宗室之口以開慰衆心及具素仗出都人瞻望聖顏皆躍躍以喜其耆舊相與言曰吾君皃類祖宗眞英主也車駕還宮起居安適一如平日慈壽宮甚悅未幾遂還政治平元年提舉修仁宗實錄閏五月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權樞密院公事英宗聽斷之始未能周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從官等名氏爲一編各題品其才業之

民無以踰必恐本錢亦寖失矣願罷之復常平舊法俄除倉
司疏駁以爲非是公又建明言愈切直事雖不就世亦稱其
忠固乞守徐州不許□□□月改□興軍節度使京兆尹
辭不受虜使每至魏境必先誡其下曰韓侍中在此毋得過
有淫索虜使與京尹書故事其尾止押字至是以公故悉書
名六年復判相州公雖在外上嘗有所咨訪自以三朝老臣
志在竭忠報國乃極陳時事之所以得所以失生民之所以
休所以戚無毫銖己隱務以補助聖政比及二年前後十餘
章告老上□□優□終不得謝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公益
懇辭使者持詔答未至而公已以疾不起矣將斃之前夕大
星殞於書錦堂之後櫪馬皆驚樓上掌漏者具之疑以爲火

也公明誠內融德量宏博物之至小大無所不容然隱察其
私則短長輕重如寸晷銖校皆不失其本眞猶黑白之不可
亂也臨大事審義之得忘身忘家誠意堅定如山岳之不可
移而容□□□□微之難見於辭氣及其成就大功則又
退然不自爲有降接布衣小官忘去貴重溫言款語以盡其
情故人人退而各過其初望待君子小人一以誠或不以誠
應亦不之責也引拔天下賢俊不問識與不識多至顯仕而
未嘗語於人蹄決劇務雖千品百目分委于前而精爽益明
儀狀英偉人望之如衆山之中見萬岱氣象雄重詩拔莫可
倫擬自奉菲薄□□□好施士之窮窶顚者無虛日及其去

家一門百口而資用均一無疎近之間嫁中外孤女十餘人
教育諸姪同□已子所得恩例嘗先及旁支逮其終子猶有
未官家亦無留資少善尹師魯及其亡也分俸以濟其家又
爲言于朝官其一子所主皆有遺愛人多畫像以慰其思魏
人懷德之深□□□祠爲塑像以事之以比狄梁公聞公之
薨聚哭奠祭于祀下者旬浹不止遠人尤畏重之凡使至其
國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嘗使虜中方晏其主
問左右曰孰□□南朝識韓侍中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
命畫工圖之天資簡素無多玩好惟聚書萬餘卷多手自刊
校雖老且病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爲文章雄健明粹有法
而尚理始好□□□公書至晚年筆勢老勁自名一家奉先

舉未嘗計所費自四世祖至八世墳兆皆訪得之增廣其地
培植松楸起屋於其傍募人守視嘗謂子孫曰窮達固有命
吾人朝殆將四□孤直自信未嘗枉道求合於權要以沽進
而獨人主知之出入將相二十餘年遂至三公其所恃者忠
信與天道而已矣汝曹宜觀吾平生之所爲無喪所守以墜
吾教自號□□□叟有安陽集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
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二十卷雜集奏議
三十卷千慮集三卷古今參用家祭儀一卷安陽舊文十卷
手編家集六十卷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
夫人柔嘉慈順治內事有法度先公而亡公之葬祔焉大男
子曰忠彥秘書丞秘閣校理次端彥大理寺丞次良彥秘書

自校書郎早卒□□梓彦並大理評事次嘉次尚幼五女
子長不育次適大理寺丞王景修次二人不育次在室孫六
人曰治大理評事曰澈太常寺大祝曰澡曰洽曰浩曰滋並
幼銘曰
惟天佑聖賢出輔時丕丕魏公相我盛劼君臣一德上弆下
夔內如之何百度清夷外如之何萬里天威孝材任職物物
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曠英皇曰
爲予□□廟以重萬靈以嘉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室大勲
莫之與二人視之鄭公履之易俄膺顧託今上御天忠斯勤
斯候肅候虔防滿避位高風凜然存有全德歿有殊澤中臺
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迹留金石太

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貞宅

案魏公墓誌明人重刻附置於廟其文爲陳薦撰宋敏求
書文彦博篆蓋三人並見宋史薦所書魏公行跡號爲詳
贍史多依之惟傳載尹洙劉涇爭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
謂然其語大涉略証以此誌鄭文肅公領四路以劉涇董
士廉城水洛涇原帥尹洙言非便詔止之俄鄭公罷四路
而猶移文二人者城之洙乃遣總管狄青（缺七字）士廉係獄
青欲斬之而洙不許鄭公極語救於朝公乃上十事以
救二人者之罪然卒薄滬等責後士廉詣闕訟其事而執
政至右之復城水洛據王鉅默記載董士廉佐劉涇同擅
築水洛城尹師魯大非之甚後狄青帥涇師魯意以滬

擅興憤送獄云云其後反訟師魯賊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
輕比削誌所云士廉詣闕訟其事也誌又載公兼知定州
修明軍政劃除宿弊士卒犯令或稍涉縱橫則立斬以徇
此事亦見默記狄青舊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
卒徒因訴請給不整云云立青而面誅之蓋公整率驕兵頑
客次救之魏公不召云云公事每立斷如此至誌載公懇求補郡上遣張茂則賜手
詔慰勉促令視默記云神宗遣瑤張茂則傳宣撫問韓公
公待以舊例常禮此尤足以彰大臣立朝之節可爲後世
昵比左右近侍者戒矣二事非魏公勳業所最然取以証
誌文之實有依據非徒爲諛墓詞也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存正書元豐六年七月在縣治韓魏公廟

没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爲之生
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
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
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凋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
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宫寺民居蕩覆者太半
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安撫使判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
忘已之疾口其口忘已之□□□□者以安流者以還饑者
以充乏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

人溺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而不得見□與立祠於
熙寧□□塑□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聞之爭
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生及□
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
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
□之乎公□□相十年□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
臨大節處危疑若利國家知□不爲若湍水□□□□無所
□□□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
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尙也公嘆曰此何言也凡爲□□
□盡心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
天也豈可豫慮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如此

故□□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
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公之力也嗚乎公與狄
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
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爲神祇所□□能如是乎□
□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
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狄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
也□□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將刻於石竊惟
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敢不自量顧魏人之
□□□□□又□□其所未知者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
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襄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襄州諸軍事

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
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馮翊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
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案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無民字
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集本無至字及
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
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知之不必補賛也魏公宋史本
傳云在魏都人爲立生祠即指此事然碑既立於大名不

檢何以重刻此文於畫錦堂記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
之及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馬
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云是溫公文
在元時已嵌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王廟庭西畫錦堂記
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
陰當以此時也
案碑後題銜凡三皆殘缺有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
步軍都總管又有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嘉
泰會稽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總管英宗即位避御
名改爲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
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不稱都步署至

所帶銜亦附大名河東各爲一路故蒞安撫使者循之
西門大夫廟記
佚
楊蒙撰
元祐八年癸酉秋七月尹奉檄策定武將辭衡漳遷舟於客
館里父老拜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曰西門大夫雖時祭不
乏而廟制湫陋儀像壞剝冠衣非古邑大夫王君行農而謁
焉愴然虔瞩曰淸塵尙可彷彿衡宇一何摧窳乃鳩材之餘
訪利之遺不鄰於民不迫於工增亡新敝門廡洞嚴楹藩敞
奔命服像儀一規古制尹曰彼棲栖之衍廣築室之固潔興
訖之始終故不足道獨西門君一邑之長耳生有令名死秩
祀典越歲且久鄉人敬事如在夫殺人仁人不忍也殺一人
生千萬人則殺之勞人仁人不欲也勞一時逸千萬世則勞
之是故三巫沉而浴害釋二渠疏而歲數登直氣英風揭日
月而絶萬世偉矣哉是宜記以文其辭曰

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巍
魏新厥宇兮神安斯琢諸石兮來者師舊志
案河朔訪古記西門豹廟有宋修祠碑一通則錢塘楊蒙
所撰其畧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將亂衡漳
遲舟於客館父老集琴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云西門大
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邑大夫君行農而謁焉愴然
虔瞩迺鳩工修祠云其後辭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

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巍新厥宇兮神安斯琢諸石
兮來者師是元末此碑猶存今舊志載斯文將辭衡漳而
訪古記作將亂攷正義絶流曰亂注渡橫流也與衡
漳方相符稱辭爲字形之訛矣拜堂下記作集琴堂亦微
有異蓋納新刪舊其文容或寘易也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領貴　參校梓

施換塔石額記

存正書紹聖元年九月立在丈八佛塔上

夫佛之浩聖罔極至威咸仰宇宙之間四維之中六合之內曷有莫不欽於聖者佛宣法暨出無邊無界羣氓持心演誦靡不濟拔於彼岸法教肇興建自周朝于是混沌之前我佛儀像已立在清虛廓落之外既逢乾坤必安杳冥有形之內當時未可以化像於人間後來漸誘於寰海之中微遁邇透攝於萬類之上是以風化曠遠羣刼罔收人人志敷有果有

報家家常慕獲福獲勝緣流以顯上達於刀利之聖宮既除惡際下徹於阿毗之苦處是時高明善因無不敬崇者也如顯我丈八尊佛既從衡廬而踊出之時天有不奇之祥地有無涯之瑞想當時視日而轉轉晶輝觀月而別加清朗海水澄波山青秀麗一切有情之物無不瞻仰者是以四方黎庶之家見佛所出便乃齊心助聖遠立塔殿之基欲以歸安之處須建有福之地乃可遷佛如就平坦之中千人而莫能分毫搓動若陟山亟一士而用力軋軋速進如迓山顛修成寶塔立在相州之境彊屈林縣口後年深日遠風摧雨塌乃塔門額累累有口今欲別安門額郤是相州西五十里安陽縣西龍山村人也口王隴西只於紹聖歲朱明之月因憶我佛

詰於聖谷口心就禮如禮罷所仰聖因口塔依然未有所褒乃口門額綻壞當時便發願心欲換此門額日夜兀寐速命高人去選其石且見西山炭峪及史口口遠望烟蘿遍詰峽峪如風口口無有不到似嵓嵌嶸峽樣豈有不歷忽然門到口谷覩昊兀涯瑞口方端是時只就此其匠人同謀一口口而作罷且爲塔額耳願安石以後家榮日長福氣時增養奏而冇厚重重種稼而從累顆顆六畜雙孳門清永吉願子孫世世昌昌轉願皇王常登寶殿百僚卿相郡邑官員日添高品更願九族榮顯普天下人民咸受快樂矣今以狂序其言難可竭言前意所謂兀智論幽深奧義之理了能搜源其趣願風雨順時不盡口宣者記矣

大宋紹聖元年甲戌歲季秋乙亥朔二十六甲子日換額

相州安陽縣西龍山村獨施換塔額石李用

選石兼鐫字匠人許婆村衛弁婿史安

丹青處士象村郭政同施工食交口村衆人

相州安陽縣西段村習進士郭漸撰并書

案碑末署習進士郭漸蓋宋時士人以本科應舉創以所業書名類如此者頗見諸石刻偃師金石遺文補録宋修湯王廟記結銜鄉貢三禮張宗立與此並相符矣又丹青處士象村郭政同施工食交口村衆人相州安陽縣西段村習進士郭漸撰并書案碑末署習進士郭漸蓋宋時士人以本科應舉創以所處士象村郭政据鄴乘載宋志章武管統村有象村足徵古邑名所流傳有自備方志之攷也

有隋相州天禧鎮寶山靈泉寺傳法高僧靈裕法師傳并序

存正書紹聖元年十二月立在天禧鎮

釋靈裕法師姓趙氏定州曲陽人也在幼童時每見沙門佛像必拜禮問居宇聲必加悲愴年七歲即欲捐俗父母不許遂博覽墳書及十五丁父憂苫凶哀瘠杖而後起事親篤孝編之史册服畢遂往趙郡應覺寺出家後聞慧光律師在鄴都即往從之會光已歿乃投道鬼法師授十地論及華嚴涅槃等經皆晨夜研究博尋舊解闡發新異衆翕然稱之時齊方興釋典有法上者爲僧大統學者望風嚮附惟裕專精獨立不偶倫類後法上頗欽服之裕常與諸僧共談儒教旁設講席聽者同集兩得所聞覆述句義無一遺者自是擅名鄴下遠近師附俗呼爲裕菩薩多從之受戒焉裕持性剛潔器識堅明志存遠大不屑偏授每有傳講必恭恪勤厚延請乃赴既臨講席聽者莫不肅然自持一夕布薩說戒靜影惠遠法師造泥槃經疏詳練撿覆緣此傳裕師勵聲曰惠遠讀疏言是法師因緣衆僧說戒豈是魔說遠聞而憚之自爾罔不遵奉於戒範女人尼衆莫敢面參其嚴毅如此嘗與鄴下諸法師連坐開講齊安東王婁叡拜諸僧次禮至裕前不覺恍畏流汗退詢厥由知其戒行精苦遂奉爲戒師造寶山寺以居之裕通達三乘辯對乘機前後所講科目無常時同學者或譏之裕曰此乃大士之宏規也豈拘拘於常情哉後周滅齊廢毀釋教裕乃衣斬縗冠布絰與同侶二十餘人潛遁村落轉諷儒書夜理佛經時歲饑穀貴裕乃造卜書一卷占

筮來二升而已資米者相繼裕歎曰先民有言舐密伽僧驗於今矣乃取卜書對衆焚之更以所得供饋同尼及隋興後釋教始去纓絰改襲舊儀真緇正紫五大色服正背之衣凡泰律則並不入室常服袈裟纔過其肘人或誚之法師若此將非遵譬耶師對曰君子求名小人求利亦何爽乎誚者赧然心服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畧創立講會延集名僧有詔令立僧官叔畧乃舉裕爲都統裕語叔畧曰都統之德裕德非其德都統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叔畧不聽裕遁潛游燕趙久之還居相州大慈寺開皇十一年文帝詔裕入長安令住興善寺延入宮掖與皇后獨孤氏歸敬之禮求受菩薩戒師曰手尊是萬基之主靈裕乃凡庸比邱詎敢爲師也遜辭不已方始從受未幾詔爲國統裕因辭請歸於鄴文帝許之乃命左僕射高熲右僕射楊威納言虞慶則捨管賀若弼等請寺宣旨代帝復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寶山寺御自注額改號靈泉蓋取八山之泉師之上字合以爲稱聖意欲存師名之不朽耳既還相州更住演空寺今淵明寺是也及仁壽中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以爲吉祥裕聞歎曰此相禍福兼表夫白花白樹白塔白雲豈非凶兆耶未幾果應獻后安養之徵衆始傳裕言爲信相州刺史薛胄所居堂礎變爲玉胄甚設齋慶之裕曰此乃瑞瑠耳誠之慎之宜禳禍祈福胄不從後傷諒作逆胄竟坐累流之邊裔裕之明識皆此類也裕以大業元

年終於演空　特道俗相與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裕所有經律
及詩頌雜集百餘卷行於當世嘗製寺十誥以法御徒
頗疏釋氏宗而奉之其他可知也有弟子日光寺法礪慈潤
詩惠休定國寺道昂并曇榮等皆以明律習禪一時宗匠各
有別傳以載德業云元祐八稔秋九月天禧仕人牛彥景命
余就弟敷演旬有二日乘暇領徒遊目寶山攀蘿捫石越壑
登峯矐巖隈靈龕尋林泉勝概考其名實雅符史傳至於元
勒之琬口獨師盛德徽猷頼扳衆表墻仞法力功莫大焉而
杳無支提良用慨然乃募信士郭文真率衆於寺之東南隅
峯麓之上建塔設像俾好古觀風之士瞻仰有歸矣嵗紹聖

元年十二月八日釋德殊叙并題額　習唯識論小童師慶

青

相州衛弁洞天浩宗儀刊　修塔匠人張宣
案石刻後列釋德殊叙并題額習唯識論小童師慶書傳
誠靈裕嘗與鄴下諸法師連坐閉講齊安東王婁敬拜諸
僧敬北齊書有傳敬字佛仁皇建初封東安王此傳作安
東與齊書異傳載相州刺史薛胄所居堂礎變爲玉胄喜
設齋慶之裕曰此乃琉璃耳誠之慎之宜禳禍祈福胄不
從後楊逆作逆胄竟坐累流之邊裔隋書薛胄傳漢玉諒
作亂并州云朝廷以胄懷二心鎖詣大理竟坐除名配防
嶺南道病卒蓋胄所爲詭譎觀望自貽罪戾碑乃歸於靈
裕先識亦其徒黨炫耀言之不足爲依
案碑稱靈裕還相州更住滿空寺今淨明寺也是釋德殊
當紹聖時所毀擊之寺據安陽集甲寅燈夕會淨明寺即
其地詩有聊趣淨行莊嚴地一看通衢自在燈寺蓋建於
城內臨通衢不遠

施石峽龍頭物件記

存正書崇寧二年在水冶孝親寺
相州安陽縣大同鄉新安管水冶村孝親崇福院住持賜紫
沙門□□手下正班鍾源□□□□爲有師叔僧景普□□
□□□□□□化不□安合社化緣人建立具施主如後
石潤村鄭懷男鄭存施石峽一隻

倪村任亮施龍頭一箇
南平村□人趙□□油□錢伍貫
黃口村□□哥施錢壹貫
水冶村李彥□化緣立年人□
崇寧癸未歲庚辰朔甲辰日安立記
諸多施主同共結緣
石匠衛弁安

案記分兩層上層刻記文云相州安陽縣大同鄉新安管

水冶村攷太平寰宇記安陽舊有二十七鄉今三鄉然三
鄉之名畧焉不載余檢安陽集周君墓誌有墓感化鄉之
文今又於此記得大同鄉是宋之三鄉已見其二矣新安

管水治村是宋制以鄉統管以管統村猶得倣其遺也下
層載石澗村倪村南平村黃口村並與宋志合
李智平建神亭記
存行書大觀元年四月在元林禪師碑側
安陽縣南平村信士李智平游寺覩禪師碑建立已來歷年
綿遠風日曝裂鑿座湮沒謹拾淨財命工出拔復新構亭蓋
護以永其久伏巢存亡父母得悟死生眷屬安康同登覺道
望日住持寶山靈泉寺僧福澄記南平村王氏男李智平弟
悖冲齊悅從洞天部宗儀刊
案李智平修亭蓋護寺僧福澄爲記始末如是與堯城令
見聞隨喜發菩提心法界衆生獲安樂果宋大觀元年四月

王進思碑龜趺已毀士大猶爲建置皆知古物淪棄之可
惜蓋亦好奇喜事流也予故著之以表淳風
韓跂一姪六殤子墓記
存行書大觀三年十一月在治西水治孝親寺
余弟朝散大夫紹之第三子曰俊胄字顓夫
自立之志不幸染疾年十七卒於潁州官舍紹聖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也余之第四子謝和尚第五子賀老第六子金
老第七子頑叟及余弟僖房二子皆在襁褓不育今以儀公
大葬與一姪六殤於新安祖塋之東同瘞焉大觀三年十一
月二十日朝散大夫知通利軍事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上騎都尉韓跂記
韓跂記跂見北岳題名云安陽韓跂元豐六年仲冬
知成德軍蒙城縣得普已嘗恭謁祠下今復自祁之鼓城
解官再遂瞻拜連治二邑皆獲善罷云云跂之歷官合此結
銜可以畧矣古人重其骨肉之感殤兒云殁於外無不
歸葬先塋近時有託爲偷生之說誑惑愚夫凡小兒女不
幸短折遠棄溝渠或以敝席束草捲縛虛瘞路側行道悽

感而彼昏不知安得以韓君誌殤兒之文語之使其疚心
也乎
王宣造石香鑪記
存正書政和四年季春在天禧鎮永慶寺
大宋相州安陽縣感化鄉靈泉管光巖村天禧鎮王宣今發
誠心率衆造石香鑪一座施永慶禪院伏願
皇帝萬歲　重臣千秋
同施人李氏男呂明王真王喜王仲馬文馬密陳用馬信耿
審馬万李儀李善侯進呂氏男王儀朝秀張文張口景善侯
存呂德口口口書
施佛維口頭李氏

始建永慶禪院住持講經沙門惠安

政和四年甲午歲季春上旬三日建

匠人吕昌郎善造并刻

案記前題感化鄉靈泉營光巖村天禧鎮据安陽集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葬於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之次即此所題鄉名也今得之足以證明周君之墓實在今縣西南域矣又稱靈泉管光巖村鄰乘引宋志靈泉管有光巖南今無此名殆此題光巖村也鄰乘巖作巖又多南字蓋駿文

尊勝陀羅尼經幢記

存正書宣和三年二月立在城西關北

□□相州文殊寺彌勒院管勾賜紫尼文惠□□祖先二師記祖師俗姓陳法諱懿能遷□□自六歲出家至十八歲遇同天節□經得度爲尼授具足戒師能保身寡慾少疾享壽七十三歲崇寧八年正月初十日化于本院文惠營葬於郡城西開元寺庚域度弟子五人長曰文惠次曰元悟元進元慶元通逮宣和三年歲次辛丑二月初八日文惠再具石建幢安葬聊紀歲月以待於永遠謹記

案石幢諸面皆書經文惟二面有小記尼文惠述其具石建幢之由所云祖師俗姓陳法諱懿能至十八歲遇同天節□經得度爲尼神宗以四月十日爲同天節宋制遇慶誕度僧尼類如此也宋朝事實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

以尼爲女德士寺爲宮院爲觀此記在宣和三年寺稱文殊寺彌勒院管勾賜紫尼豈徽宗之詔暫行而隨停罷故足仍後其舊與記又云葬於郡城西開元寺庚域今開元寺葬在西關西北是宋時相州之城與今並同而此幢置於開元寺之東殆後人移其故處與孝廉董花南訪得之

榮事堂記

存正書在魏公廟龕置壁間宣和四年五月立

宣和元年秋七月相州守臣韓治以疾求去詔以其子衛尉少卿肖胄爲直秘閣件代其任上曰韓氏世官於相先帝詔也若父子今□爲守□□事矣缺聖訓之□又以鼎臣使記其所以惟三朝安社稷功成身退再爲相守熙寧八年薨缺

神宗皇帝命其□子正彥□之又詔有司聽其官子若孫一人世世爲相吏□□邱缺今上皇帝□祖□父繼志念功所以褒表忠獻之□缺守相純彥去郡命王之長孫治繼之令肖胄缺侯以世而不以賢故論者譏焉缺止區區王謝轉側一偶僅有遺後缺國家於韓氏不封建而貴不割土而缺業之餘前者濟其美後者受其缺宋無極可也龜□奄有始不足缺者前有書銅之記後有醉已之文□□已缺少監鴈紫金魚袋趙鼎臣記

通直郎提點河北□□公事缺

中大夫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缺

宣和四年五月二十日立石

案記文下截漫滅今紀其要者云宣和元年秋七月相州守臣韓治以疾求去詔以其子衛尉少卿肖胄爲直秘閣往代其任東都事畧韓忠彥傳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與記州合惟官大僕與記稱衛尉少異至傳畧書徽宗時以記文証爲元年秋七月蓋足以補史闕文以記言魏公熙寧八年薨缺神宗皇帝命其口子正彥口之安陽集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稱予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卽其人也又言純彥去郡命王之長孫治繼之令肖胄口口史載子孫爲吏於相可徵如是後題少監賜紫金魚袋趙鼎臣記書體毀雄秀惜不見書者名

韓悅道墓誌蓋

存篆書無年月舊藏縣署今移置魏公祠

案誌石蓋篆文凡九字題曰宋昌黎韓悅道墓誌銘字徑三寸餘渾勁有古法據王巖叟撰魏公家傳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卽昌黎之裔也據是則韓氏著籍在安陽皆以昌黎表其郡望是悅道爲公之支屬無疑矣惟志文爲人掩沒不可知其概畧今以附於魏公之祠俾守者善護之

醉白堂記

佚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

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以無憀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輒聞而咲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以相三帝安天下宏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建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而家有鼓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廣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

而皆有後心焉滅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集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案宋刻醉白堂記久毀没今撿明人重刻者有二一在韓魏公祠此即在縣學明倫堂左龕置墻壁者也後列山人秀水尤嘉謹書其立石當萬歷二年甲戌二月

魏公生祠碑

佚

河朔訪古記公熙寧初力辭上宰再典鄉邦未平歲河北地震水災命公安撫四郡移鎮太名相人思之即公畫錦坊故口築生祠以祠公廟昔有宋中書舍人王靚所撰碑兵毀不存

魏公祠堂記

佚

河朔訪古記彰德城中府學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魚令邱郛爲撰廟記其碑今置府學儀門下

宋故常君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無年月在豐樂鎮

趙郡張口口口

度完頗熙載作養素栖其上今廢其碑尚存
案今俗呼老府街觀音閣當爲納新所見敏功堂後觀音
堂遺址明人因而修之
高僧靈裕瀼師塔銘
存正書無年月在天禧鎮
正像季運道襲宏隆徇物篤志播厥真風七財富贍五備周
道虛來實往派演不窮行爲世範德以內充天子宗事博約
成功幻翳星隕廓徹太空於戲異世不與師同
相州十方開元寺住持傳戒賜紫惠海　監寺賜紫淨展
靈泉寺主福進福撰惠安立石　師慶書
案銘稱法師爲天子宗事以靈裕碑徵之居相州大慈寺

開皇十一年文帝詔裕入長安令住興善寺延入宮掖與
皇后獨孤氏歸敬之禮求受菩薩戒即指其事塔銘石不
甚大中鐫銘爲大字效顏平原不失遺矩立石年月與靈
裕傳碑刻當同時
金
寶山寺地界記
存正書大定九年三月在寶山寺
大魏武定四年
勅賜寶山寺常住白藥石山等地土東至石門西至林慮縣
界分水嶺南至西善應村河北至水峪口河道
大齊天保元年
勅賜本寺白藥石山壹座四至依前
大隋開皇五年
勅賜寶山靈泉寺白藥石山等地土四至依前遶寺林木並
是本寺祖師墳塋之地
大金天會五年本寺僧定沖法智等把寺投拜並不曾離業
地內青苗壹頃捌拾貳畝大定四年十二月內給到戶帖
天禧鎮東菜園地并陸地計壹拾畝東至元十七郎西至
道南至道北至元十七郎
先師於地內撥地叁畝與師姪
惠安充修院地寺南白藥石山一帶斜縮灣岫不等計地
壹頃東至石羊峪西至木口嶺南至山脚北至采園峪口

山
又次西沙石地壹段計壹拾叁畝伍分東西各至隔南至
澗北至山又長峪坡沙石地壹段計地伍畝貳分東西各
至山南北各至道并其余遶寺地土又貳拾叁段計壹頃
柒拾貳畝靈柒毫
又承管王琪白石地四十畝八畝熟土納秋粟二斗物力
錢十文
寶海立文字與寶山每年出稅錢二貫
大金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三月十五日本寺住持比丘
法智立石
案地界石刻自魏齊隋金凡四代並有賜田內載四至石

山及石門水略石羊略水口嶺禁園略口山諸名蓋亦古
墟邑之可見者錄之以備方志之徵

元林禪師碑左側題字

案題字雨溜漸蝕損不可見惟一行正書題大金國甲午
歲大定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文可請步有正書徵大上人
名俱難諦審獨有游此及咸平年字

重修樂尚書廟記

佚

劉賡撰樂尚書廟碑記傳之故老墓上僧有公廟因汴水
泛溢金皇統間遂移於此見大定二十五年鄉貢進士山
邦直重修廟記

彰德府安陽縣金石錄卷七

安陽縣金石錄卷七

存正書明昌六年六月建在玄伏村

前應寨輸林文字同知制誥趙秉文撰并書題額

夫道定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俗制法
開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
而仲尼猶通祀異公有干湯而及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
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治出百王之上而教
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
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
萬芬有遺味者矣易曰感感也天感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
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祠在焉西
接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屠人張伯厚等易其
椽棟之朽折者而新之治其垣牆之毀缺者而役之廟成謁
文於僕編惟相古邑也若殷三甫之君相文王之居羑里皆
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無所出薦其神不相於

茲土也鄴都趙秉文不能遠考故以爲義無所出耳南宋金
元以來文人多而學人少往往如此獨怪金史稱秉文自
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之說也

彰德府安陽縣金石錄卷七

宋

安陽縣令伏村重修唐帝廟記　金史地理志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爲名記在六年

安陽縣令伏村重修唐帝廟記金史地理志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爲名記在六年
而府與史相符又題銜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趙秉文撰并書題額本傳載秉文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亦與碑符文內引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
之易堯爲陶唐蓋以堯爲名臨文避之惟稱論語爲傳尚
書序正義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
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
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
書也據此記亦名論語爲傳殆本於此然唐宋以來如吕
黎集燕喜亭記引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新唐書魏徵
傳引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劉貢父公是先生集
序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亦沿是稱因跋此并及之

彰德府安陽縣寶山靈泉寺複釜峯新建石塔記

存正書無年代在白藥山頂

寶山靈泉寺在彰德府西南五十里古相州地也寺之西南
里宋省入安陽縣則其地祠堯實當以此丹朱葬亦在府

一壯山名曰其石巖巖衆有碑塔在上隋帝相救大將盧通之所建也歷年久遠磚形脫落本寺住持照慶照蓁廣募緣詩置壹二里白露村朱祥申氏捐捨資財創建石塔一座三丈五尺口然一新今覆金峯重建石塔四圍東有硃砂仙影南望大河西有丈八古佛北有崆峒佛常共瞻仰口行善事敬其神孝其親忠君之道照慶徒法乘之功豈淺乎哉故書以爲記白藥山住持照貴道玉助緣缺

寶塔記四面有字皆溜浸損剥惟北面可識文云彰德府安陽縣當是金時刻石也金史地理志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治安陽天會七年仍置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仍爲府以軍爲名是記稱彰德府當明昌時或

在其後矣又稱塔爲大隋帝相救大將盧通之所建相救字殊不成文或書石人謬誤耳盧通者即豆盧通也隋書有傳通字平東高祖爲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著莒州刺史烏九尼率衆來攻通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此稱大將即擧其官也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建塔當在其時蓋已值開皇中矣豆盧復氏而此題單題盧攷舊唐書豆盧欽望傳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云云高祖以寬曾祖葬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然則豆盧得單稱盧非書文者還易爲之也又稱嘉慶二□白露村墟邑之存其名者尤可備徵如此故具書之

安陽縣金石錄卷第八

儒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保監貴　泰校梓

元

隋王廟碑

存八分書無年代在縣治東南商王廟內

前中大夫刑王朝文學樂著撰

口山安嘗缺

茲地之所謂相者其來久矣在大河之北乃唐之冀方漢之魏郡也處恒衛兩間清漳派其北大行阻其西六峯秀而明萬金通而利東西延袤幾二百里其川衍其野沃其氣候平

過遷祖而已其懷民也必能寬信其行師也必本仁義其宗勸也必慎賞罰其見德也必克宅俊至於子四窮則必推湯之惠及禽獸則必廣湯之澤此雖無明□蓋觀其人而知其政矣惜乎書無所載蓋逸書一篇秦火之而不存雖有孔壁之書李家之文皆科斗字時人無能識者故王之流風善政湮沒無聞焉文之書者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數字而已以此遺跡迨元魏置州曰相蓋取諸此也雖歷年□遠其土人思□□□德重相臺之始祖即闔閭之東殿而像之爲一方之所崇奉□□□□□□□□□□有年矣及遭申戌兵尼□火大然萬廬灰燼惟此廟□□□□存其神物護持有以致然也尋臻甫定城邑荒□其後人煙浸復顧瞻王

涧益禮教而香火之遂□之而增修前樓其門旁峻廡垣既侵既實有加於舊矣然素闕碑銘死文以識之一日同年張敏修忠傑□司倉□邦寧國安里人趙松壽之鍾門而告曰商王之廟□□之祖也不可不記向以多故未遑□□今日敢請愚□謂□幽其□□可□□□□□神也人不忘本可興也□相人□義不當□□□□□□□□□□□□□□□□□□□□日

功大祀達□□□□惟河亶殷□□□□□□□乃祖成湯上天其澤雨露汪洋世襲六百以道而長□□□□□□□□□□□其事昔書之□遭際焚□令也□□□我□人□□□□□□棟宇其像冠裳□□□血食此方□□兵焚

□□□□□□□□千□其穰□□□□優游帝鄉□□□□□□□□□書□□文章□□景燦日月煌煌□□勒石□□□□□□□甲辰□□月二十四日鉄

中州金石攷略著八分書只存其半

中州金石記樂著撰隸書在安陽碑爲商河亶甲遷於相而作也文不全其年號無攷著自題前中大夫荆王府文學晉體亦似唐人故置於此黃叔璥以爲金時物金無此官制恐非也

廉少山拔中州金石記云著自題前中大夫荆王府文學書體亦似唐人黃叔璥以爲金時人金無此官號也今考金史百官志親王府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又宣宗子傳正大元年進封守純爲荆王郡志遺舉表載著於明昌中登第而中州集又載其詩安得謂爲唐人乎此碑之刻雖不著年月以著攷之則在明昌後矣案碑自鄴乘節録仏不見全文今據碑增補雖未盡還舊觀亦尚存其概碑首題前中大夫荆王府文學樂著撰次行題□安營□蓋爲書文者名氏中州金石攷以爲樂著八分書失之不審矣碑云文之書者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數字而已以此遺跡迨元魏置州曰相蓋取諸此也攷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文帝於鄴立相州初孝文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聖皇天命所相宜曰相

州孝文帝北巡盖取內黃東南故殷墟甲骨居相所築之
城爲名也碑已佚其年月惟後有甲辰曰月二十四日字放
金史荆王宗弼傳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則
榮著爲荆王府文學當值其時依紀年逼放推之哀宗亡
後甲辰實蒙古太宗之十五年于時金亡久矣故題銜稱
前中大夫荆王府文學蓋用於此宜列入元碑之首非金
時立石也
老君觀鐘識

存正書中統四年六月在治西老君觀

案鐘識惟三方有字皆陰文第一方云皇帝萬歲安武千

秋次云彰德路功德主宣授轉運使常昔哥授轉運副使李
二人並氏而不名次云本府夫曰官魏點都中統四年八
月初一日造據元史地理志太宗四年立彰德總帥府領
衛輝懷孟二年割出衛輝以彰德爲散府領真定路此識當中統四年爲世宗建元之癸亥歲其時
鐘識在中統四年尚以猶稱爲路蓋由鑄造人仍以舊名
名之也宣授轉運使常昔哥授彰德府路轉運使常德同即其人德同字仁
后記有宣授彰德府路轉運使常德同即其人德同字仁
卿轉運副使李見太德七載韓氏新塋世德碑稱奉直大
夫前彰德路轉運副使李授象額者是也
長興禪寺鐘識

存正書中統四年八月在城內西北觀音堂

來鐘識陰文上鑄皇帝萬歲宰臣千秋八大字下爲八方
文云彰德府在城十方長興禪寺首座僧覺布提點僧惠
洪化緣僧淨口同化緣僧惠口住持傳法嗣祖沙門福會
都功德主宣差達魯花赤扛右伯娘子也口匠人口口口
中統四年八月初一日元史地理志元太宗四年立彰德
總帥府領衛輝二州憲宗二年割出衛輝以彰德爲散府
屬真定路此識當中統四年爲世宗建元之癸亥歲其時
彰德爲散府故云彰德府也宣差達魯花赤不言府縣蓋
承上府言之即爲府達魯花赤百官志文散官由一品至
五品爲宣授散府達魯花赤秩正四品當稱宣授而云宣
差當是地方長官有此宣差之文也
叔塑東嶽行宮二聖后記

存正書中統五年七月立在治城南東嶽廟後殿壁上

神鉦胡祇遹書

昔周豐有言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無它其處所使然殆可知已是廟也
東嶽天齊仁聖帝之行宮固當尊其廟見聳其瞻視使人起
敬起愛此則正殿雖存而墻宇半摧玉座雖有而階砌已壞
惟餘聖帝一尊而已一日宣授彰德路都轉運使常公仁卿
同夫人劉氏來謁是廟下車焚香再拜口口口口口口人劉
氏慨然有興修之志乃相謂曰既有口口口口有聖后退而
歷代碑誌叢書　安陽縣金石錄果有二后一曰叔明皇后一曰太皇后卽曰命高

宇待詔創添左右皇后二侍從六因而增修聖帝之像儼然人望而敬之又爲起建華臺補完墻宇加之丹雘窓戸凡事一新是歲饑饉相仍百物踴貴其粧塑價直暨人功食用約遺白金百有餘兩了無難色意者使相人歲時奉祀以爲祈禱之地可謂仁於用心亦賢矣夫梨莊老人劉景申于是乎作記

宣授彰德府路轉運使常德同夫人劉氏中統五年七月

朔立石

案記石中微有斷文前列神鉦胡祇遹書後列梨莊老人劉景申記祇遹見元史其字紹開此云神鉦蓋別號也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爲中書詳定官

碑立於中統五年祇遹已有官階而置之不書雅量非常矣碑述轉運使常德同賢夫人劉氏塑像始末文無可紀書體頗遒緊老蒼董化南親訪得之

三泉福勝禪院僧禮師塔銘

存正書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在三泉寺

承事郎國子博士高昌訓撰并書

口口衙籙額

洹水西山之陽曰三泉劍峯諸峯左右映帶正與寶山相直中有梵宮名福勝第一代文侃實住持之師乃澤州晉城賀掾店傳氏子生有宿緣總角時捨兒聚戲輒作禮佛誦經狀覩董血郎惡之白其家禮裕州寶泉出下妙覺寺住山師慧諸明徹飽習經論讀林敬服九齡受具足戒汴梁亡北渡河挂錫廣平之安樂寺始明禪理遂參松溪老經參雲門下洪濟老時洞林秀老在成安興化寺廼往參焉昏不合甚契問彰德天寧寺南堂顯和尚機鋒雷霆徑往問道南堂又曰何所來何自曰興化曰興然一句如何師大笑南堂又曰何師機求針芥既投心地開朗學得來師曰不從千聖得豈假萬機求針芥既投心地開朗堂拈香出世傳道曰廣相州三泉普爲名刹然未知何代所建兵燼來鞠爲墟矣惟前殿後堂欹傾踈鋪於荆榛瓦礫之中幾爲頹圮寺監慶乃請師主澧曰經月營葺不三數歲向之催敗者煥然一新齋廊庖爼之所咸法而備於是朝鐘莫鼓講席駢闐恒不下三

十餘輩師談演妙道諄諄無倦故四方來者樂從之遊無何開州崇福寺智監聞師之風具疏敦請既至荒疏寂寥無以供衆養欲爲置恒產力弗能勝忽一老人持白金二百緡來施亦不通姓字師喜受不辭曰吾願足矣遂買田五百畝入謂陰相然無何師退席復歸三泉將終身焉晨起鳩門徒告曰死生常理吾自知之昨夢神人召我入火宮之句實命統建元筆書頌而化故末後有請我三泉入火宮之句實命統建元八月八日也壽五十有八夏臘三十餘載茶毗之際牙齒不灰舍利尤異襲祖弟子了和以至元廿八年三月廿五日建塔於南平岡之首且來乞紀師之行爲作銘曰

隻履西歸分流五派叢林滋蕃遍于方界千百餘年家風寂

在臨濟一支於今爲最咄哉此雄出來提怪吹毛利劍批風
迸快持靜深山重首漸大隨緣設箇官家儘輔做箇道場有
何妨礙掘手便行擲下皮袋動破真空更出真外白塔巍巍
羣山映帶陵谷變遷靈骨無壞

大元二十九年三月十有五日住持林翠了和了爨了然法
孫普周普圓等立石

安陽李讓李郁鐫

案碑前題承事郎國子博士高書訓撰并書書訓見河朔
訪古記韓魏公國朝重建廟碑一通晉州判官高書訓撰
高公太原人官至國子博士故尚書高鳴雄飛子也此碑
題有國子博士正與納新所記合

長興寺小鐘識

存正書至元三十年十月在治西北觀音堂供几上

案鐘識陰文云臨安府富陽縣長受鄉第四保龍掛西杜
君住男口人妻口十口口五方口一个彰德府長興寺報
父母恩至元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元史地理志杭州路宋
高宗南渡都之爲臨安府至元十三年平江南立兩浙都
督府又改爲安撫司十五年改爲杭州路總管府二十一
年自揚州遷江淮行省來治於杭改曰江浙行省蓋世祖
是舉與史同結銜稱彰德路是彰德既廢爲府於時又陞
爲路地理志至元二年復立彰德總管府領懷孟衛輝四
州四年又割出懷孟衛輝仍立總管以林慮升爲林州復
立輔岩縣隸之是也最末書年以甲午冠至元之上是爲
世祖三十一年七月成宗猶未改元故以歲名加於年號

存正書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在東月城

案鐘識彰德路天慶宮香爐安陽縣口冶北鎮冶牛珠焦
景賢積善李模焦德顏悚謹鑄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十五
日付與造鐘既存置

閻帝廟蓋元天慶宮遺址即在此矣冶上空字當爲銅字
老君觀寶鐘識

存正書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在老君觀

案鐘識云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
軍奧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也里不花等伏
爲天色元旱苗稼焦枯低就本府西關上清正一宮祈雨
累次感應口施寶鐘以伸答謝時甲午至元仲秋吉日行

符純靜抱一口眞人交吏口口原人付政元史百官志諸
路總管府至元初置上中下三等上路十年定十萬戶之上者爲上路十
萬戶之下者爲下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戶亦爲上路
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二員並正三品兼管
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奧魯亦江北之制如此云兼諸軍奧魯亦彰德路爲下而設官與上
路悉同蓋以地居衝要也是彰德既廢爲府於時又陞
爲路地理志至元二年復立彰德總管府領懷孟衛輝四
州四年又割出懷孟衛輝仍立總管以林慮升爲林州復
立輔岩縣隸之是也最末書年以甲午冠至元之上是爲
世祖三十一年七月成宗猶未改元故以歲名加於年號

上蓋變例也

秦城起宅記碑

存正書元貞二年四月在治西北觀音堂塔上

案碑石二尺餘陽面書天地日月國王父母八大字陰面有秦城起宅記後書元貞二年四月日吳淵刊魏齊間造像名多以師僧與君親並列此獨不蹈其習碑既云宅記像名多以師僧與君親並列此獨不蹈其習碑既云宅記宜寘之宅中未驗何時轉移塔上殆士人便附於此賴以不致殘毀亦一幸也

韓魏王新廟碑

存正書大德二年十一月立在城東南魏公祠

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高書

訓撰并書篆

賢王疆理西域食邑於相迺命大臣冥只吉台氏系興吉剌貴族也其子懷達襲爵懷達沒嘉議襲之嘉議讓其叔太中而陞侍御史太中公莊職數年政平訟簡風俗恬熙吏習廉畏民樂生活禱交之事多所興舉一日詢諸耆宿曰韓忠獻以司徒判相三舉其鄉澤被助民固已厚矣嘗聞聰明正直死當爲神能護一方故聖王之制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太災能捍大患者載在典秩咸得廟祀報本之情於斯可見歟至於諷慈壽遷政此尤彌下嚴先賀朋黨祠皆斤逐獨得安然此又諸名公不及遂甚烏虖王去世二百餘年名聲益彰功愈光民愈不能忘太中公自懷達凡四世幾六十載

已戌戌冬廟告成太中公命走紀始末愧淺無容再拜謹曰歐陽司馬二公之說蓋嘗端明之字光徽萬丈照映千古太山北斗仰誰及必復撰述當求名筆走口人庸贅語雖然敢不謹歲月敢不惟命是聽或者難曰稱王非禮也出於徽手安取濃是大不然徽雖失政王何與乎追封公論也徽亦何與焉王之勳業兒童皂隸其孰弗知初論儻異同必未免詰難之汙既公且正是以書之於衆世莫得而議寧可以徽宗少

世豈易量哉其財幣之敷工役之計細務也不重云始筆興
建之原仍作歌以脩祀王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上世葬安陽
之西俗呼爲上下墳其辭曰
望太行兮巖巖漳水兮湟湟鄴元氣兮久祕藏維降神兮
生忠良兌與一代兮爲禎祥輔周朝兮日月光三衣錦兮榮
故鄉脩騎鯨兮歸帝旁賜衣冠兮宅之陽澤流後世兮奚能
忘繫太中兮民之綱建廟祠堂故基兮設儀像乎中央俾王
功業兮閣然而日章芝室兮椒房桂爲棼棁兮蘭爲棟梁芰
荷衣兮芙蓉裳蘭有秀兮菊有芳鑒之格兮風露凉月皎潔
兮雲飄揚牙旗肅兮旄張鐃鼓嘲嘲兮鸞鳳翔覽九州兮
遊八荒擁侍從兮皇皇搖瑽珮兮鏘鏘屈新廟兮敞我觴觥
丹兮集黃鵠肥腯兮羞聲香佑我邦家兮庶護一方雨暘時
若兮豐年穰穰願公子孫兮世世其昌

提控案牘往昭　將仕佐郎知事王宗閔　從仕郎經歷
馮傑
承德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兼管本路諸軍奧魯李鑑
奉議大夫同知彰德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祖
福
少中大夫彰德路總管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內勸
農事張祐
太中大夫彰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本路諸軍奧魯
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也里不花

元大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立石監造官錄判張文舉
府吏馮敏　縣吏張從簡
安陽李讓張珪刊字
案碑前題銜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高書訓撰并書篆書訓高文忠之予鄴乘引舊志
文忠子易訓書訓詩訓皆知名今見於碑者此其一也文
去賢王寵理西域食邑於相廼命大臣冥只吉台氏係閥
吉剌貴族也其子懷達襲爵懷達沒嘉議襲之嘉議讓其
叔太中公而陞侍御史太中公蒞職數年卽彰德路總管
府達魯花赤也里不花也不花元史無傳故其先襲爵亦
不可攷至所謂賢王食邑於相者竟莫知爲何王矣記言
魏公追封王出於徽手宋史本傳致和五年追論定策功

加封魏郡王是也後列提控案牘任昭將仕佐郎知事王
宗閔從仕郎經歷馮保承德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兼管
本路諸軍奧魯李鑑奉議大夫同知彰德路總管府事兼
管本路諸軍奧魯祖福少中大夫彰德路總管兼管本路
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張祐總管府官及其屬略見
於此惟提控案牘元史百官志諸路總管府設提控案牘一員然大德二年碑尚稱路則又
非散府矣
韓魏王新廟碑陰
存正書
彰德路各州司縣官吏耆老人等

施石柱少中大夫順德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奚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郭儀
施禮府吏完顏從益謝輔田伯耕張秉恭張英張易李居簡
開爵馮亮鄭彝周彬鄭惟英徐敬郭邦彥府典吏孫士宏曾
致遠
林州達魯花赤訥海州判謝瑞吏目蓋信司吏賈謙張遜張
起史益蕭璧王從周
安陽縣縣丞郭惠吉縣尉李榮典史李允中司吏
鄭時中夏誠德孫思恭趙明德魏思忠
湯陰縣達魯花赤鎖驢縣尹邵惟禎主簿朱口文縣尉闕闕
女典史任珪司吏牛近仁邢毅張忠政陳元用宋讓
匠都作頭李用
天慶官提點劉志林下院口口女冠口王守真門弟看廟侯
守璽

臨漳縣達魯花赤及安陽湯陰臨漳各官吏元史地
郁司吏孫厚朱祥何松張克敏李友諒
錄事司錄事王世舉錄判張文紀典史任楫司吏張瑞程翼
理志至元四年割田懷孟衛輝仍立總管以林慮升為林
馬相祖王孝祖
州今碑所書林州是也然碑題彰德路各司州縣官吏耆
站赤所提領口祐亢均李進
老人等又附順德路總管郭儀一人當因其施石柱義不
崇盈倉大使忙哥撒兒副使劉源
可沒故為書之碑又載站赤所提領崇盈倉大使錄事司
安陽銅冶焦社長郭衮焦德楊榮杜茂孫濟李口趙口王張
儒學教諭元史兵志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其官有提領
謙宋社長鮑仲王通支口薛時舉張楫韓璧南王村社長趙
與此同惟百官志不見崇盈倉名據鄒乘載崇盈倉在府
德韓進
治東北是明亦因元舊制設倉此當城內所置即志所謂
施赤植朝官村提領張口張昭石井徐安東流寺李義李順
總管府有倉大使一員是也若志載河倉一十有七洪門
高村申仲通北蘇度吳珣王和蓋村柴福將村黃用宋興宋

爺下即載伏恩又諸綱內亦有安陽是伏恩倉屬安陽今
城東南伏恩村距衛河僅三里伏恩倉以村爲名而府縣
志失録殆亦踈矣碑後載銅冶艾口南王村朝官村石井
東流寺高村北蘇度蓋村將村麻水村東賈店高平村孫
平村邵村諸名今並同

聖旨碑

存正書在府西關白龍王廟大德三年五月

長生天底氣力裏皇帝聖旨道與隨州城縣鎮村寨達魯花
赤每大小官員每去的來的使臣每已先底聖旨裏脫因也
里克温先生答失蠻不揀那箇大小差發休着者天根底禱
告祈福祝願者道來的聖旨躰例裏彰德府咱每的上清正
一宮有的孛大帥爲頭先生每根前大上老君的道子休別
了者告天與咱每祝願祈福者爲這般上頭把着行踏的聖

旨與來這先生每的宮觀房子裏是他每的使臣休下者鋪
頭口祇應休要者地稅商稅休與者這的每田地水土不揀
是麼東西揀那呵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這的每休道有御寶
聖旨道呵俺每聖旨根底別箇底沒躰例勾當休做者做呵
更不怕那甚麼聖旨俺每的猴兒年六月十四日開平府有
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城子裏的達魯
花赤每根底管軍的官人每根的管民的官人每根的軍人
每根的過往使臣每根的民戶根的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
帝聆字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蠻每除地稅
商稅不揀甚麼休當者告天祝福與者莫道來如今依先聖

旨躰例裏除地稅商稅外不揀甚麼差發休交當者告天祈福與者莫道彰德府有的上清正一宮洞淵普濟廣德真人正一清的徒弟通玄大師文德圭把着行的聖旨與來這的每宮觀裏房子裏使臣休下者鋪馬祇應休當者地土園菓水碾解典庫浴房不揀甚麼休奪要者這先生每有聖旨莫道沒躰例的事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麼聖旨猴兒年七月二十八日上都行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的軍人每根的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的來往的使臣每根的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聆宥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克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告天祈福者莫道來如今依先

聖旨躰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告天祈福者麼道這彰德府有的救賜大上清正一宮洞淵普濟廣德真人文德圭崇真源道玄應法師太一嗣師劉道真根的執把行的聖旨與來這的每宮觀殿宇裏他每房舍裏休下者鋪馬祇應休與者田産池沼水土園林碾磨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強行奪要者這的每邽道俺有聖旨莫道無躰例勾當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麼聖旨俺的鷄兒年二月初一日柳林裏有時分寫來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鑄金象物古圖不若之歐縕藻薦芬上有克誠之享口爾光口演道通妙法師本宗三代宗師太一嗣師劉道真口標霞宇召應颸車行乎世神之淵衷祀復漢

家之裁典姑射所居無疵癘潔園之語可徵壺翁以術役鬼神玉府之符斯驗灼著祈禳之效允惟衆庶所推雨暘屢應於零壇祆異莫逃於犀燭正一五雷之法自南土既克闡於芳猷太一五福之位蒞中央尚丕承於靈貺特須異數庸進仙階賜號演道妙應之一真人本宗三代宗師玉太一祀事如故主者施行

大德三年五月　日

案碑分四層第一層猴兒年六月聖旨二層猴兒年七月聖旨三層鷄兒年二月聖旨皆以國語製文使於通俗行之元史泰定紀詔曰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者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甚麼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須

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
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
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裏大位次裏坐
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正與此碑相類
是即位建元之詔尚如此矣放元令式者當知其用意之
存也四層稱大一嗣師劉道真行孚世祖之淵衷祀復漢
家之毖典云云元史釋老傳大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
抱珍傳大一三元法籙之術因丕其教曰大一四傳而至
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
旨留居宮邸以老講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
年建大一宮於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禮祀六丁以

繼太保劉秉忠之術此碑稱大一嗣師劉道真亦其徒黨
也又云祀復漢家之毖典即指太一祠事而史皆佚之不
書碑在今西關白龍王廟墻西据所載爲上清正一宮蓋
元之遺址世人久無知之遂致方志踈漏可嘅也

安陽重修漢尚書欒公廟記

存正書大德五年十一月立在縣東伏恩村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賡撰并書
承務郎太常寺丞李元禮篆額

欒尚書巳者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縣嘗隸相州後還魏郡
公墓在安陽之伏恩里故復爲相人焉公生於斯長於斯其
歿也葬於斯千載而下尚能興雲致雨福惠鄉里凡賢哲之

於四方固無越肥秦瘠之間揆之以理大去齊則接淅而行
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則知公神游故國裴回而不忍訣者
昭昭矣矧今之畎畝乃昔人之耕稼今之遺民乃昔人之子
孫苗裔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宜乎邦之人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也公之出處語默范蔚宗東漢書泉神僊傳具載其事然
而能治廬山之鬼於呼吸之間而不能已憲陵侵毀小人墳
墓禁錮廿餘年能滅成都之火於數千里之外而不能理寰
武陳蕃之冤於咫尺之間竟自罹其禍嗚呼公之所能者德
勝妖也公之所不能者天也不然廷尉之獄何其逼耶當桓
靈之際閹豎擅政於中儉人用事於外舉朝之人不附於此
則陷於彼士大夫中立不倚者幾何人斯其憂國愛君殺身

以成仁有如公者蓋歷歷可數也傳之故老墓上舊有公廟
邑人事之惟謹飲食必祭水旱癘疫必禱禱之輒捷如影響
廟因河水泛溢金皇統間遂移於此見於大定廿五年鄉貢
進士山邦直重修廟記歲月滋久棟宇是傾象設僅存風雨
弗庇里人耆老相與合謀而營葺之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剏
廡杨墁之工亦各獻其技昭其儉也顧舊貫之雖仍撤而新
之與改作而何異落成於大德三年之春廟當有記謹其始
本祝集賢慥以鄉人之意屬慶以爲言故援翰而不辭焉曰暘
曰暘曰雨曰雨年屢豐穰物無疵厲則神之庇蔭一方者亦
可以爲至矣而神之望於人者豈特牲醪香火具而已哉力
田則有秋脩游閒惰口不給其於仰事俯畜之際可不慎歟

脾望之間動靜交養則神之所以爲神人之所以事於神者
庶有既乎又明年春三月望日記

大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建　安陽李郁刊

康少山按後漢書巴內黃人學覽經典爲佳陽太守定禮
制興學校李固荐巴治迹徵守光祿與杜喬周舉等八人
行郡邑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豫章郡多山川鬼怪巴敭
理姦巫百姓以安會憲陵壞人冢墓巴上疏切諫坐下獄
抵罪還家二十年靈帝卽位陳蕃竇武被誅巴訟其冤帝
怒付廷尉自殺章懷注引神仙傳巴治廬山廟黃父鬼及
正朝大夫會噪酒止巴郡火皆荒誕不足信也巴非邑人
故不志於人物而附見於此劉慶孚熙載洛水人有文名

當時大製作皆出其手元史有傳

案碑前題銜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
賡撰并書承務郎太常寺丞李元禮篆額元史本傳賡大
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
陞學士此碑立於大德五年書官與史符惟朝列大夫同
知制誥傳亦畧之不書碑載欒尚書魏郡內黃人也縣嘗
隸相州後還魏郡公墓在安陽之伏恩里攷內黃還魏郡
宋時割隸元因之故碑云然又言傳之故老墓上舊有公
廟廟因河水泛溢金皇統間遂移於此見大定廿五年鄉
貢進士山邦直重修廟記內黃縣志漢欒巴廟舊在家西
金大定二十五年重修進士山邦直記後爲雷擊立與碑

符

韓氏新塋世德之碑

存正書大德七載九月立在縣東南伏恩村

太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胡祇遹撰

奉直大夫前彰德路轉運副使李挨篆額

承事郎太常博士男胡持書

韓之賜姓命氏有國有家見於詩於春秋於司馬史記子孫
或晦或顯代不乏人遭秦井田既廢封建亦判罷賢望之後
同列編民離鄉去國譜世系族墳廬良法階亡散處四方流

落異域故莫考其世次宣武將軍中衛千戶韓進狀其考妣
之德業請銘墓碑韓氏世爲太康方城人完顏金亡避亂求
安北渡河遂占籍相之安陽伏恩宣武之考諱成妣朱氏朱
亡娶其妹生男七人曰興進舉冲惠忠璋今所存者進忠兩
人耳進卽宣武公也孫男七人德榮德祿鵬飛德温德恭德
元女孫十人成隱德不耀孝悌力田終其身進結髮從軍隸
本路元帥李侯帳下以材勇爲百夫長攻釣漁下襄鄧破坦
賊屢以戰功受錦衣寶鞍之賜仍得扳都之美名至元四年
隸屬武衛出則先驅清道春水秋山入則守護門關修完城
郭首尾服勞考七年至元十一年九月樞府劄口管鎮襄樊
歸附新軍是月拜命同石丞洪公取日本奪敵旗馬鉦鼓以
功北京行省咨保於樞府樞府授以北京等路新簽洪軍二
百名半口告身一通月俸十七貫文十五年正月勅牒

拜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月俸有加十六年陞武畧將軍明年
八年宣命武義將軍月俸有加又明年陞武德將軍佩金符
復征日本不妨本職充行省都鎮撫兼提舉帳前總戎旗鼓
司事大德三年十月欽授恩命遷宣武將軍職事如故公孝
思追遠自謂以騎射起舉得至今日皆父母怙恃誨道之恩
欲報罔極七年秋卜葬考妣於清河之西域阡陌不可無旌
紀銘曰
集德在身弗仕弗耀天道昭昭以福酬報其報維何有子克
孝其孝維何宣武是蹈扈從勤勞雪衣霜帽衛侍謹恪雨牙
風轟公不及私貞不改操彤弓金符功賞加懋起宗榮親人
莫能到生事愛敬沒葬豐茂來裔如林是則是效

大德七載秋九月七日宣武將軍中衛千戶進忠等立石

案碑前結銜太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胡祗遹
撰奉直大夫前彰德路轉運副使李探篆額承事郎太常
博士男胡持書元史列傳祗遹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召拜
翰林學士不起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與碑合子持
太常博士亦與碑符惟祗遹階太中大夫子持階承務郎
傳畧之不書碑約述成隱德不耀孝悌力田終其身而載
其子進歷官戰功獨詳蓋進初以材勇爲百夫長拜忠顯
校尉管軍總把陞武畧將軍宣命武義將軍陞武德將軍
充行省都鎮撫兼提舉帳前總戎旗鼓司事遷宣武將軍
云云元史不爲立傳故據其事書之碑云至元十一年九月

樞府劄口管鎮襄樊歸附新軍是月拜命同右丞洪公取
日本奪敵旗馬鉦鼓以功北京行省咨保於樞府授以北
京等路新附洪軍二百二十名改右丞洪公爲福源第二
子俊哥小字茶邱元史有傳至元十一年八月授東征右
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
對馬一岐宣鑾等島碑所指即其事但碑言九月與傳作
八月異外國傳十一年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八共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是又以七月
始出征十月即罷師矣宜以碑爲正若進屢以戰功得拔
都之美名據輟耕錄漢人賜名拔都者惟文忠武王與太
師張獻武洪範及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據此則進亦漢

人賜名拔都陶氏蓋檢不及此矣祗遹本傳至元三十年
卒此碑猶述進大德三年十月欽授恩命蓋僞托以爲重
非祗遹撰也又碑前云破坦賊坦即李璮蓋借用之

韓氏世德碑陰

存正書

祖母朱氏

高祖　曾祖　祖父韓成

祖母朱氏

劉氏　妹連哥

胡氏一子身故姐姐普哥婿王郎

陳氏一子來住姐姐雪哥

次子身故

次子丑　次妻孫氏女嬌孫

韓進王氏長子鵬飛金氏一女丑哥

王氏次子柏壽魏氏一子纘子女貴哥

金氏二子德讓金氏一子口口

次子德元陳氏一子張口

次子松壽

張氏一子馬住

三姐春兒婿張郎　次子六兒

二姐丑兒婿高郎

大姐巧兒婿王郎

韓興鄭氏一子口祿王氏故

次妻胡氏三子一女長子口口　次子都林

女　奴兒

韓口恨氏一子德温一子一女口兒女口

韓畏陶氏一子德榮王氏二女二奴馬頭

妹連兒婿王郎

韓璋　身故

王氏妹宜哥婿李口

王氏一子口兒女針姑

長子口兒

韓忠張氏三子德恭司氏三子次子猶兒

次子身故

次子身故妹陳奴婿王郎

韓冲　身故

案碑陰載韓氏凡五世高曾皆闕名書子女并及其婿蓋

牽連之文非譜例所宜也自系牒不明浸傳數世子孫皆

莫攷其先使知以鐫之墓碑之後猶愈於闕然不講則韓

氏碑陰可法已

漁莊記

存行書大德十年閏正月舊藏監生孫納家今移置縣學

漁莊吾雲卿摠管韓侯之別墅也去太行東麓三舍洹水界

其下號萬金渠折北而東抵相十里而近切東涘百許武卽

其地也其西北諸峯絶巘橫亘天表如萬馬注波而下下視

岡巒聯絡一起一伏若拱若侍林樾邃蔚一重一掩若擁若

衛朝曦夕霏陰晴晦明百態皇露顧揖不暇望銅雀之廢臺

則知魏武徙都之謀覩韓陵之戰場則見高歡必爭之地懷

魏文貞則故笏不復見思韓忠獻則書錦非所誇凡接於耳

目者皆會於心不越衽席可上而盡也相之勝於是爲最比

侯走書京師謂儼曰我汲縣府君買田洹上爲菟裘計願未

之遂齋志以歿從益無以繫官於朝乃弗克講仰惟治命曰

夕往來於心未始少置今兹幸茲幸若弛擔歸守桑梓始獲作我

攸宇周垣於外築之登登架屋其中植之亭亭面山有軒曰

溪有亭曰雲在簷激波在楹佳花珍木錯紅峙青種秫而釀

不乏釣鮮而食足供客至則退職俯眺神曠意怡翫詠賡酬
挽不聽去間與漁蓬樵笠杖履相尋魚鳥欣然口適其樂因
題曰漁莊夫勝不自勝因人而著實先人之山迨今三十
餘年始克卒成先志不孝孰甚焉先人生雖不獲遂其初心
而神靈昭昭其必遨遊於此亦少慰於九原矣予其爲我識
厥事嚴曰世之不仕者謂仕爲妄爲躁爲貪名爲狗利爲觸
禍機爲履危地不若不仕之清也仕者謂不仕爲隘爲口爲
欺世盜名爲索隱行怪爲少室索價爲終南捷徑不若仕之
任也嚴謂彼此相詆皆非也蓋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當
出而出萬鍾非泰也當處而處一瓢非憊也可去則去浩然
歸也可就則就幡然改也顧無可無不可要亦有時中之義

存焉耳彼錮林泉者能德而不能返梧軒裳者知進而不知
退尚奚足語此哉予雅知侯殆十五六年揚歷臺省爵爲時
棟不媿寧不突梯審諤諤一節不回於以見其立朝之剛
豈不仕耶及西曹投簪而歸前年除廣平牧去年改樞府判
俄又拜奉常卿一不就方退藏於密願爲烟波主人若將終
身焉於以見其勇退之決豈仕者耶非卓然有定見動而時
中者能至是耶視鄴之規規執一之說宵壤矣儼特以侯善
繼其志爲達孝乃作記以告夫未知者仍系以詞使漁郎鼓
枻而歌歌詞曰
太行西峙兮洹之上洹東繞兮屋之下有美人兮相羊脫纓
盧兮解組木石兮吾隣鷗鳥兮吾伍抱明月兮擁青覽攀朝
嵐兮捫夕霧顧望音兮何許杜若洲兮蘭者耶寥廓之寓鴻
鵠者其奚慕悲世網之挂士兮綴者輒取夢中流兮風
湧幸出險兮猶怖羌逍遥與世絶兮矧信美又吾皇畀予以
終焉兮曰惟我府君之卜墅緊口草木其勿翦兮尚無望先
德封殖之所

大德十禩蒼龍丙午閏正月中澣北山陳儼記吳興趙孟頫
書

安陽學郁模刻

中州金石記漁莊記大德十年閏正月立陳儼撰趙孟頫
行書在安陽碑云吾雲卿總管韓侯之別墅也去太行東
麓三舍洹水界其下號萬金渠折北而東抵相十里而近

切東涘百許步即其地也云洹云洹水今名安陽河萬金渠在
安陽西北二十里洹出寶山經府城西分注東南溉田世
傳魏武所開又云其利可抵萬金故以名也予按鄴故多
水利自西門豹始隋唐宋元則因之其在安陽內黃湯陰
臨漳武安林縣涉縣者至今往往而有守土官其如何疏
濬裨益於民則考古之學通於政事矣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漁莊記石出土陳儼撰其文序雲卿
自述我汲縣府君買田洹上爲菟裘計願未之遂齎志以
沒從益無似繫官於朝乃弗克搆今茲幸若弛擔歸守桑
梓始獲作我攸宇迨今三十餘年始克卒成先志從益字
雲卿元史不爲立傳仁宗紀至大四年召世祖朝諸知政

務素有聲望老臣給傳詰閥同儀庶務內有參政韓從益
卽其人也亦見英宗紀至治三年授前樞密院副使吳元
珪王約集賢大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韓從益昭文館大學
士並商議中書省事然則從益以老成之重爲兩朝所眡
倚彼其先固由恬退以植其素故也記又稱從益西晉投
簪而後除廣平牧改樞府判俄又拜奉常卿並可舉以備
史遺文

康少山按記雲卿不就奉常爲煙波主人將終身矣而元
史郝天挺傳云仁宗登極雲卿與郝天挺蕭斛馳傳赴闕
同議庶政仕至昭文觀大學士封魏國公何翻然之易也
豈人世之福易得而雲山供養造物不輕以予人哉雲卿
名從益陳儼不知何許人蕘天爵元文類取其文數首亦
當時知名者兩人元史皆無傳

重修興陽院碑

存正書至大元年五月立在縣西南俗名丈八佛寺
將仕郎國子助教王彧撰并書
承事郎同知潭州路湘陰州事李槪篆

今天下都會州郡縣邑山水奇勝富麗之地盡窮其選以爲
大小梵宮可謂盛矣大者因國力小者資檀越復有釋氏能
宏其道所以大而能成其大小而能成其小惟相之安陽交
口村興陽院無國力檀越之助以小而能成其大者由佛之
力也寺之肇基未省何代臆其初必有浮圖氏之才者有云

彼陽崦之西南土脽而石潤瑋樹斐亹光彩照映有石像之
至人出地中出望而見之慄慄而懼仰而瞻之頎頎而長其
靈貺也遼聞遠邇莫嚮者奔走駭汗幅湊而竟赴之皆欲徙
置壞墮屋而居之扶持將行確乎不移屹若山立迺遏陽崦
雖道有齟齬反不勞人然念最爾一區非巍然之閣不能容
其身無曠兮之地曷能宏其閎遂掇塔以覆之其傍必有室
堂齋廚門戶之具度財役工不可勝計豈不曰以小而能成
其大由佛力焉厥後不知幾經刼火蓋可嘆也佛瀍之入中
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千百季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
益熾變乖礫爲寶坊化草萊爲金碧茲寺之廢由金季喪亂
之餘惟塔存焉曠曰持久而不能復蓋嘗有僧來主者睹無

陋圮之至無誠懇堅苦之心人不爲之感動輒自引退逮
至元癸酉里中耆舊呂義黃進等稔聞順德大開元寺誘進
二師者皆純一端懇持律嚴信道篤願請主之幸惠然肯來
二師曰吾素聞古有聖迹其福地可居義等忻然以附寺荒
田長林灌木並施以爲修廢之資二師乃樂爲勞苦不憚寒
暑荷鍤負囗薙穢斬枿掇拾瓦礫手足胼胝如是者有年學
徒稍集方議經度復以寺基卑隘爲嫌相彼塔陰乃陟其砠
土石相戴遞率其徒鑿而整之又增廣焉遂搆殿宇庖廊廡
起龍祠土地廟貌梁僧室爲庫爲齋厨爲門戶不數季而
復還舊觀加封貢焉耆舊耆耼與二師衆相謂曰覩道場之形
悕背商贊峯左瞰清洹迎遠帶石儀太行中有百崗複嶺

以瑞抱焉樹林鷗鷺煙雲滿袷翁張覆露疏豁扉啟朝嘯幽窗鏡因人勝可無韻碧石以紀焉演也知孝親蒲公上人雅與或游賢紹踵門偕來謁文余諾而爲之且檠之以銘曰

興陽地僻具勝緣古有聖跡誰其傳像自永寧文八僊至今聞人指湧泉未知肇造夫何年浮圖霄峥猶依然幾經刼火陵谷遷棟宇悉作灰飛煙誘進來嗣忍且堅果也服勞爭相先剗削嶮隘宏祇園構題雄搆相蟬聯輪焉奐焉美且鮮淑景退邇旅百千演也承事復益虔請以盛事青瑤鐫其後來者宜勉旃

功德主承事郎真定路寧城尹邢德裕

至大之元歲舍戊申五月望住持僧黃洪演立石

安陽縣金石錄卷九　十六

張楷安陽郭儀刊

案碑前列將仕郎國子助教王彧撰并書承事郎同知潭州路湘陰州事李槭篆元史地理志至元十四年立行省所屬州有湘陰此題與史符其序寺由改潭州路總管府所屬州有湘陰此題與史符其序寺由金季喪亂惟塔存焉遞至元癸酉里中耆舊吕義等延請進二師主寺興復遂成勝概癸酉歲者至元之十年也

重修興陽院碑陰

存正書

祖師弘慈博化大師廣忠

宣授彰德衛輝懷孟等路一宗僧錄圓明大師通吉祥勸緣

爭土院定慧大師權彰德衛輝懷孟等路一宗僧錄司事燦

吉祥宣尚座

宣授儲禪宮本宗提夆顯真弘教葆和大師陳道明助緣

直歲崇闢妙管妙論妙德院主普進都講洪演洪泉洪雋洪

禧洪淵勝全勝因

首座崇訟講主妙通妙徵妙安提點普誘權講洪果勝慧勝

智毋親普圓勝順

本村立請狀耆老人名下項吕義黃進吕十吕叙張仙吕九

郎張温司聚司顯郭太

林彰縣元橋吕彬録事司木匠付成天禧鎮劉泉録事司彭

化院順院主水冶孝親院祁都講滿講主喜院主

湯陰縣鶴山鎮劉提領東善應王福妻高氏西城村高源妻

安陽縣金石錄卷九　十七

黃氏水冶賣秀實申艮彧

録事司魏大夫

潞州壺關縣龍真村徐全同妻王氏東安善段進晉庄村元

祐廣

助緣花名下項張温司顯吕口男吕瓊妻趙氏黃用張信張

誠吕口吕讓吕謙吕進吕珎吕禎吕諒郭祥馬玉張進韓平

郭秀才靳德彭福聚輩大吕宅韓氏西吕三

南交口村齊鴻張百戶貟福張口馮成邵大謝成吉德善王

平吉五吳大齊三

南齊村吕熙張源李宣張瑞賈振趙英曹寬曹政王榮趙義

趙信趙瓊魏彬王珪王忠進王聚劉通李德張義張青張顏

劉海曹順王宅韓氏
東馬店趙大西流寺木匠趙博士安陽石匠
案碑陰載林彰縣林與臨古通用字最後稱西流寺木匠
趙博士据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唐同光禪師塔銘行造塔
博士宋玉名因引黃省曾吳風録謂張士誠走卒厥養皆
授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麵傭夫皆爲博士剃工爲待詔陸
容菽園雜記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
稱太保茶酒稱院使二書所記皆謂在明初蓋亦未悉其
沿於何時今以此銘稱造塔博士則當唐世呼工作人有
是名矣後唐鈞大德塔銘博士侯建鐫字造塔博士郝温

宋通利軍鍾題識後有匠人母郭氏小博士口元小博士
王在俱在明代之前据是則陸黃二君未能推稽至此予
更以此碑陰稱趙博士當至大元年亦前於明代又爲續
跋資一証也
興陽院施狀銘
存正書至大二年正月立在今俗名丈八佛寺
彰德路安陽縣交口村住人呂義等今爲本村古刹興陽院
見今房屋摧倒毀宇損壞無人修理議定請到順德大開元
寺僧普誘普進住持興工修造永遠爲主一任剃度其院並
無常住所有荒地不計畝數東至朱家嶺南至偏涼西至吉
大又西至呂叙北至寺後東西嶺中心爲界四至內土木相
連盡係捨施充爲常住修造本寺房廊用度端爲祝延皇帝

聖壽無疆佛日增暉法輪常轉各家檀越人口平安者今將
施狀故書於石以記其源耳
至元癸酉五月日立施狀人呂義黃進呂卞呂叙張仙呂泰
呂興張温司顯郭大南呂大至大二年正月日洪演立石
案施狀銘稱古刹興陽院是寺之建置已久元時土人蓋
莫攷所起今但從俗呼爲丈八佛寺浸失其實矣元史地
理志至元六年併輔岩入安陽此地名交口村即輔巖地
入安陽書之以備疆域所存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泰校梓

皇元東昌路總管府推官杜君墓碑

存正書在縣西北王裕邨延祐元年二月立

集口待制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祝愷撰

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韓從益書并題額

緱山先生以文學名海內與王鹿菴口口單公翰林每遇

則必貫穿經史論難古今是非得失尤以爲知已惟不得志

於時憂喜哀樂一發於詩止以詩傳於世既歿葬安陽君其

第三子也諱口口字榮季以家學見聞之素至元間中丞口

溪王公時任河北監司薦之御史臺爲口口口川道按察司

書史留口歲轉山東東西道考滿除濟口路口歷時歲終諸

路口官偕計口赴京師考其財穀出納之數往返煩廢皆欲

於民君建言會計有名無實徒耗廩馬物力之用因是從其

講口罷之規口改口之餘以口口口人墳墓所在口兒爲四

方之望今祔陋不稱官府宜大而新之監郡者同其議經始

數口規模宏敞匠圬精密遂爲口口口口之冠任睢州判官

口以學宮之廩祿給田二十畝以爲供贍立學校聚邑士擇

師而教之以化其俗後乃始理官之廢務吏之滯事條目以

行睢之城近於河是年水漲溢幾與城平官僚暴露城上伺

察水候吏來口曰城已有圮市民皆具舟楫以逃盡亦還第

顧其族屬君叱吏曰保城禦災吾職也口口口平不去水

亦不爲口受大名路經歷魏乃河朔重鎮屬邑賦役口口供

辦口口君職持其中爲上下倚注先已以率衆勤身以治人

故內外官賢無廢格事郡官羅米二萬石欲爲民用君以錢直下

米出納之際吏爲口橐官費甚而民得無幾不若以錢直下

於民則緣去矣上其議於戶曹口口罷書儒劉清叔年八十

嘗客於緱山一子歿二孫無力以營葬具君口口作墓葬

其父子及尹河間之吳橋先正板籍差等戶口強弱輕重一

口於是前時不任負重逋逃者聞之皆曰吾等口徑平矣多

復故業而樂爲輸焉邑民郭以地質錢於邢徙家他所數十

年而後歸其地直增百倍郭賫錢以贖邢輒冒昧曰吾已買

之何以贖爲訟於口久不得直憲司以君公廉委治其案乃

以知術得其情迹始驗邑里萬衆稱快歲十月宗室例以馳

口下於口路口當分廄飼養廄之材死力役口所率斂皆出

吏手一取其半多歸單弱下戶至是君以邑中豪富家昔之

官府所不敢加徭役者口爲修築口口趣辦貧者不知其難

皆歡聲悅服縣多大姓地連阡陌貧寡者死無所歸君爲買

地使葬其中名曰義塋原自是死者尚澤及肉骨況生者乎

民爲刻石以紀其德歲滿還家事兄尤愛敬雖杯酒棗蔬相

然相對歡如也晚年意不欲仕銓曹以例未當致仕除東昌

路總管府推官到任未幾口以疾終享年六十有八疾革有

孫侍側教戒曰吾家自高會業儒汝貧而忍讀書種子勿絕

也一子曰愚自東昌以舟載其柩歸相皇慶二年十月十四日葬於先塋之兆曾祖以上世爲覇州信安人隱德不仕祖進之及口縣山先生從金徙居河南讀書縣氏山中肄進士業口卒於芝田老入皇朝應粘口中書分聘自洛遷相遂爲相人卽壟既卜君念祖之遺柩未安負以歸葬縣山墓域初娶陳氏事舅姑孝從君宦於外惟以勤儉自將卒於濟南今合葬焉生二子曰愚爲大名教諭曰齊奴早卒再娶仙氏能諳內外族屬男孫三人曰秉彝秉鈞秉直女孫一人在室愚纏衣煢然來謁口愚口口口口口故口口有日口父銘以口於壙惟是平生一二之行無以口見墓隧詔後之子孫敢再拜以請自吾從縣山學始識榮季嘗憶在學舍君賦香篆云

石爐秋月蝸涎冷金屋春口蠹字閑坐皆口其能作詩口口類尤喜長短歌行及長年臨事強志力行遇紛冗有撥煩之能自號曰肅齋嗚呼歷口郡邑之行何其能且多也使君口二千石復何難哉惜乎所遇者止於此而已遺之以銘以慰君之有知銘曰

生有以嗣其世是爲縣山之季子歿有以歸其縣尤盡寃岑之儀禮況乎政治見稱於民材能有爲於事官雖不達於一時表此尚可百千之禩

延祐元年歲次甲寅二月乙卯朔廿九日癸未建

案碑少損蝕前題集口待制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祝愷撰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韓從益書并題額從益元史無傳見仁宗紀至大四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卒碑載其入朝應粘口中書分聘自洛遷相遂爲相人卽壟既卜君念祖之遺柩未安負以歸葬縣山墓域初娶陳氏事舅姑孝從君宦於外惟以勤儉自將卒於濟南今合葬焉生二子曰愚爲大名教諭曰齊奴早卒再娶仙氏能諳內外族屬男孫三人曰秉彝秉鈞秉直女孫一人在室愚纏衣煢然來謁口愚口口口口口故口口有日口父銘以口於壙惟是平生一二之行無以口見墓隧詔後之子孫敢再拜以請自吾從縣山學始識榮季嘗憶在學舍君賦香篆云

元安陽縣金石錄卷十　四

躰例勿當果休做者徹阿他不怕那甚麼聖旨底兒年七月二
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案碑稱元前凡五代自成吉思皇帝至曲律皇帝而止曲
律謂武宗也是碑誌建於仁宗延祐元年爲甲寅故云虎
兒年又碑上屢書西番字下曾正書西番字即帝師八思巴
所製月古台皇帝謂太宗也元史作窩濶台譯音相近即
借用之是碑見存善應村菜園而官內稱善應儲祥宮今
碑西三十餘步尚有故基井大鉄圈安置石上當即儲祥
宮舊物束旗桿用者土人不知所從來因附見之嘆遺跡
之存亡矣

大都大慶壽寺住持大司空北溪長老施錢米記

安陽縣金石錄卷十　五

存正書在城內天寧寺

惠予可嘉世之所共尚者況清爭布施回向福田其於義也
甚宜爰有大慶壽寺住持大司空北溪和尚禪門綱領僧中
範模榮膺寵渥主大慶壽者有年且口彰德路天寧禪寺爲
受業地一旦以中統鈔壹伯定白米貳伯碩奉入常住出息
爲山門普供每歲八月初四日設供飯僧用資恩有故揭斯
石以垂不朽云

至治元年八月初三日

監寺僧智理提點僧智恕立石

老傅瑣南藏卜弟子之號司空司徒佩金玉印章者前後

安陽縣金石錄卷十　六

相望此元代崇尚釋教普於西僧多假借以官號如此至
閻復撰重修釋源大白馬寺賜田功德碑云行省幸詔贈
司空鴻臚寺卿則內地僧衆並冒僧名記北溪長老施相
同矣

寒泉寺鐘識

案鐘識正書陰文在寺東廊文云大元國彰德路臨漳縣
張吕村靜居寺比丘僧崇定今發願心出已錢匠人鑄造
鐘一顆重二伯斤於本寺常住用度乞保父母妻百戶毋張
氏并及娶宅大小貴眷吉祥如意更爲三界萬靈俱沾利
樂九有四生同登覺岸靜居寺住持澄鑑大師案鼎監寺
僧洪添崇義崇榮助緣監辦功德主本村社長馮世良鑄
鐘匠人赫善輔至治二年十一月謹造據鄴乘所載宋志
臨漳永寧舊統村有張吕即此識張吕村自宋迄元猶未
改易矣

彰德路天寧寺鐘識

存正書在天寧寺大定元年正月

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主大慶壽寺住持彰德路
十方萬壽大天寧禪寺佛心普慧大禪師北溪提點智恕首
座智義智口智空監寺智理維那智才僧門智達副寺智澤
副寺智從典座洪琪直口智煥知客洪鼎錢帛德林口事洪
殿化緣僧洪望助緣銅山鎮普濟院提點善聚施錢功德主
銅山鎮孫受益王君祥王口卿程口口韓文申朱從義主敬

先張士堊熊天瑞焦仲賢張民憲胡仲實皆教授牛信甫覃
文甫王伯福王伯謙王仲和李義齋郡功德主保義校尉安
陽縣趙曾花赤怯林公艾山鎮張宣使韓用中銅山鎮王紀
元楊利甫宋寬甫男善人張士口女善人劉氏女善人何氏
女善人劉氏女善人口口鐵鐘大鑒劉文口大鑒口忠門人
杜口劉元第口口鑒工人王延太定元年正月

案鐘識榮祿大夫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主大慶壽寺住持
彰德路十方萬壽大天寧禪寺佛心普惠大禪師北溪提
點智恕元史釋老傳盛言帝師之盛其弟子之號司空司
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此稱領臨濟一宗殆於
禪師亦擅此號爵權益猥濫矣後載保義校尉安陽縣達

魯花赤怯林公艾山鎮銅山鎮皆足補前縣志所遺又稱
鑄鐵鐘太鑒及鑒工人并以鑒作監泰定作太定通用字
也

白龍潭廟碑

佚致和元年六月舊在潘流村

王博文撰書

距城西南二十里潘流村有白龍潭者蔵洞嚴然其水不經
見其誅不得而攷焉蓋山泉細溜滙為潭潭伏匯而為潭靑也
故老相傳中有神物居之頃年旱禱有禱輒應泰定丙寅燕
人馬合謀來守是邦德化昭昭民物熙熙越明年丁卯秋旱
禱而果雨遂割俸金一新廟貌所以答神貺也又明年戊辰

守敬和改元正月不雨至六月寒陽肆凶炎無完穉罹旱之
禾日就焦槁太守有憂之躬率僚屬絕齋素祈告諸祠越五日僉判侯公思明乃諗於衆曰彼潘流龍
恩徧告諸祠者襄因旱請不旋踵而雨應今茲旱虐滋甚公等何待而
不往禱焉且歲事不登饑饉洊至司民牧者為之奈何祈禱
救荒固下策也雖然書不云乎至誠感神第恐吾人不能盡
其誠耳吾其往焉幕僚知事王德暉照磨汲宗黯實佐其行
協共乃事擇日涓潔徒步而詣所謂白龍潭者即事之始先
以絳帕羃二瓶置香案謂之請聖水得請則水滿其瓶不得
請則瓶空如故亦可以卜雨之有無於是祝與知僉肅拜無
算水幾瓶中水滿而絳帕不濡斯為靈也已既而舉水以歸

崇奉惟謹居二日陰雲四合雨乃大作槁苗洊興人心救
寧歲號小稔嗚呼龍固靈物也不有僉判等之精誠無以見
其神異僉判等固循吏也不有太守閔農憂無以盡其虔禱
之勞太守固賢二千石不有視民如傷之心無以回天地之
和氣嗚呼盛矣哉

案碑佚今据鄰乘刪節本補入撰文及書者出王博文一
手博文見元史李治傳云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閻
元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才又皆賢王所當聘
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是博文為時所重如此而鄰乘
惟載博文魯人徙居相之清和坊號西溪從元憲宗南征
歷官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卒封魯國公謚文定其被薦舉

之美尚未悉也今都其文譜揚諸前司閱農新雨亦不滅美則其實之不泯尚汶可懷也安陽諸小村多祀白龍庋奉爲最篤然問其出或莫知之亦檢鐵圖山叢談所載相州古都都其西有隆慮名山也寺則禹禪師道場亦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爲黃龍西爲白龍所宿宅政和間適大旱安陽人禱於池既未澍於是一時爲之飛奏詔加封爵焉及我金倫下世俗不知厥繇但迎置諸東池而已一旦雲霧四合如蚓天大雷電異常有頃衆登寺樓望則黃龍拏戰而黃龍敗焉白龍乃禽迅下取了然見白龍與黃龍既讋其居故屢鬬而屢敗且山嶺將塞東池垂半突黃龍既讋其居故屢鬬而屢敗且不已其右山谷間白龍之所據則水屯於門之外波浪高

踰寺樓也毫髮不懾爲於是始悟向之大雨實白龍爲之而黃龍固其讐敵七至此競於是寺髣力爲之講解酌酒再借龍口別本缺龍字始得平白龍因收水而退矣諸復與白龍盟此地相傳以白龍致雨自茶已然故略見於此

案記稱潘流村有白龍潭舊祠蔚然其水不流云云舊祠見漢書陳勝傳閒令廵之所旁舊祠中張異吾曰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舊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舊閒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今碑所謂與顏氏合據此則國朝侯讀追王固亦閒值思有神叢與恤恩菊禪公師與讀追王固亦閒值思有神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之區也張說可依則此記所云未審也

案郭文簡續府志採此文入藝文於記末題承事郎睢陽尹郡人王博文撰此必碑舊題也蓋文簡時碑猶未理毀故得據以書實

彰德路儒學刱置雅樂重修講堂

存正書天歷二年七月立在今府學

欽惟我元以神武定天下以文德綏四海禮樂造多士故萬方郡邑皆設學校選賢徒以誨之擇明師以教之蓋學校興

化之口育材之地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自古然也自賢者觀之則以爲聖治之惠政不肖者視之則亦以爲悞時之末務自口口盛衰俱係乎賢之得喪口口之自出亦係乎學之廢興也堯舜三代賢材萃出國都閭巷莫不有學故其世口神基開於無窮矣秦滅德教焚毀詩書口戰而來角逐羣雄不數十載而七廟口毀子孫無遺以此觀之則學校之設實非細故豈坐視圮毀而不留心也耶彰德路儒學自國初尋建已來經今百有餘年其間廢而復興興而復廢者多矣莫不賴賢守者以經口之班班其名著乎人耳目不過數人焉亦何賢之艱哉於泰定間本路總管馬公口同知伯顏公判官侯公等下車之初每垂意於郡學暨升降釋奠觀樂工執

俗樂歌哇淫之聲公乃歎曰樂之所以感人心變民俗人之
邪正由之甚可以是導之乎於是召吏欲遵大典勸率諸儒
後輸私財爲倡倡衆欣和之遂□中統鈔百定餘選錢□
緡購從□□江浙不遠千里僦工□成古樂器陸拾肆件一
遵古制樂既稍備又慮講堂齋舍等欲將頹圮師生無所容
恐終廢美績又乃僚佽謨掇割俸貲□屬縣佔輸□財急
儕工匠一物必酬其直□介無侵於民□舊益新覺克重完
之六月乃請同僚□□堂本爲國家育養人材而設今既完
矣生徒若是寡衆反不若一縣□之多□吾□勸□有不至
者歟吾聞之善爲化者以善誘民而利導之□□□□□□

□凡諸生隸學者悉捐雜徒勿令與凡民等才德之優者成
秩序擢貢之既而生徒雲集增廣元額衣冠濟濟絃頌洋洋
非他年比於是教□忠及□□□□□來撫是類者如
前數公誠知務矣今之治郡者其爲國忠貞之心務崇學校
勵賢興化功不在前數公之下矣可不勒石以勸來者乎因
召諸生□□□□□之曰是學也有儲書以會其淵源抑有以
資其博識有琴瑟鐘鼓以正其八音抑有以蕩其邪心而今
而後其可以出入無□□日徒弄筆於華巧□□□□□
□以研精乎其爲師者亦可以博奕飲酒優游以日□厥職
乎抑後之爲治者亦可以不務德禮導民徒以簿書期會錢
穀出入爲政之本乎諸生宜勉勉勿替□□向學不惟獨稱

於郡守者之用心抑亦斯堂則不爲徒建也時天歷貳年孟
秋下□□日學正平璉記并書

宣武將軍彰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路諸軍奧魯總
管府達魯花赤□勸農事□兒
太中大夫彰德路總管府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
事馬合謀
奉政大夫同知彰德路總管府□□事
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侯□□
承務郎彰德路總管府推官徐□□
承事郎彰德路總管府經□王起□
從仕郎彰德路總管府知事王德輝

將仕郎彰德路總管府掾拄案牘兼照磨汲宗黯
儒學教授繆忠學正平璉　學錄賈頫立石

安陽張楷刊

案碑後列學正平璉記并書其文云泰定間本路總管馬
公同知伯顏公判官侯公聖意於郡學暨釋奠觀樂工執
俗樂歌哇淫之聲於是召吏欽遵大典勸率諸儒多輸私
財僦工成古樂器六十四件云元史閻復傳元貞元年上
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雅樂從之此雅樂起於京
師復爲之倡也暨後諸路亦設雅樂見於禮樂志延祐五
年命各路府宣聖廟置雅樂選擇習古樂師教肄生徒以
供春秋祭祀是也宜其時諸府路皆爲之奉行然據此記

在天歷二年廟學猶有執俗樂之論有司因循莫格詔令
不行可爲太息已此記所云欽遵大典當即指延祐命罷
雅樂之文平璉記其事耳
彰德路儒學脩置雅樂重修諧堂記碑陰
存正書
餘
儒學監修官吏人等
安陽縣官
承德郎安陽縣尹李□
錄事司官
從事郎錄□高章　司吏朱顯祖
□吏王□忠　利按

餘學高□敬　司書萬無黨□□□李亮
天歷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記
創建武安王廟記
存正書元統三年七月在彰德府城西北隅觀音堂
安碑字鐫刻微纖下截又剝蝕文多不屬惟首載崇寧護
國眞君據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顯靈威勇
武安英濟王此記在順宗元統初乃書崇寧護國眞君義
勇封號或順宗時又爲改易與後書建康行御史台諸路
監察御史韓□□疑是撰文者名已缺元史百官志至元
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
二十三年遷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道憲司記
所云建康行御史臺是其稱諸路監察御史亦由
至元十四年置此員然徹銀於內察院者亦以諸路別之
也後列長興禪寺住持比丘僧□德才書文太近俚稱曾
祖贈袍挑擊馬上語語近戲場有挑袍雜劇蓋早見於元
石刻如此
福會禪寺法堂壁記
佚天歷甲戌歲
魏武定開東安王婁敏爲道馮法師始卜相城迤西寶山之
麓道場一區至隋有師靈裕者請額於朝扁之曰勑建靈泉
禪寺降及北漢乾祐開緣地狹而僧衆遂分建一寺於相治

之右即其坊曰福會而寺因以名覽宋訓奎聚□星□未幾
金元繼作有釋曰法道誡傳其教寵錫紫衣至元初□□釋
廣懿傳之祖顯顯傳之法寶寶傳之智遇遇則志能以復遂
建殿宇若干楹時得臨漳尹裴珪偕其尊賓劉源者捐貲以
爲倡貲天歷甲戌歲也
紫壁記畧見於明正德重修福會寺碑所引其云魏武定
間東安王婁敏爲道馮法師始卜相城迤西寶山之麓道
場一區此寶山寺所起也又云隋有法師靈裕者請額於
朝扁之曰勑建靈泉禪寺據靈裕傳石刻裕請歸於鄴文
帝許之乃命左僕射高頻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
賀若弼等詣寺宣旨代帝復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
三百段助營寶山寺御自註額改號靈泉與此記請額於

朝合惟後趙天歷甲戌歲天歷無甲戌此爲惠宗元統二
宗也禪文轉寫易爲傳誤耳又福會禪寺北漢乾祐間始
建此寺而省通志以爲元元統建殆背橋記
彰德路創建鮪背橋記
侯後至元三年夏
許有壬撰
聖朝既平宋經畫遷適六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
焉政命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阨僻壤
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
故橋梁若道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
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
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時形
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路則今
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庳屋壞
涉尤劇都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
悍滅防齧涘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憲下淳貢
挈奔渡擠排蹴蹋斁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困肆掊斂
聚良用惡薄覆弱擯行者杭隍莫不殷慄歲一修拆民大有
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
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
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深憑之
且語之曰果成余爲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

子春淫事適於庳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
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温繼至而同知
阿藍判官毛剌直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
深水涸底難爲植跣鑿引水入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止
性盤民面勢惟兒基最綿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
年冀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蔀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爲天
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
渡故凡世之宏益於人者多若輩爲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
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爲之況而地乎惟力
乏有不及也其亦難强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爲之福
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

當爲而不能爲有爲者出尺寸地尚可斬乎相與署券入官
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材惟石之用以尺計
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岩近而易致蓋昔
庳地也鑿夙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
董其役烙其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丑三月凡四閱月而建
其幢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陲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
其長亘十五尋砥基於淵雨端礪岸中作三墩析水爲四而
鋭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
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爲刑部侍郎總
管杜公德遷適來刃其役始終悉酬之若得請歸二公率其屬
詣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

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爲也況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孑然而出儲無宿舂橐一標於荆榛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執有僧天子之向操得致之柄而反不若彼哉愚者不能謀者不爲也其或厲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搤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爲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本記天福三年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又王延

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墮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誦爲之頌曰

洹水汝汝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故爲悍隸奔騰喧隘揚爲驚濤激於堆埼俾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濟險如夷慮囿成狃曰偷安斯匪今孰忘其病而狃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爲故常膏朘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靡詢謀復同浮言譁說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堨曾不逾時橫空巖巖鱗

集楠比堅猱驟玉碗跳龍卧沙江海今而堂阼偃倭絡繹畫提夜携凡今之人盡究所適且播木周岁求其實有爲遠慮人自迂之惟恐客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成梁派岸熹善崩洹水汝汝須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宋記石久湮無存拆至正集爲補其文鎮背橋者以洹橋改名經始於至元丁丑二月明年夏始克迄功倡始者荀公凱霖集材董役則安陽縣尹趙時徹實終其成記云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我朝爲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舊五代史晉高祖本記天福三年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又王延

兔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是記所據與此合碑又云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横駛悍滅吻齧涘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滷負挈奔渡擠排蹴蹋輒溺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敛衆良用惡滯覆弱擠行者杭噢莫不股慄歲一修折民大有輸緡構之用自財二其言實深切定爲大戒予故著其語以告司土者爲民計長久非在塗飾一時歷

有賴焉

五龍廟碑

伏

中書左丞許有壬撰

龍於天地間爲物最神乾首六十四卦獨是取象其以神變不則時乘御天雲作雨施澤民乃粒功莫與京乎大裘堪與小爲蠪蟈能短能長能幽能明者神之末也管子曰龍水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則雖神物其亦擇所可依而後能神其神哉江河湖海固其家也天下之曰潭曰淑曰嚴曰洞曰池者亦必幽深僻險有水可依而後居焉茫人往往時見光怪不敢褻也而艾旱禱有禱則從而祀焉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湯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潴而後泄其龍居之湯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言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蹟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爲象設爾以其儔之屬孝子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

同知阿藍判官毛剌直嘗修其廢築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甫事請禱六月二十日甲申總管杜公德遠始下車屢惶無措曰不才之來丁旱之會又數日不雨則苗盡槁人何食賦何徵責何以逭盍走靈祠而禱諸荀公曰五龍廟効靈自昔協恭精禱神其憫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乃起是夕微雨越翌日雨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浮而興市之閉遏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訖言以寂豐凶笑蠻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神貺以達邦君之休夫龍與人異處昔闢洧淵子產以爲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吾惟其無求則子產之言是已爲天子牧守其土養其民以供其貢賦而歲將告饑人將轉

死苟可弭菑當即致其極則其能無求於龍乎且龍之托於茲水以神其神人象而祠之有年矣應捷桴鼓亦其宜也百則將不與搏土綯芻等哉抑聞之雨由乎神而亦由乎人至誠貫金石信及豚魚況龍之神人之誠有不格者乎然而龍之德不可忘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雨祠亦宜哉書其概申以迎送神曲俾祀而歌焉其詞曰

洹之水兮沖瀠洞其涘兮惟其深兼自珍兮神龍汐澤勝兮實所宮越之虐兮蘊隆虭吾田兮槁吾稼穡將捐澤兮及爾躬哀吾氓兮疲癃忍及喙兮弗充龍之怒兮奮飛豐隆前驅兮屏翳後隨騰清波兮淋漓沛爲森兮鮮厥委報祀兮孔時

令風肅兮滿旗鼓坎坎兮吹參差荷神嘉兮無期膏澤施兮不屯留其傑兮水欣欣牲之腯兮醪之醇琮深席靚兮槃焚薰享不儀物兮享以人龍之去兮逶迤墟雲氣兮氛氳歸九淵兮深藏歆大惠兮庇一方時潛飛兮則其常有扣斯應兮惟爾之臧百穀充羨兮遺秉在田龍兮龍人不爾諼

案碑久毀沒今據王正集補入至元四年夏旱甚總管杜德遠與路達魯花赤荀凱霖協謀禱雨有應爲述其事如此凱霖見王正集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凱霖字和叔擬賓慶路邵陽縣達魯花赤移彰德路臨漳縣臨漳終更後安陽遷林州達魯花赤陞泰議大夫彰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府內勸農事丙子

春卓入境則雨和叔良謂偶然而民心是悅其來也作洹
水石橋修公廨廣舍百廢具興云云德遠見至正元年儒學
雅樂記至元戊寅夏六月定興杜公由中書左司俾奉命
以總管來涖茲郡下車祇謁大成殿已乃與學官而進之
詢以祀未有樂率□□爲錠者一百有三十造八音之器
其製六十又四選儒生之妙齡俊秀者而閑習之禮行樂
舉間奏迭作鏗鏘清越既翕而繹審是則二君之爲政舉
得其要故能致誠以感於神非是恐龍不爲靈也
□元後衛親軍千戶宣武將軍蔡君墓碑并序
存正書後至元三年在城東羊沈村狄家閔院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李之紹譔

宣武將軍後衛親軍千戶上騎都尉濟陽郡伯蔡恕書
集賢院直學士朝散大夫□齋題額
□□□□□□軍千戶□□□□□□□□□□□□戊□
□□坐□而言曰其先世安陽人國初郡□□□□□戊□
諸□□祖父興□在行間□百夫長尋告缺□□□□□
□□□□至□□籍諸□策名□卒□上小念尤能伸鳥鳥
之報顧惟資飾邱壠庶或□□萬□謹□□□□如別幅幸□
先生爲文諸□□□□□□缺□□之後□□國田□□方爲
百姓□安陽不知其□從琢素銑拳勇習武事紹業未幾適
親王□令辰武皇□□□壬戌□□□□南攻閩半歲
老僧□之戰麾下殺獲居多爾後鎮襄陽狥□□五□復

思爰采冰商其懇口請其謁爾忠益擢爾業傳詔無窮
宣武將軍後衛親軍千戶上騎都尉濟陽郡伯缺
至元口口次丁丑口月缺
墓碑前列翰林口學士朝列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李
之紹譔宣武將軍後口親軍千戶上騎都尉濟陽郡伯蔡
恕書集賢院直學士朝奉大夫一齋題額書文人蔡恕卽
琛之子不稱男其又不備人塡諱乖於禮矣李之紹元史
有傳延祐四年陞朝列大夫七年召爲翰林直學士碑與
史符至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傳未之及題額者稱一齋書
號而不書名未知所謂也碑壅埋土中文多剝落有云父
興又云珠素口參勇証之元史本傳書其官位行實相符

惟碑言累口山東宣慰口傳失紀此官又言至大進武畧
將軍祥二字並爲一字是爲武宗建元之四年傳言元貞
元年進階武畧殆不審矣碑後言彰德帥怙權力擅殺帳
下將士二人以剛直忤衆或譖之曰是口外叛遠命引出
戮之公趨拜言得釋二人終身感德命其子服蔡君之喪
衰服三年本傳略此事不書珍諸子可見者尙有忠玘瑛
惟恕以襲職附見珍本傳末行題至元口口次丁丑案
前至元三年亦爲丁丑今決爲後至元四年丁丑以碑言
至大辛亥尙進階則知是碑更後於此故立石曰爲後至
元也碑在某氏家墓卽近此命役夫發土出碑拓數紙仍
爲掩置居人宜善護之

僊師武盧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錢儀吉覆　泰校梓

有旨贈口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存正書後至元四年八月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既釋機務將歸省其
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諸神
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
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板咸以奉請屬筆安陽公爲榮
於法當援吾宗充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

爲宜安陽公堅辭以爲不可乃勉敘其行實而銘之魯公諱
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
異質處羣髫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爲儁二十能
舉子業有儁譽年及受室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
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爲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
控按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
長沙稅使還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
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句承發架
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
其一二存請簡書畧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猺軼境州將
趙往檄捕府無它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

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止持狀請衆而先以賑貸民用無它
慮將士俘囚有恕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議之渠帥利所獲從
旁執爭公駁之曰寇徒脅從猶當理出主民蹂入賊衆又從
而戚襲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口驗皆免爲民口是公以
新進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口之寇
平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畧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於殍
安仁益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挺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
乃更嘗嘆共猘薦之口永永尚巫鬼里社舁土木偶相昏口
賑食共具以侈相乎民坐猘劫公泉樊侯毀淫祠數百區以
室其妄又撤其材以給蠹舍公廨倉庫之用公私便之在衡
甚衆民有越軍些爲竊攫者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

彼從盜爲亂猶貰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刑不口請併徙
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口口口口有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
擇口供佛鎖器以歸友蹤跡甚口范慚怖而返之物游徼發
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
跡其口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口亦不當錮范卒爲
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口撫州豪民有龍胡
者僞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藉計贓自口官疑有
隱索之闢地口宿用板印繼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
道處決龔厚貲祈免姻族又助其營捄已議減死公持不可
曰首寡隱多去來存本與未首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不奉
詔在京祠祿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

報得痞疾甕於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口葬以泰
定四年丁卯二月癸酉壽六有七耋以是年十一月壬午附
安陽武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貿高以上金亂矢譜祖考
隱德曠僚諱信考贅彰德湯陰因徙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
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
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封
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封魯
郡夫人姓朱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之女初封蔡人再封
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人追封魯郡夫

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娣性多愍惻口樂施予問故
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問里貧病如拯溺焚魯公待客好豐
諸子隆師蓄書嘗鬻簪珥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營爾縫能
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賢媛之風焉至順四年辛
未五月庚子卒口口州壽六十有七口僉樞而下皆以安陽
公貴推恩伯子有恒大寧口儁學正謂大理路軍民總管府
知事篤於養志力於幹蠱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
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敏之資口口安居樂道傳致教子以
有今日先魯公祥之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
狄集賢直學士文忠之女仲子有王是爲安陽公登延祐二
年進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事

南皇內臺監察御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
司兩郎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爲參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
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
中書參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
臨事決議不愧古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
永平趙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前封魯郡夫人叔子有
儀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娶劉平江知州傑之女
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
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檢校官娶張繼賈安慶總管
汝口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奕次安貞未嫁
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耆黑耆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
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愼獨外交盡忠性不能
酒長稟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爲貧謀養不擇祿位仕閒
嗣外補四十餘年愾崖以居羅市以食親故嘗勸之曰君位
劣祿薄親年又高何捐介至是公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
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人年二十八居憂守節自誓
迨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
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爲廢初喪
號慟絕而復蘇旅殯原上苫由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
狀如泥塑樵夫牧豎迎而視之始驚爲公年踰五十時祭必
哭哭必致哀喪禮做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

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病蔬麪不御臨江之陸
訃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邱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
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於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柏愛護之成
圖說至原始反終慨然而嘆因論人世修短有若將終焉之
意舅氏宋君實丞年擇師訓公迺若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
爲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爲
號後更號眞拙著經濟錄四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東岡
小藁傳於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
公年則二十有九父母俱慶時人敬之每以爲義方之勸公
在會福安陽公官巳卿士而公身致嚴厲安陽公出入必咨
慮然前修家法公疾篤神謁醫靡不即至公薨資不能治歛
又思得美檟哀慕不知所爲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葬葬
墓壬朱燦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賜親亡典備極哀榮惟
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原於躬而逸逃退讓未嘗有幾微責報
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
知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爲今南臺侍御史清南張
公起嚴志公壙者爲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文爲神
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
魯公有焉銘曰

九矣僧公生而敦厖爲傷則通治束不屨布農徒
杠吏厖訓蒙乃晉然紅發聲粵禺初武之變嬰身事衝不喪

不拔蔓民有仲過事無攖或縱爾于盭或逸爾于鎖或縛爾
倥恫或轗頓釣墝世涂憧憧公志悾悾為于風風與俗琴腔
且新道回乾轉就控盤桓介終德厚信石荊士景從鹿隱維
驪江夏倘風貺孝無雙醽河為灉導民為江滸源之鴻沿流
淙淙高陽豐形庭堅嵂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厥宗
仲也纔我邦徂水沖滒太行崆峒徊山為雄厭水勿泽若堂
其封堅氐如缸石人載鵰碧其慆如幢仲詞容容銘諉友悉公
當如斁仲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
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篆

龍靜處士蔡紹之曰勤
通判事不果從吏云墓有公神
道碑高丈二尺餘四面各可四尺皆有字趙文敏公書也
中州文表昌欽謂安陽公墓刻書刻之安陽公終迺無為文刻之
昌使之拓墨本以來迺安陽公之父魯郡公墓碑歐陽文
公為文蔡紹之集文敏書刻之口勒
碑者中州金石攷引

中州金石記許熙載神道碑至元四年八月立歐陽元撰
遺孤權正書并篆額在彰德府城西北熙載有王之父有
壬既貴乃為父立碑張起嚴為行狀馬祖常為擴志歐陽
元為此碑三人皆熙載同年進士孟頫字亦極工整是生

作書院以表其孝請於中書得永額然則書院賜額為有
王孝思所致與史所書不符豈由當時未入剌沙搆怨言
以書院不當立而為文者故有微辭與傳載有王二弟有
儀有碑書有儀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有字
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節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
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檢校官皆足補史傳書官之畧
案碑尚有剝損惟後載能靜處士茅紹之口勒上一字
鐫鑿無可仿據中州文表及鄧文簡並云集趙文敏書是
集勒也紹之與文忠同時見至正集有同茅紹之飲野人
家疏圃二首詩即此碑題能靜處士者觀其與許公偕遊
可以徵似其人矣後文載至元四年歲在戊寅以紀年藥

考推之是爲後至元中州金石記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悉
列入前至元是時許公猶未降生也許公以至元二十四
年六月生逆後至元四年立碑公五十二歲距家魏國公
之卒在至治二年六月已十七年矣二跋皆沿於不審戊
寅紀歲乃致此誤故書之以爲考古者戒

元鐘識

存正書至正五年正月今在府城隍廟

案鐘識上層八方方各一字皇帝萬歲宰臣千秋下三方
各有識文云彰德路安陽縣西關勅大上清正一宮太歲
乙酉至正五年正月上吉日謹誌銅山鎮匠人王通大上
清正一宮卽今西關西北里許白龍王廟元時正一宮舊
址也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存正書在彰德府學後至元四年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字據四
至正集補我等非才下並同何以承學缺四字事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郡荷
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缺一而玆缺一惟祠缺二字幕而玆字簿帷祠字
揚之缺八字壽歲假於市不乾沒則祓敗之人用怨讀大非所以事神也
存正書在彰德府學後至元四年董役作屋不浹日而缺八字東西建有次
各五間祀永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缺八字東西建有次
序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啟閉仍命任允
中缺十二字撤而一新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士民改觀
瞻美其上缺十八字可書也書頌也書
至元四年歲在戊缺一字九月吉日通奉大夫前中泰大夫缺
敏堉其鏤抗其墜尙懼不
安昔之缺十字慮不敢小而器
褫其小不缺三字大者缺一字乎國制有司主缺八字學風紀下
玉者缺一字祇如其缺一字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缺三字典缺一
字故缺一字常身雖缺一字至而目不一缺七字顧者幾喪教
習故缺四字能眾矣二公之善非缺五字非專以其小
究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曾僖公缺四字能修泮宮蓋嘗三復
意逆志而籲有說缺四字焉穆穆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缺七字又曰明明缺四字後
字夫敬修治缺一字而缺五字上之人以身修而乃教人者其亦有一缺
字意缺八字若夫泮以身爲教缺一字進缺一字之功王矣推以
覺人人是效缺四字則故曰克廣是心缺一字其缺一字矣大學明德
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缺三字於是哉缺十三字是
已學之學者缺四字乃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缺二字而
見諸詩書易春秋缺九字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缺三字詩明
德之要其當致力缺六字之先者乎上以缺六字則僖公不缺六字專美矣
下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缺七字功利是
也宋則忠獻韓公缺六字興設適合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
已總管王道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缺十二字因初興修
也缺十字荀公名伋字德達缺三字定典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
踵美其上缺十八字可書也書頌也書
無規可乎其益懋哉
至元四年歲在戊缺一字九月吉日通奉大夫前中泰大夫缺
敏堉其鏤抗其墜尙懼不
安昔之缺十字慮不敢小而器
褫其小不缺三字大者缺一字乎國制有司主缺八字學風紀下
玉者缺一字祇如其缺一字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缺三字典缺一
字故缺一字常身雖缺一字至而目不一缺七字顧者幾喪教
習故缺四字能眾矣二公之善非缺五字非專以其小
究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曾僖公缺四字能修泮宮蓋嘗三復
意逆志而籲有說缺四字焉穆穆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缺七字又曰明明缺四字後
字夫敬修治缺一字而缺五字上之人以身修而乃教人者其亦有一缺
字意缺八字若夫泮以身爲教缺一字進缺一字之功王矣推以
覺人人是效缺四字則故曰克廣是心缺一字其缺一字矣大學明德
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缺三字於是哉缺十三字是
已學之學者缺四字乃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缺二字而
見諸詩書易春秋缺九字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缺三字詩明
德之要其當致力缺六字之先者乎上以缺六字則僖公不缺六字專美矣
下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缺七字
也宋則忠獻韓公缺六字興設適合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
已總管王道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缺十二字因初興修
也缺十字荀公名伋字德達缺三字定典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
踵美其上缺十八字可書也書頌也書
至元四年歲在戊缺一字九月吉日通奉大夫前中泰大夫缺

榮大夫知制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下有缺字
案碑損泐校以至正集爲補全文如右但後題銜至元四
年趙孟頫書亦鄉曲粗知習其體者冒名爲之然不審家
魏公當至治二年六月卒已久矣縣士人尚奉爲魏公遺
翰故不可以不辨
彰德路廳壁記
存正書後至元五年十月在縣署
彰德河朔之雄郡也守茲土者率多□□□□□□廊廟之
名臣故其廳事宏□壯麗□□郡皆□□□久漫患弗飾至
元五年乙卯監郡萬家奴剌公總以杜德違太中同知忙兀
海牙朝列判□毛剌與□襄推府□璧宏德經歷王翊承事

知事王敬將事照磨王公弼相謂曰府治者宣化讀法之地
理政教民之所昔之創建守其營模可謂大且勞矣今見而
不修治之豈惟廢前人之績貽將來之誚抑何以鎮民庶之
觀瞻乎間寅諸公咸唯唯共爲之於是庀益興事撤故易新
祥匠杤人衆藝偕作浹旬之間輪焉奐焉官舍一新之後而
政令亦一變其故矣凡工商物置悉發公帑以給之無虛取
於民者蓋府之嘗□□諸公之來則節約用度積以爲營繕
之資是以□□雖繁而民不知擾也又造公用什器凡若干
皆□息之利也於戲一事必實益於官一物不虛取於民君
子曰處官事如家事變百姓如妻子諸公其□焉且命僕爲
記勒諸堅珉以告來者俾相續於無窮其公勤仁愛憂深思

可謂至矣彼視公家爲傳舍者聞諸公之風亦將有感而
興起也今列所造什器等事於左至元五年已卯秋月吉日
安陽尹趙時敏記
本路營運官本中統鈔壹阡貳伯叁拾貳定叁拾柒兩柒錢
赤金壹盞貳付計重壹拾柒兩肆分白銀帶蓋穿壹瓶貳
隻通重伍拾兩白銀壹瓶叁隻通重陸拾兩銀舡壹雙盞
壹付通重伍兩柒錢伍分銀甎樣壹雙盞壹付通重柒兩
□□銀□壹盞貳付通重壹拾兩白銀盂子壹箇重壹拾
兩銀盂子壹箇重柒兩鍍金銀瓜盞壹箇重四兩叁錢□
鍍白銀香爐壹箇重柒兩四錢鍍金白銀香爐壹箇重壹
拾陸兩貳錢白銀水觀壹箇重肆拾貳兩伍錢白銀盆重

肆拾兩白銀交椅貳把五□銀交椅壹把脚踏肆箇內銀
釘金釘壹箇銀□花釘壹箇銅釘貳箇雜色紵錦条褥肆
拾叁箇花布条褥壹拾叁箇簟皮条褥通壹拾壹箇鴉青
紗帳并暖帳新舊陸箇新舊雜色頂幔壹拾箇門簾陸箇
雜色錦座子肆拾叁箇簟皮座子新舊肆拾柒箇紅綾并
紵絲等被兒壹拾張白氈五領花毯貳拾肆箇紵錦搭椅
柒箇銷金門額彩色柱衣陸件青綿窓帘兒壹箇彩色雕
花細酒棹并心紅大小酒盞貳箇幅帳成貳張心紅等兒
棹兒柒拾叁箇大小鐵鍋紅漆盤伏等物壹阡叁伯玖拾
玖件
分司暖帳頂子玖箇雜色条褥陸拾肆箇雜色座子壹拾捌

箇門簾陸箇紅錦被肆張白細氈肆領大小花毯貳拾肆
箇鴉青紗帳陸箇鍮銘盆銅鐵口盆柒箇心紅小椗肆箇
諸雜什物壹伯件
在城驛鈔壹錠壹付壺瓶壹箇孟子壹箇遍重白銀貳拾肆
兩陸錢鋪陳等物叁伯捌拾肆件付物肆伯貳拾陸件
至元五年冬十月上旬吉日安石本路司　王思義書
提調劉秉　胡　董安陽張景立

案河朔訪古記彰德路總管府故老相傳黃堂廳事壘砌
建於節度韓重贇宋太宗歸自河東視其廳曰朕之所居
亦不過也上欲留宿重贇奏曰臣以一方之力積歲成此
今陛下居一久卽虛之矣不免勞民重建乞賜守臣豈勝

榮幸上乃命設幄宿於廳下而去至魏公大加完飾郡廨
園亭雄壯華麗甲于河朔故此記云府治者宣化讀法之
地理政教民之所昔之創建守其營模可謂大且勞矣蓋
指此也又稱監郡萬家奴據偃師金石遺文補錄達魯花
赤鎖弼公去思之碑云我元德暢九有際天薄海治仍古
郡縣而百司庶府基布星列每正貳之上以國人一員總
之猶古之啓監焉與元史百官志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
曰縣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者其占相合
故達魯花赤在郡則爲監郡在縣則爲監縣近人多昧其
義是以爲著於此

彰德路儒學雅樂記

存行書至正元年二月立在今府學
嘉議大夫陝西□卞道肅政廉訪□副使郭思□撰
亞中大夫□河□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杜□□
正議大夫□書□御史同知□□□□□蒙題

相爲河朔名郡州學之置□自古昔至於聖朝有國列聖相
承尙文崇教夐出前代郡在邦畿□風之盛日逾一日茲可
以見皇元之德大以洽孔子之道尊而明也然春秋薦享稽
諸祀典備三獻而關九成者亦有年矣□八音之器不克具
與抑具□器而□□□未及舉之與將事幾之會必有待
乎其人者也至元戊寅夏六月定興杜公由中書左司□□
□□□□□□□奉命以總管來蒞茲郡下車祗謁大成

殿已乃與學官而進之詢以學規且□□右克諧堂□□者
何□□□燕九萬學祿許中行合□□□□前總管□□
□□□□□□郡□以祀未有樂率□□爲綻者一百有
三十□□□□製之□造□八音之器其別六十又四既
□未用□公遷□□□□□□□□□意□故貯此耳公
既詳其本末謀舉而用□□□□同知府□□□諸公咸
曰曰□□□□通□既頌□□□□□□□□□□□□吾
輩事況雅樂素具又一□也特教肄之功耳復□□□□□
公訪之縉紳□儁求□□律呂者適會前太常禮儀□□□
□□□□□□□□里延致以禮典正音節選儁生之妙齡
俊秀□□而閱習□□□□□監郡□等皆曰可

彰德路總管府提控按口兼照磨口口
至正元年二月日教諭王克彬學正李允中學錄許中行
張師顏眞學徐孺
案碑牛漫漶不可屬讀中州金石攷存其目云府學習雅
樂記至元巳卯郭思恭撰者卽此碑也今碑前列銜嘉議
大夫陝西口中道肅政廉訪口副使郭思口撰尙存一思
字彷彿可見然金石攷作至元巳卯蓋修雅樂之年其立
石在至正二年竟攷之未及矣碑言春秋薦享樂闕九成
據天歷二年置雅樂講堂迄至元巳卯僅十三年何爲廢
焉不講此有司之過也宇攷録其廢興之由屬勸於當事
者前題郭思恭撰見至正集故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郭公墓誌銘拜監察御史出簽燕南河南兩道廉訪司事
歷雲南漢中淮西三道副使與此稱陝西漢中道合
彰德路儒學雅樂記碑陰
存正書
錄事司義　夏　男王守中王守明
以備春秋　用　施巾　村地壹　畝叁
祭樂用　雅樂生　名開　于石
第一層
誠
陽縣　祥張　誠
缺

第二層

帝聖　王　中徐思敬張奉申王　肆張

李諒　張　周缺

第三層

胡　高明　李謙

缺

第四層

許祖　鞏焰　福　張

缺

案碑陰殘字皆記當時習雅樂諸生名氏太不相屬姑以元刻存之

張

草堂杜公南游紀行詩

存正書在府學明倫堂至正二年六月

苑封連青瑣宮桃蔭紫苔薇垣輝內座華蓋映中台文化隆千古口流洽九垓鶯歌春晛晛鳳舞晝晻晻悤柱史嬰鱗諫口臣錫燕回春秋元凱癖史記子長才西謫巴山道東游浙水隈口雲口倚仗見月獨口塹口語僮能會鄉書鴈不來荒荒瞑色起冽冽疾風頹口寢聽猿口口口助口哀青燈寒照酒香篆啄飛灰鬢短思口白詩成仗友裁對花休口淚滛酒渴衙杯燕趙雲天廻鼇闖島嶼開宮艖星火急民病口舟撐海舟驚覆租田水潤災廩儲殫篇合鼎餘得鹽梅玉門調三統皇猷叙五材小臣南斗下拭目望蓬萊　礎湘雲生壁庭

空雨長苔清秋探鳴穴曉日望天墓跡隱開三逕神遊遶九垓翔鸞雙宛轉舞鶴獨毛毸芝室虛生白口舟晚棹問鹿麋傳野性鵾鷄足英才散髮長林下流觴曲水隈草荒吳子國兎走越王墓陵谷嗟時變江潮送月來地晴村逕出溪漲岸沙頹諷詠休文盛口臨口口哀丹砂能點鐵螢火不成灰郢士蘭當佩吳姬錦自裁口口口淚遶上萬年梧御柳春煙覆宮桃曉口口口鄉夢覺花落人心摧忝祿慙無術占年幸不災茹芝頻采菊口遠重口梅天上廟堂器人問樗櫟才鷓鴣笑斥鷃飛息在蒿萊　螢火口依草鴟涎冷蒙苔星樞高映極雲路穩登台象口雙闕奎章曜八垓衣裳垂黼黻干羽振毖毖應障南飛去口旅北狩回守成思口業爲治口

山口繞蓬山域龍翔折木隈翰林通禁省執法照中臺雲影日邊口玉帝天上來崑崙口地口口柱障口類歌鳳傷周末書麟重魯哀月宮口口口口口口口灰口奏口口口口口五色裁口口口口口口口

涵雲毋影蘭藉水沉灰國興中樞秘□書上帝裁□□□
□□□□□□□□□階薄□□當殿開□□戟□□□□
□□□□樂□崇德調元重弭災避人焚誄□□□對宮□
□□□無寶□秋楚有才寵光深雨露詩賦北山萊
右直崇杜公古詩四首僉浙東憲時所作也椎渾興雅中
澹和平□□□義所發隱擊豈不重歟方今□□□□明
良□□頌復作於唐虞世矣公相人名□□字德□□
□□□□□□□公曾孫也緻山文學據章伯蕃書以刻
石□□□□□□□□□至正二年壬午六月二十又五

□是爲杜秉懿也此詩爲僉浙東憲時所作然其歷官証
之魏公神道碑乘爲奎章閣學士典籤博士兼經筵官証
與修皇朝大典拜陝西行臺御史即詩所謂翰林迺禁省
執法照中臺也其後爲中書參知政書則見元史順帝紀
實當至正十三年四月此刻既殘秉爲名又字僅存一德
字証之河朔訪古記是爲字德常也

彰德路重修孔子廟記

存正書至正四年七月立在彰德府學

太中大夫禮部郎中趙亨撰

進士承務郎彰德路總管府推官杜彥禮書丹

中憲大夫大司僉太常禮□院事趙期篆蓋

國家詔天下郡邑皆立三皇孔子廟然伏羲神農黃帝皆以
聖人得天位故其功德襃天下後世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亦
其功德被天下後世不然豈得與三皇並隆而享萬世廟食
也是知孔子之得□祀於天下者不以位而以德嗚乎盛哉
然廟而不□□□□故又因孔子廟而遂設學廟學之隆替
係乎郡邑守長□□於否彰德河朔名郡距府治西南一里
舊有孔子廟宋□□□□□魏國韓公實經理之金源氏之
季蕩於兵國初興復而未宏故郡守王道大加修建逮
今又七十二年矣至正元年京兆王公由監察御史中書刑
部□□□□□□□□為總管公儒者也讀書能文章始至廟
謁□孔子像設色采□悉毀陛圯毀而且狹隘春秋行事登

歌宮懸陳□□□□廡□□陋□□閣傾仆師生廩膳不給□
養非宜顧謂僚宋曰廟不修□□□□□□□□廟學弛壞吾
黨曷以追其責乃與監郡□□□□□□□□不花判官慕璜
暨開府使佐詢謀僉同合志協力捐修□□□□□□□徵庸
陶甓市材改作東西兩序爲屋十□□□□□□□□植北
麗增廣階陛倍尋有奇禮行樂作恢乎餘地更飭孔子暨十
□□□神位肖貌正配並列殊失倫紀且郕國□□未登□
□□豬祀與至是增像二公合爲四配東坐西向以安神棲
繪□子後世大儒三十四人於東西序神幄供具禮樂之
器咸一□□既訖功公乃躬率僚吏學師弟子釋奠於先
聖先師增置學田伍拾畝蓄本錢若干經以廩師生由是郡

之俊民皆興於學□□於化民成俗之道可謂知所本矣
始公之來值歲大旱隨禱而雨逾年又旱請於朝得錢爲□
一百萬斗以市米半爲細錢籍饑民八萬四千五百餘戶計
□月給所活詎止億萬計是歲詔免所屬租稅絹爲疋八千
四百三十八綵絮斤計五千九百包銀四百米六萬餘斛蓋
從公累章之請也□有鬻子□□□□贖以已貲歸其父
母襄河爲患疏鑿六七里溉田數百頃民患既去而且得利
迹是皆公爲政之大凡也孔子論治國之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凡是數者豈非敬信愛人之事乎自非文□明
於理而勇於義力行□學而不惑者疇克爾邪余嘗爲部□
□廩問郡邑所至首揭孔子廟□學聽講每見長郡邑者視

廟學之□□以爲不急雖有孔子廟或怠於修治雖設學
校失其所教養餘每進主者而□□之雖黽勉從事率多且
文今公能□□□學既新孔子廟又爲經營學事俾有恒規
又能推孔子之道□爲政是皆可書也故因記廟學併及公
之善政一二大者於以見儒者之効云是爲記公□□事判
官張允恭董之教授楊仲□□贊成之公名由義字仲方同
州朝邑人今爲兵部侍郎至正四年七月朔日記
儒學教授林盛學正王受益學録胡恭直學齊克順學□
王□□立石
案碑前列太中大夫禮部郎中趙亨撰進士承務郎彭德
路總管府杜彥禮書丹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趙
斯頤篆蓋以篆額爲篆蓋今金石文異例也趙亨文亦疏達
其叙總管王由義興學始末特詳碑云國家詔天下郡邑
皆立三皇孔子廟元史祭祀志中統二年夏六月詔宣聖
廟及所在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元貞元年初命
郡縣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奠禮此其事也又云郟國□□
未登□□稽祀典至是增修二公合爲四配東坐西向
以安神棲據祭祀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於先
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而此碑猶云郟國□□未
登蓋郡縣奉行猶未如條詔也碑末書始公之來值歲大
旱隨禱而雨逾年又旱請於朝得錢爲□一百萬斗以市
米半爲細錢籍饑民八萬四千五百餘戶計□月計所活

詎止億萬計是歲詔免所屬租稅絹爲疋八千四百米六萬餘斛証之元史順
八綵絮計五千九百包銀四百米六萬餘斛証之元史順
帝紀至正元年三月彰德路安陽等縣饑賑鈔萬五千錠
四月彰德饑賑鈔萬五千錠王君至正元年蒞彰德即始
來歲旱也紀又言二年二月彰德路安陽臨漳等縣饑賑
鈔二萬錠即碑云逾年再旱也士君以累章之請爲民恤
患如此然不得見於史文殆史良史傳所云元臣中世以後
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是也故予爲悉書之別見於循
政記
重修廟學碑陰
存正講

前任僚采

朝列大夫彰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
府達魯花赤管內勸農事萬家訥
嘉議大夫彰德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
王由義
朝散大夫同知彰德路總管府事閻里不花
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慕瓚
儒林郎彰德路總管府推官趙瑩
承事郎彰德路總管府經歷李克讓
將仕佐郎彰德路總管府知事孫居仁
彰德路總管府提控按口兼照磨王讓

案碑陰載彰德總管府僚宋與至正七年刻漏銘碑陰相
同惟提控案牘兼照磨不帶承發架閣徵有異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嶺貫　泰校梓

遊三臺唱和詩賦石刻

存正書至正四年立在彰德府學明倫堂壁上

侍左轄先生遊三臺懷古有述　衡陽馬熙明初

足黃日懸秋聲豪衡漳經鄴波滔滔阿暱口正欲口事築臺
遂記當塗高前爲金虎後氷井銅爵中居更高迥口口宮闕
令諸侯遠攬荆吳作潘屏舳艫煨燼投烏林東風假便機尤
深口口不斫公瑾脰夢裏愛妾良苦心天昌帝曺振西蜀力
挫雄圖成鼎足登登九仞竟何如一簣未完難進覆晚年二

豎巢膏肓私擬周文王子來神助在至德此宮杵鍤皆民瘡
分香遽作妾婢語豪氣彌天僅如縷而堂而構付忘言了事
佳兒應默許馮高珠翠已晨星謾期朝夕瞻西陵食槽二馬
忽歷塊霜蹄一蹴崇基傾舞陽亦是狐媚者身後同口羯奴
罵經營次第屬中山不改漢年唯有瓦趙亡燕滅葦者誰構
未解口鮮卑兒寧知滿目盡禾黍梵宮琳宇又據之往年讀
史殊草草此日登臨陪國老酒闌歌罷投荒村說與西山應
絕倒

次明初韻安陽許有壬可用

匡朝本是人中豪誰令倒海流滔滔炎劉火力盡資土篡進
欲興天俱高谷陵變遷劇改井乃有殃池尉遲迺狂圖一日

雖幸成惡跡千年豈容屏臨江率旅空若林銷沉兵甲江水深只言拊手天下定不知吐哺誰歸心當時勍敵無吳蜀蹴踏乾坤勢一足果然蔓草猶難除傾矣天仍不爲覆漢家病已深嘗肓不能王人人自王坐令流毒徧四海重爲屠戮輕爲瘡荀公初信退讓語瀝膽披肝陳闕樓壽春仰藥固可傷帝卫綴旒方播許莫將基禍尤黃星亦教遺臭爲高陵十功九錫成箅在地維遂裂天柱傾奮威死者無健者身不遺詠骨遭罵王愴甚欲及儲胥底用更求白上瓦發印摸金將遺誰敢擬舜禹真其兒荒涼餘址圮未盡更煩漳水滿磨之秋風蕭蕭動衰草天幸無情天不老鳩居幾換未暇哀翻手同師戈又倒

安陽縣金石錄卷十二　三臺賦　一二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借明初馬徵君游三台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渭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跡之未滅客乃指顧而相告曰子亦見夫三台之巍辟者乎氷井峙北金虎踞南銅爵嶷嶷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欲祛我御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噫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感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覆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亦宜

安陽縣金石錄卷十二　三

盈樂極則悲撫冲弱之孥豹顧婉孌之娥啁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連洏痛骨貴之長違遠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幾許之總帳裘脯精於朝晡競墾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遣履組舉琅於扈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辟弒后之威奄忽而俱喪罪不及乎纂代不蓋定於主鬯鎖諸妓於幽閨望西陵之葬送嘗龍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紘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存如惡未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孽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後重困乎吾民幸釁障之不鏟但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蹙感由掀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

淸胃次之磈磊且以醉洪宝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知高陽子聞而笑曰睹乎睹乎如客之言則商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墓渺蒼茫乎醉眼

中書左丞許公釋機務歸鄉里與其友馬君明初游三臺倡和鏗鏘皆可傳者也公以詩未盡興又爲之賦瑰雅渾而議論嚴密富詩討之筆視千二百年間騷人墨客之賦詠蓋無愧焉謹刻石於金虎臺道宮垂之永世且使女雄情壯不可揜於天下後世者尤較著於構築之地繼游而誦之者亦足以快意云甲申歲良月丞務郎彰德路總管府推官杜彥禮識

張景紹刊

案詩首唱題衛陽馬熙明初据至正集送蔡士安經歷次馬明初韻小註士安扁其讀書齋曰巢雲松今尋味詩篇紅蓮綠水地有餘樂逸不足朱衣紆游心遠慕有巢氏雲松況復如匡廬是明初潛德於斯可見吳明初與文忠唱酬見頗多此題諸石刻者其一也

彰德路刻漏銘

存八分書在府學明倫堂至正四年立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兼修國史上護軍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吳公碑銘

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吳澄奉

敕撰

集賢學士中順大夫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臣虞集奉

敕書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臣趙孟頫奉

敕篆額

公諱元明字明初其先世居汴梁金末有諱德潤者始徙居懷孟之修武縣公即其曾祖父也祖諱天常考諱彭年皆隱德不仕公生而穎異甫成童即能通經史百家之言及長博學強記尤精於易春秋禮記三傳及諸子百家之書旁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術下筆千言立就文章典雅有法度詩歌清麗有風騷之趣

乾明寺記

存正書在城西南隅至正六年十月立

資善大夫前中書左丞知經筵事許有壬撰并書

予謝事歸里有寺曰乾明主僧德訓時過予既乃相告曰佛居據至正集補西方以七寶爲宮室中華事之每窮土木之役然茅屋蔬食無貯儲業精者驕荒者怠驕則怠相遭神亦安之亦誠而據至正集補已吾寺幾墜願紀於石相城故多寺由隋迄五代至元至正集補招提蘭若若山台門請曰微師

顏帖木兒而不載治中彰德爲下路故不置治中員又至元二十三年置推官二員專治刑獄下路一員此惟推官姜彬亦從下路之制也照磨兼承發架閣以記証之提控案牘又兼照磨承發架閣矣

靈泉寺香鑪識

案鑪識正書陰文在寺佛殿內文云大元廣平路磁州神鷹安仁卿唐君卿王九中施香爐一鼎於彰德路神霄宮內獻用計重六十斤至正八年三月日匠人穆廣成造爐主陳鼎新穆彥温保祐合家清吉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改洺磁路爲廣平路總管府磁州仍隸焉此題云廣平路磁州與史合又神鷹安仁卿攷神鷹山名在州西四十里山海經所謂滏水出神菌之山也菌與鷹同字

造石香鑪記

存正書至正九年七月在永慶寺

彰德路安陽縣天禧鎮祈福保安清信士李貴暨男李從吉於本鎮永慶寺

護國義勇武安王神位前敬發虔心建造石香鑪一座以保消吉今用資鳩工建造完成謹卜良辰恭詣供奉安置了畢惟王昭魏神武績漢朝百世之功蕩蕩英威立蜀國三分之勳既功成於赫奕安享於綿綿今者酹之於後伏望歲時禱請願聖德之昭彰遠近祈求托威靈之感格自茲風調雨順凶荒民安口之口不測之災合宅享大來之慶時大元至正九年歲次己丑七月吉旦

謹案

關帝神宇之盛起自宋而漸廣於元以余所得元統二年創建武安廟記在城西北隅觀音堂此又從天禧鎮永慶寺香亭石記以一縣之中石刻可見者如此其他廢毀無存益可推矣然考其稱謂頗不歸一元統二年者載崇寧護國眞君義勇武安王此獨作護國義勇武安王當是十八相沿稱之不能如定號也

端公塔記

案塔記正書在靈泉寺石杜中行題洪辨通悟大師如意長老端公之塔左行有普修政行福慧元通眞如妙道永

濟亭明蓋紀其宗派如是右側題大元國至正十三年九月吉日立塔背正行了端即端公也又有普宣普貴普進普順四人是爲了端之徒下稱師孫修義修善修賢修旺修泰修成凡六人

勅賜贈翰林學士文獻杜魏公神道碑銘有序

存正書至正十三年十月立

資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臣馬祖常奉勅製文

中奉大夫侍御史知經筵事臣胡燮奉勅書字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臣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杜緱山墓既葬之五十六年當

許師敬奉勅篆額

天歷巳巳皇贈處士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勳上護軍魏郡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臣祖常製其碑之銘臣奏書其碑之字臣師敬豪其碑之額以賜曾孫臣泰奏使刻臣受詔□監察御史臣□□序公□行□狀爲文曰公諱英□文□□先覇州人□將□□□試□□□□業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覇州之信安辟地河南緱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讀靡不記靡不見其趣詣上下今古於得□□之□靡有不究其心皆無衆人之存而□□待於□金□□□□□仕□□□□走血氣不得寧而公獨閒闊轉徙以詩書從容授徒汾晉間故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以書幣聘公至獨教以緩刑薄斂□學□士興□□弊以脩□其民而

□以□平□之□□□□□世祖觀政江南至相召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以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顧法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無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兵不守□□□之恃也□守□之殆□□矣□□之□□□之在聖主天命必得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游以倒其背而無縮於銳是縣車束馬而大業定矣更勸上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卜內之心賢公謂可屬以大用既皆如云江南平卽使至相徵公公聞王文統當國輒引避使索不見近臣奏起公□大名彭衛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迺遣執政書其略曰□□之道不明異端□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人心不絕如綫今天子神武睿斷俊乂輻輳言無不內計無不用先王之

典講制度禮樂教化興明修復則維其時矣嗟乎簿書會期文法末節□□所不□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急急焉是務良用□□善始□□能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以拯數百千年之禍恐後之弊將有不勝言者矣或諭使仕則曰後之世雖去古□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本末先後未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之□善以變夫後世之異政以趨合先王之意梦焉而已其勢豈易易復古故吾又不能窮時俛仰以赴機榮之會仕奚從益於是杜門謝客□□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於道藝以終其身以歿嗚呼公之言若此其尤可以窺公之志也其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十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

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志三十卷□集□卷其大略不以一身之窮而忘天下之憂以爲不見其志於行事則將文以發其意文不克用於時則將以垂諸人後之人用吾言焉吾固不窮也公所爲作之意若此公□□□□□始公之學也□所行迄□不得一□以止蓋亦遯世而不悔者歟其志如此其仕不至於眈祿而簒時審矣惜公之去而不試於事也公氣貌魁偉美須儀望之儼然爵祿器也既家於相中書畀以相之良田畝□不受公□居市街者言當有黃金家人欲發視公斥止之公去居者果得黃金百斤觀公之存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數然公之歿也既久其大者既已傳於世而其小者亦不得略也公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

家壽七旬終之日命諸子曰即死當題我曰處士杜縣山墓口口之碑從公志也公會王父信王父植父時升金隱士姻張氏配孫先是東平遣使者奉書奠金馬聘公公未許夫人曰士不幸生亂世守土之臣各擅命招集天下之士以口彰奠口爲腹心一旦禍敗必有供責同囚虜者矣公卒不行後果如言後公九年歿祔公墓追封魏郡夫人子男三人處思警悟才學甫冠卒處立郡文學處愿終東平路推官有惠政女適李氏孫男一人曰口處愿子也以子秉燮貴封泝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女孫二長適宗顏從益次適王桓曾孫七人秉燮秉鈞秉直秉周秉容秉一秉德女孫鸞適徐紹祖元孫三人元監脩國史掾如口口來

孫燕京如麟麟鳴呼公之事口矣故雖言公之言而所次上此然即此而公之爲人可見則亦豈得爲略哉秉燮爲奎章閣學士典籤博士兼經筵官與脩皇朝大典嘗錄公之事以迓太史今拜陝西行臺御史而天子又賜公之碑且詔還家立石相人見秉燮之來必曰是魏公厚積之馳有會孫賢其將大未艾則不寧公有榮也秉燮口賢後嗣哉我國家褒卹龍嘉之意蓋益有徵矣故臣求其尤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爲銘銘曰

明明世后皇閟於天我征徂南掜掜其陳建我千旄於洹之濵遑朋我車軌漸厥殷魏公在野誰適與謀學以待世靡慎靡口維世后聖聘公於遺后曰公賢庶幾其來南國之痛我

恭天紀鳳鳴在雲魚泳于汜億億臣口讖痒以仕朝是藝掜寧不我有公拜稽首匹臣有辭降極口矣民殫胥疲誰啙臣者尚出位思大德受命昭徵歷遐口口口口口口觀國法與貪兵燕民孔極宋嘻茂矣孰其可追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耄士詣我戎行鈞援戟鍛以臨焚襄勿趭而待勿恧於揚鉞其設俘涉自漢陽蠭行騎諰咸予之域后納公言試靡有祓大命既集儇戈于革束帛詣公謂公來即彼何人斯公胡罔澤祓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朝謳願言韞匱雖則口臣懋勳有敘完黼壽考以綏後祿公口口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乃口口時有炳其云有蘊其聞璣緘辟露後公之文公生靡崇歿有多祉兆相之郊從以孫子既六十年樹石墓趾天子之賜曾孫之美曾孫之美追崇孔多有列群獻公延爾那哀如之何矣詩不磨

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臣秉燮奉勅立石

案碑新舫得之微有缺字前題資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臣馬祖常奉勅製文祖常見元史本傳拜御史中丞與此同其階資政大夫知經筵事未之及又題中奉大夫侍御史知經筵事臣胡燮奉勅書字燮見馬祖常撰胡忝政墓碑景先子燮轉爲中奉大夫遷爲侍御史是也又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臣許師敬奉勅篆額其文述杜陵事元史悉採爲隱逸傳碑後題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臣秉燮奉勅

立石秉爽璞之曾孫見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四月（當作二）以
杜秉爽爲中書參知政事二月壬戌以參知政事杜秉爽
並同知經筵事碑後列銜與史並合而史不爲立傳以傳
按之秉爽爲本章閣學士典籤博士兼經筵官與修皇朝
大典拜陝西行臺御史皆其歷官可見者也皇朝大典當
即經世大典書已散佚獨見永樂大典中是秉爽嘗預編
録矣又前言故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以書幣聘公至獨
教以綏刑薄斂云粘合珪不見年表蓋元初將相大臣年
月疏闊簡牘未詳者則闕之傳言開府爲相當據碑作開
府於相

勑請萬空廣公長老疏

存正書在城內天寧寺至正十六年□月立

大都諸山勑請萬空廣公長老住持彰德路天寧禪寺大宏
祖道上額皇祚者天球之在東序雖有方宜祖意之說西來
妄求元會矧曰宏揚任重敢云住持事繁萬空長老於物之
多即已也一自得有原之學便超無外夫方主開元既放如
是光明赴天寧必用這般手段色斯舉矣當類普鋪之行能
無隱乎宜副同衣之望時不可失慎勿讓爲

至正十六年□月□日本山監寺洪仁提點洪良立

天慶寺住持貴庵圓珍竹林寺住持西山惟賢報國寺住持
雲峯圓會法寶寺住持恒山圓福海雲寺住持主峯文振延
聖寺住持寶林福元寺住持頤庵寶集寺住持則堂普慶寺

住持雲峯聖安寺住持雲山慧從慶壽寺住持鳳巖顯儀
壽寺住持翠峯普林萬安寺釋教都壇主

兼疏稱大都諸山勑請萬空長老云據元史地理志至元
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閼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
省部亦乞正名遂次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
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九年改大都疏所云大都謂此
也其諸山則大都路領各州縣之寺略見此矣

□鄉北曲溝社下捨財施主孝子李珪等長供記

存行書在城內天寧寺至正十八年正月

夫人世施善者冤未來消長窮已往曰草歸洞明旨趣盡頗
友道義但以施善者爲才能養善者爲德器悅善者爲珍寶
發善者爲事業所以施於心則心樂施於身則身安施於家
則家和施於國則國泰施善曰爲不得虛生於一時矣故我
釋氏大醫王以慈忍悲利示方便門誘引情品存亡兩益至
焉實以初中後善三法以開思修進趣六度與萬行中有不
思議之妙也施者有內外內以形體塵根外以財幣珍物皆
爲功德毋一段盛事也功德者可修而得之不修而弗得耳
玆有曲溝社居李珪李珍李璧每思報有詣想恩懷恭伸克
念之誠當歲尤憐之至昆季同垂商略詣於彰德在城大天
寧禪刹施財伍仟緡收入常住庫每歲抽息飯衆以資冥福
可爲誠施以自他方一也故陳追悼亡父李德林亡母趙氏
作生死二息父五月二十一日生十月十七日滅母二月二

十日生九月十五日滅謹按芳辰拔濟幽靈超嚴佛國次淚追修祖禰三代各化淨方輒眷見存枝榮獲福刻石之殷永傳不朽

至正十八年正月吉日張景紹刊

知賓浩成侍者浩濟侍者洪喜直歲浩遇典座法喜副寺浩政副寺恒增副寺洪仙副寺洪詠監寺洪仁維那浩直久讀行雋藏主洪湛書記洪嚴監寺口性提點洪果提點洪良住持佛心圓應大禪師萬空長老口廣口

案記爲李珪兄弟所作施財長供以資亡親冥福愚夫之孝託以申誠未可云非也

邢尚書墓碑

佚

馬祖常撰

公諱秉仁字仁父起家丞相東曹掾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外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外遷各以名薦尋爲撫寧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安等處鐵冶提舉口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

案碑據鄴乘刪節本收入略見其概所云秉仁改承直郎濟南萊安等處鐵冶提舉元史百官志載有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司疑此稱萊安者安爲蕪字之訛食貨志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云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固鎮今碑載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是也然不言順德者順德當未與廣平彰德併爲一是秉仁之爲都提舉在延祐前矣秉仁後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蓋即禮樂志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宜聖廟置雅樂而秉仁能奉行之以敘其士民良吏之績莫著於茲然不附諸元

史員吏之後採摭之疎也

朝奉政墓碑

佚

馬祖常撰

公諱景先字彥明少端默有遠操內自脩飭不求當世譽事寡嫂盡禮尚其孤如已子人有貸錢爲本業子本相將至萬千數貧莫能償主責之棘多自經公捐資爲償之里人謝爲券質公所公火其券歲大侵出廩實以賑其鄉既贖又賣田還之主熟人將酬之不受益有竊其牛羊者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不問人嘗具饌奉公公食而甘召庖人問之曰燔能澤濡能燋味奚是適庖對以法上下釜皆新鑄合肉其中密

其獄頂跡加火焉公曰母得釜損乎味於適而器於緊吾弗忍平居惘惘兼謹遇人無戚疏諮然無機曈或欺罔之不以變春秋高矣出入閭里常却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或具几杖□□□鄉人尊之謂翁其長者謂其子弟必教以□□□致和元年卒年八十子燮由丞相作起□□□部主事官十轉爲中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爲侍御史燮爲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河南大饑使先發廩者如繹省臣以格未即許燮時代判省牘乃專發米三十二萬石所活五十萬餘人其爲河西隴石食急隴地極邊吏往往闕乏乾沒無所顧燮投摘姦贓墨坐者十有一人釋濫繫者八人没□四百五十萬緡其爲石司都事有以西域僧卜兆言釋重囚以解除者

言益可以知公矣

案碑由鄴乘節錄非全本其載景先子燮歷官行跡爲詳燮見許文忠所作墓誌銘燮字安常雪楚其號也起家鄉校官轉大都路儒學錄中書參議嘗其才辟掾府中歷儀曹宥府爲中書右司掾除工部司程工部主事除河南行省員外郎省中有小人欲以權傾其僚公抗抶之力居多歲饑贊省臣擅發廩活饑者僉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涼州辯益牛之寃而正贓吏之罪拜監察御史遷右司都事計事行在所張實者陳言伏路左乘輿之馬爲驚將誅之抗議得免上都獄有殺人之夫者賂西僧將用佛法曲赦之公力陳其非卒正其罪坐左司員外郎詩除

工部侍郎鄭州倉爲水所犯作渠分其勢公所畫萬人夜
忽舉火譟湧同僚惶懼公但靜坐至旦繩其首衆復安役
魏郡公訃至奔赴迄襄事齕毀骨立服除拜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太夫人迫之使行當關中大饑之餘
甫事經畫而太夫人訃至既葬遂廬墓側手樹松栢大作
塋門甫大祥除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戶部尚
書請使交至鄉里榮之戶部兩遇朝廷有大故頒諸王賻
鉅萬計公建議以鹽易銀賜用以足拜治書侍御史陞御
史既歸除河南不行至淮東卽歸疾革盛服扶坐教弟子
家人醵縗明盡請郡侯杜公宏道與之訣又作詩留別其
友五人有壬其一也治命柩以論語殉勿斂華美勿用緇
元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
存正書年月殘今移置許文忠公祠內
國子監丞陳旅撰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缺善應征行大
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秦國公口口宣諱按竺爾之曾孫
女蒙古漢軍元帥贈太口口口榮祿大夫封梁國公謚忠憲
諱黑口之孫女缺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祿大夫口
口諡兼修國史中書平章政事封魯國公缺女母口氏封
魯國魯國大父本缺簡口氏趙口外祖氏也夫人口詩而口
口幼時口父口詩入耳輒能記七歲倍誦缺女事口論語孟
子小學當口口誦矣魯公之口口獨省也口臣以公居中司
口口口其罪缺詔逮公縶請室大人年十三卽赴缺北三年
日夕哭泣至翳其兩目缺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
爲國元老口又賢明選婿之稱難其缺進士廷對缺中書爲
讀卷官見其對在口三等謂同列曰口言磊落可行力爭之
寘第二缺參政爲兩淮都轉運使喪偶口口魯公選缺因
請長於是夫人歸口前缺女才三歲撫口如已出執山缺婢
嘗竊幣置口間缺以語參政參政曰何言之蚤也缺知其必
妄故不言也及事姑缺而姑卒終喪語口口流涕謂不得
口婦缺
案誌石藏小營村趙成典家乾隆二十一年出土字多漫
滅前列國子監丞陳旅撰旅元史有傳至正元年遷國子
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是誌石之作在至正元年二年間
矣史稱旅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有集四十卷今
得於此誌略見緒餘故益可喜也文稱中書參知政事安
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缺善應征行大元帥贈開府儀
同三司封秦國公口口宣諱按竺爾之曾孫女蒙古漢軍元
帥贈太缺榮祿大夫封梁國公謚忠憲諱黑口之孫女缺
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祿大夫缺兼脩國史中書
平章政事封魯國公缺女母口氏封魯國魯國大父本缺
征行大元帥延祐元年明推忠佐建功臣太保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封秦國公謚武宣並與誌符子十人徹里國寶最知名國寶一名黑梓即誌所謂諱黑口者也為蒙古漢軍元帥及封梁國公亦與誌同惟誌言謚忠憲而傳作忠定傳或有誤也下載中書平章政事已磨其名者即黑梓子趙世延也傳載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云帖木迭兒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逮世延對至夔路遇赦云帖木迭兒更以他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誌所謂密公之□□讀卷官見其對在□三等謂同列曰□言磊落可行力爭之竟第二缺放至正集跋首科貼黃云賜宴玉堂知貢舉乃平章政事臣李孟讀卷參知政事臣趙世延集賢學士臣趙孟頫皆坐禮方洽呼臣有壬前平章指參政而語有壬曰始子策第高下未定參政言觀此策必能官請置第二甲吾不許竟上復掇下者至於再三又指集賢曰學士見吾輩辨不已乃立請曰朱東南一隅每取尚數百人國家疆宇如是首科正七品取多一人不多也乃從之蓋有壬被知遇之始本傳不載其事故予因此誌附著之

胡氏志石

佚

鄴乘云舊志作胡嵩正德末孝明村民得胡氏志石作景泯艮□□□

佚

在持佛心圓應大禪師萬空長老□廣□

案碑題□鄉北曲溝社據宋志曲溝管統村有南曲溝北曲溝今尚沿此名元杜秉彝撰高文忠廟碑滍洹水中曲溝至府灌田千頃是其地也李珪作長供鳩其亡交毋忘意於刻石之殷永傳不朽愚之甚矣

湯聖王廟碑

佚

河朔訪古記湯聖王廟在安陽縣西北五十里廟有少中大夫山東東西道按察使胡祗遹所撰碑